

前途

陳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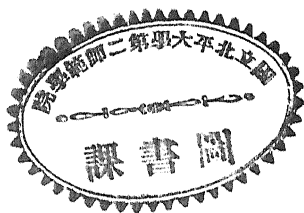
上海勵群書店印行

806

前途

陳竹作

前 途



目 錄

1 殘碑.....	1—
2 紅豆.....	1—76
3 鐘律.....	7—68
4 酒後.....	69—111
5 深谷.....	113—178
6 前途.....	179—183

4776

殘 碑

——前 記——

生命是怎樣的渺渺茫茫使人不可把握不可捉摸呢！二十年來偷生的我，每在靜寂的深夜，孤燈幽幽地陪伴着，回想自己這二十年中所經過的路，是怎樣複雜的一條曲線！

這是我最近底感覺：似乎初期的曲線，已到了不能再曲底終點；今後所應該而必需走的路，只有改變方向了。改變後的生活怎樣？那是將來的話，無需在此地多說；不過，我始終是希望着，“鼓起勇氣

來、努力地趕上自己底前途!”

在初期生命之路上所遺留的，僅有以下底
幾片殘碑！讓我在此地作個最後的決別吧！祝這幾
片僅有底殘碑，永永地紀念着我二十年已逝的青
春！

紅 豆

—

『這是什麼話呢！這是從什麼交際大全，或酬世大觀上看來的呢！對人家提起自己的舅父時，不用家舅怎樣，而說舍舅怎樣……！這是什麼話呢！從何處查來的呢！舅父難道比你小嗎？用得上舍字！那末，爲什麼不將家兄改做舍兄呢！哈哈！』

我離了黃村，向歸家的路上走着。這是初秋時分，富有盛夏綠意的田稻，樹木，粧點着平野，牠們不同底高度，描出了很細緻的幾何圖線；微風激盪

時，活現着窈窕的少女風姿。大道上黑而且軟，是今天早晨下雨的遺痕。綠色的小昆蟲，覺到有人在來時，便很俏皮的向稻上一跳，逃難去了。太陽正在西邊的松林間，因淡薄的黑雲之遮蔽，所以也不甚逼人。田野間除了我，和距離很遠的啞啞唧唧唱着不時式的小調的兩個牧童之外，並無行人和農夫。想來近因不時下雨，無庸到田裏來屏水，便落得在家中，咬了旱烟管，抱了自己的兒子或孫子，躲在柳陰下，對着張三？李四？演說他在茶店內所聽到的打仗新聞好了！

我一面走，一面想到幾分鐘前，在黃村黃先生家裏的死要出風頭，把家改說作舍的一段事來，由羞慚而至于不安，由不安便生了譏笑；好比是別人做了好笑的事，我反覆吟誦的去譏笑他一樣！然而這件事明明是我一個人做的，所以譏笑的陣勢，不得不改了佈局。拿現在的我，去譏笑數分鐘前在黃先生家裏的我！

「這種把戲，如發生在一個西洋留學生，大學生，中學生的面前，那倒也不妨；反正他們同你一樣

的分不清「家」與「舍」之界限！然而，你千不該萬不該發現在這位前清秀才先生前！你千不該，萬不該，發現在這位柔所器重你，而以爲你一定能夠分清「家」與「舍」之分別的黃先生前！哈哈！唏！舍舅怎樣！……！』

這分析的結果，更使自已不耐煩到極點！恨恨的，罵了聲『昏蛋！』，不提防，因振動太強的緣故，一只草帽從頭上落到田裏。

我急急搶起來，草帽的一邊，已陷在泥水裏了。着水的地方，晶晶有光；着泥的地方，塗成淡灰色。

悲憤與羞慚，圍住了我的四週。我也無力再來譏笑，再來……只覺得我此次之多事了！

『茉終未看見！紅豆終未得給她！這次從家中趕到黃村，從黃村帶了失望，帶了「誤家爲舍」的笑話，帶了陷在泥水裏的草帽，再回到家中，究竟爲的什麼呢？』

『咳，賣紅豆的老婦人呵，你害了我了！』

我悵悵地走到家中，獨自凭窗，對着那欲雨的晚天，心中微微感到空虛與隱痛！

我差不多是失敗的戰士，巡行那曾經給敵人

打敗了的戰地；我差不多是迷途的羔羊，躑躅在渺無人烟夕陽下的荒塚！寂寞淒涼，蕭條冷落！我又似被擡在雲霄之上，黃泉之下，對着那可惡的人世，不住號啕大哭！我似被鎖在深宮，被囚在黑獄，渴望那明媚的陽光，不住的嘆息流淚！

『茉妹，你那裏去了呢？你是否知道蜀哥今天特地爲你買了一雙紅豆，特地爲你再到已經辭別的黄村！茉妹，我抱了一顆熱烈的心前來，不料，却反被一盆冷冰冰的水，潑得收縮到分裂出來！茉妹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怎不使我一見呢？』
薰，我都瞧見了；惟獨你，雖經我精密的尋覓的等待，總不見你一個人影。雖然我這樣的渴想見你，愛你，但總不敢露出一點形跡來，恐防人知道，對於你我之前途，很有密切之關係。咳！這卑劣的不澈底的思想，在現在想來，也覺可憐與可笑；然在當事時，便不得不生此卑劣的不澈底的思想，作此卑劣的不澈底的行爲了！所以我等了你好久，仍沒有看見你，我就不得不負了失望回來了！我本想再等一會兒，或者可以見你，把我的禮物一一

這非薄之禮物，而最足表示愛慕及相思的——獻給你；但是被虛偽的社會所薰透的我的心，怎麼也不會有完全真實之表現，因恐防人家疑心的緣故，所以毅然地走了。菜妹，你對我究竟是怎樣呢？我怕
是絕望了！

「賣紅豆的老婦人，你太殘忍了吧？假若你不把紅豆賣給我，我也不至于趕到黃村去，替自己幻想中的戀愛宣佈了死刑。假若我這次不到黃村去？我對於菜，仍是充滿了滾熱的希望，甜蜜的梦想，一定不至于如此的失望與悲哀。你太殘忍了！把我夢的世界，完全打破了！并且你不來，我也決不會出醜于黃先生之前，及陷草帽于泥水中……啊，你害了我了！」

興奮後的疲乏，直接影响到我的心靈，我的思想也到了更消極的境地。

「人生原是孤獨的喲！生出來時，不是孤獨的嗎？戀愛在那裏？安慰在那裏？到死去時，不是孤獨的嗎？戀愛在那裏？安慰在那裏？生死既是如此，則在此已生之後，未死之前的一段時間內，難道不該

孤獨的嗎？戀愛在那裏？安慰在那裏？』

我想到此地，有些愀然，清淚浸滿了二眸。

沉默了好久，忽然眼前閃過了一道光明。

『哦，她今天是姨母家去的吧！我想到了。她有一個妹子在姨母家；在昨天上午，她父親曾說起叫她明天去看妹子，她大概是姨母家去的了。請放心吧，她若在家，一定不會使我如此的難過吧！她一定很願意接受我的愛意吧！好，還好，前途還有希望！原諒，原諒，對於愛人有什麼不可原諒的地方呢！』

我的心，安定得多了！雖然還有一個問題——她或者未到姨母家去——來打擾我；然較諸最初的心，已大不同了！

這時天上已滿佈了黑雲，瑟瑟的密雨，不知已落了多少時光？我正在關心這些問題時，我的弟弟在招呼我了，我就出了書房，去用晚膳。

二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在早飯後不多時，我正在場上散步的當兒，忽聽得有「要賣紅豆」的聲音隱隱傳來；我緩緩地尋過去，轉了一個灣，迎面走來一個老婦人，手裏提了一個小包。

『你有紅豆賣嗎？』

『是的，先生。你要幾粒？』她說了，把包打開，露出數十粒鮮紅的豆子來。

那紅豆是扁平的圓，並且十分光潤，握在掌中真有說不出底滑膩。毫無遲疑地我買了一雙，蔥蘢的詩興，充滿了我的意識，接着起了以下的幻想：

『把這個東西，贈給那值得眷戀的菜妹吧，該是如何的有意味呢！贈給她吧，讓那純潔而熱烈的心靈，永遠陪伴着伊人！』

我這樣決定了，禁不住把一顆紅豆，送在口中含了一回。

『我最親愛的菜妹，你的蜀哥，把他的心，吐了出來，送給你了！』

當我吐出二顆紅豆時，我幽幽自語。

『難題來了，我同菜非親非戚，這件事從何着

手呢？并且黃村，我剛從昨日辭別了以後，今天又去，豈不使人生疑及討厭嗎？』

『有了有了。反正業同黃先生，同住在一座門，我只要造出到黃先生家去的原因便行了！』

『有了，又有了。我假意去查查報，我的母校，是否有廣告，那末，這末一來，便成功了。』

計劃定了，我開始動身；包了一雙紅豆，戴了草帽，這已是飯後一點鐘了。

我一面走，一面審查這個計劃，是否精密。愈想却愈覺胆小，愈覺這個陰謀容易被人看破。我怕極了，屢次想回到家中，而終被擋住；因此，我自信，我在愛之戰場上，也不失為一勇士！

假面具已經糊好了；至于如何的拍到本題呢？我也在走路之時，作了一個預想如下：

在無人看見的屋中，或場上，我若遇見了她，便不顧一切的上前緊握了她的手，緊倚在她的身上，低低地對她說『親愛的，我把我的心獻給你了！』她就漲紅了臉，笑說：『親愛的，我不敢當！』她說罷，把紅豆藏在袋裏了。于是我更進一步，捧她肥白的臉

部，更吻她鮮紅的櫻唇。她害羞極了，帶了微笑，倒在我的懷裏，我使用力的摟着她，不住的狂吻！這時，兩人的呼吸都很急促，並且可聞彼此心之跳躍。

黃村到了，我便神氣活現的走進去，恨不得逢人便開口說：『我是來看報的喇！並無他意！』

走進大門，坐在廳上的黃先生立起來迎接我，不過他仍是用了慣常的仔細底目光注視我，不過我却有些不安了！『我是看報來的喇！並無他意！』

他請我坐，請我吃茶，略談了幾句普通的話，我便把來意說明了。

他把當日的報，給我查了一查後，復各自坐好。

『除了查報外，我並無他意！』我覺得今天的黃先生，是異常的尊嚴與可怕。

前面，走進來了一羣女郎，我不敢立起來招呼，因為此地似還沒有年輕男女可以招呼的規矩，尤其在讀書人！

我一眼守好黃先生，我一眼偷看她們；芬同惠都在內，惟獨萊沒有看見。

我疑心了，細細地聽各方面的聲音；但各方的

聲音中，都似缺少一調清脆的嬌憨我的茉妹的笑語！

我的心，急到了不得，恨不得到各處去找尋，問個明白，茉竟究何處去了？

然而，黃先生是那樣的尊嚴與可怕，招呼的規矩，又沒從此地產生，況且我又是讀書人，因此我終于沈默了。

奇怪，今天，我同黃先生之間，似覺有些蹊蹺，弄得我很不自然。

『蜀君，你今天吃了夜飯去吧。我今天剛從河裏捉到了三條魚，請你陪我三杯。』我倆坐了一回他就說。

『黃先生，多謝你的盛意！不過舍舅父處，正在過節，故不能遵命！』

『哈哈笑話來了。你府上不是已經過了節嗎，你休得客氣！』

『不，黃先生，舍間是已過了；今天是舍舅過節。』

『哦，哈哈！舍舅過節，那我也不敢相強了！』他

的聲音是異常之高；當我發覺了舍舅二字的錯誤，我急得幾乎哭出來！

我辭別的時候，也沒有看見菜，紅豆還是帶了回來！

二

黃先生，是我小學裏的一位國文教師。他很愛我，器重我，甚至于說我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學生。這次暑假，我從城裏回來後，他特地叫人來請我到他家裏去，一方面給他小兒子近仁，教教算學，一方面他也想同我談談。雖然我對於算學，也不見得高明，不過黃先生既然很熱誠的招我去，我便答應了，并且住在那邊。

近仁比我少四歲，他很聰明；所以我給他講時，他都能明瞭，并且習題，也個個做得出。這種專一而有規律的生活，使我十分的安靜；然而，事情總是出于意外的，孰知在最後的三天內，發生了變化呢！

菜回來了，在我將辭別前的兩三天，從親戚家回來了！

『茉妹，你早不回來，晚不回來，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來！雖然，回來不回來，是你的自由；但在我心中，總覺得你在這個時候回來，有些使我不滿意。要是你在我走了以後回來，那也便罷；要是你願意給我看見，願意給我認識，願意同我……時，爲什麼不多給我些機會，而只在此匆匆的一二日間作個了結！』

茉回來了！我看了她的剪了的黑而且滑的短髮，覆在圓的後腦上，反映着下面嫩白的項頸；我看了她輕薄的夏衣中映出的爲處女所特有的充實與柔軔的肌膚之曲線；我看見了她小巧的身材，以及嫵娜的步態；我再看到她充滿着能吸引異性，迷誘異性的可愛與美嬌的臉上各部；我的心很強烈的顫動了，我的靈魂兒，飛上半天！啊，更何況於再聽到她那清脆欲滴，嬌憨到使人心醉的聲音呢！

『啊，茉，我也見過了許多美麗的處女，然總沒有如你一般的能使我全心靈陶醉與拜倒！』

『茉，你爲什麼不早些回來呢？而今我同你相見的機會，只有一二天了！』

『然而，不妨，管牠一二年不一二年，我難道不可以憑了我的衝動去創造新的生活嗎！』

我雖如此想了，但還是好好地坐着。等她走過時，我俯下了頭，只當沒看見，只當沒有想到！因為此地，男女界限中，是隔了一座築了幾千年的高牆；而何況我被她們認為教書的先生呢！

我對於茉的想招呼她的熱情，終於被此地的習慣與我是教書先生的二種勢力遏抑住了。

茉與我，是完全不相識的。她的名字，我也費了不少的力，才從人家不用心的談話中，獲得了。

她已沒有媽媽的了，除了她以外，還有一個爸爸及妹妹。她是在姨母那邊的學校讀書，放了假，有時也住在姨母家裏。她這次回來，是父親叫人去領了才回來的。

她的父親，同黃先生是堂房兄弟，所以住在一個庠門內。

她是十七歲，我也從不會使人生疑的發問中，知道了。我早已預備好了，假若我倆如有勇氣互相招呼時，我一定很親熱的叫她一聲茉妹。

這時我雖然還在給近仁講算學，實在心上已不安到萬分。

『危險，這怎麼好呢！長此以往，則時間是過得很快的，到了辭別我又更無機會了！該想些方法出來才是呢！然而有什麼方法呢！我先去招呼她嗎？雖然她不會不答應；但我那裏有如此大的力說出這句話呢！但我那裏有那樣老的臉去妄受人家——喂，你倆都大了，還要幹什麼勾當，別人不知尚可，而你教書先生不明白這一點，真所謂「十年窗下所爲何事」了！——這樣的非笑呢！我到她家裏去嗎？但是我那有如此大的胆走進去呢！倘若人家看見了，惡狠狠的問我——你來做什麼？——即使旁人不看見，而她自己却疑心我私到，無故私到她的家裏！即使她不疑心，然而我自己負了教書先生的牌子，也不該幹那犯規的事，沒廉恥的事！』

『茉妹，你爲什麼不在我辭別了黃村後才回來呢！弄得我現在……！』

『我們真不幸，生在這鄙塞的地方！假若我們生在文明的地方，與異性交際的機會，不會如此的艱

難；假若我們生在文明的地方，渴求與異性交際之慾望，也不會如此的熱狂；因與異性交際成了社會的以後，便也平淡無奇了！人類的進化，便是慾望之變遷史與繼續史；有了慾望要求滿足，才能進化，那末，我們有了渴求異性交際之慾望，爲什麼不得滿足呢！究竟是甚麼東西呢？遏折我生命內部之要求！』

『什麼是廉恥？什麼是禮制？爲什麼男女不得親近？爲什麼有正當之慾望不得滿足？制禮的人嘍，非笑人家的人嘍，請你想想你青年時代的經歷！』

『一切自然底要求，爲什麼要加以無禮的禁止呢？作禮的人嘍！非笑別人家的人嘍！你看了男女所犯的惡罪上，所以立志救世，才發明了這種行爲嗎？然而，你們真錯了！你們真笨極了！錯到，笨到，像去擋黃河的決口；擋固然擋不住然或因了你的阻力，激起了更大的水勢來！男女間所犯的罪惡，正因你們愚笨的方法而產生的！假若你們用了方法去開導他們，我敢相信決不會如此的。正像黃河只要經了開導，便不致汎濫一樣制禮的聖者嘍，非笑別人的聖考嘍，我用最忠實的態度警告你…你若再要

這樣時，永永這樣，休怨那澎湃的浪濤，汨濺出來溺死了你的狗命！』

四

我想了不少的方法，想同菜接近；到最後才得到了一個。

黃先生的孫兒，近仁的姪子，名叫龍寶的已經四歲了。他很乖，並且很體面，所以看見的人，都願意去抱他，而尤其是他的菜姑姑，我便利用這個機會，想出接近菜妹的方法。

在剛才吃過飯，龍一跳一跳地走到我們的書房裏來，我便伸手去抱了他，向門外走着，我抱他不
止一次了，所以他也不驚惶。

『你吃了飯沒有？』

『吃。……』

『你要菜姑抱你嗎？我幫你去尋。』

『菜姑……要抱；去……尋。』他用簡單的語調回答我，並且把一只小手向菜的家中指指。

『我現在抱你進去，不過，你要用力的喊菜姑，』

茉姑。』

我這個提議，含有兩個意義：一，平時不易見茉妹，如今藉了龍寶而可以看見她；二，若人家看見，她自己疑心，我自己的……我也祇好申明：『這是龍寶的主意，不關我事。』

可愛而天真的龍寶，被我利用了！

『茉姑，抱抱龍寶，茉姑……』

我抱了他已走進茉的家，龍寶很用勁的喊出來了。他喊一聲，我的面上增一度熱氣，我的靈魂，陶醉一回。

『茉姑，抱抱龍，茉姑……』

茉出來了。我看見她的雙頰，現出淡淡的紅暈，大約是因爲了我吧！

『龍寶，我來了。蜀哥，他重得很，我來抱抱吧。』

我把龍，交給了她；啊，我的計畫成功了。

在未見到她以前，我是如何的膽大呢！我想如何的握她的手，如何的細看她的臉；……然而，到了相見之後，一切都被嚇倒，逃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敢正視她，也不敢多站，只得掉轉頭來，走

了，走不多三兩步，無意識的再掉轉頭去看她一看，

啊，這幸福的一眼，我怎樣也不會忘記！當我的眼光射到她時，她也急急的收了射在我身上的目光，低下頭去。

『菜妹啊！……』我說了以後連忙逃出來，好似後面有人正在急追犯罪者一樣。

『蜀哥哥！……』我隱隱地聽到她也這樣的在叫我，然而我不敢再回進去了！

我走進書房，心上撲撲地亂跳；滿房的東西，都充滿了生氣與光彩。我被幸福與驕傲所擁抱，覺得前途是異樣的美滿與燦爛。

『我爲什麼不多站一回兒，她不是在喊蜀哥嗎？』我又後悔了，覺得錯過了那難得的機會。

『然而，危險！萬一有人看見了，便怎樣呢！在平常人看見已經危險；假若不幸給黃先生看見了，更怎樣呢？他這次請我來一半固由於近仁要研究算學，但一半還因爲他心目中的我，是品行端方，所以叫我來，做做近仁等的模範。咳，假若被他看破了我這次的行爲，那麼，我還有面目做人嗎？真巧，真巧

極，我還是立刻走的好！』

『她怎能知道我的名字呢？我覺得她是有意於我了！近仁的姊妹，芬及蕙，她倆是一向在家中，怎倒聽不到她們叫我一聲蜀哥呢？其實，我也不願她們叫我，是的，菜妹的叫我——蜀哥——決不會如迷路的人，想問路時所用的——老兄，老阿哥——一般的那樣簡單與膚泛；她一定是有意於我了！不然，她為什麼在我走後，不住的呆視我呢！不然，她為什麼聽我叫了——菜妹啊！——她也就再叫我一聲——蜀哥——呢？』

『既是這樣，那她為甚不到我的書舍裏來呢？』

『大概是如此吧。女子現在社會的地位，比男子要低幾倍；所受的束縛與壓迫，當然也要利害幾倍，她是怕人家的譏笑，以致失了一身的名譽；她是怕我疑心她是不知廉恥；她更因沒有勇力，走進我們的書房。』

我再把未講完的算學第七章，繼續講下去，約略有二小時光景，總算敷衍好了。

我現在怕講話，並且怕和同性講話。以上的二

小時，實出於不得已；要維持我同菜的關係之秘密，不得不敷衍呢！

我走出了書房，在大廳上閒步。龍在庫門那邊走來。他的走路是非常有趣，一滾一滾，差不多要跌下來的一般。他跨門檻的時候，必定要靠住了門上或牆上，然後才跨。

『龍寶，你吃的是什麼？從什麼地方採來的？』

『蜀叔叔，桃子，…後園…採…。』

我又抱了他，走進後園，採了幾只有毛的桃子給他。

『蜀叔叔，毛，河裏去洗。』

我替他拿了桃子，到河邊去洗。

河邊有人在洗什麼了；細看不是別人，却是菜妹。

『菜妹，你在洗什麼？』我說到菜妹二字還有些扭捏。

『哦！蜀哥，你要吃麼？』她帶笑立起來，拿了幾只桃子。

『這東西好吃麼？』

『吃是不好吃的呢!哈哈。』

『那末,讓我來吃吃看罷。』

『蜀叔,桃子,龍寶吃。』龍寶一面走來,一面在喊了,於是我轉身就走。

『我親愛的菜妹哟!這只桃子,是經了你溫柔的細膩的手的擁抱,是經了你純潔的,誠摯的心的溶化;我怕世上除了你贈給我的這只桃子外,再沒有比這個更美麗更有味的了!』

我吃桃子的時候,我如此的想,我每吃一口,便覺得我是被她那溫柔的細膩的手所擁抱;我每吃一口,便覺得我是被她那純潔的誠摯的心所溶化。

五

我在極早的時間,已宣布了到十八日辭別。今天是十七日了,明天就要辭別,明天就要同我菜妹分離了,想來不覺有些難堪!

改換日期吧?黃先生或者要疑心啦!『在從前,我橫留豎留,你總不肯把你的行期改作二十日;而今忽然倒自動的要留在此地了,此何故哉!此何故

哉!』

經了幾次的遲疑,我決定明天辭別黃村。

十八到了,上半年,我忙着理書;到午飯前,我預備叫人挑了書,離開黃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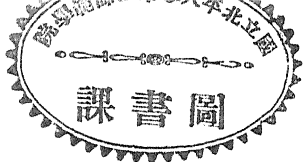
黃先生因為我要離開了,特辦了酒,送我。在席的是黃先生,菜的父親,龍的父親,近仁及我五人。他們只管勸飲,但我怎麼也不能下咽;因為我到明天此時,已變了一個為寂寞,孤獨,相思所浸沒的蜀了!

糊亂吃完了飯,我便離開了黃村,離開了我的菜,離開了我的心,離開了我的存在,離開了一切,離開了全世界!

送我的,只是在席飲酒的以及龍寶五人,其餘如芬,蕙,都沒有出來;菜也沒有出來。

我無力地跟了脚夫,走出黃村。

大自然是如何的美麗?唱歌的如鳥,蟋蟀啦…;跳舞的如草啦,樹啦,稻啦…;喊口舌的風啦…;一切都不能入我的眼簾,一切都不能索引我滯沉的思路!我只覺我的心,是在分裂,分裂成無數的缺



陷，在每個缺陷之中，便發出無數空虛的隱痛。

自己的家庭一到了，但我的已被別愁所摧殘的心，怎麼也提不起一絲歡樂來，對於故鄉的歡樂。

到了家，整整的忙到晚上，才把那些書籍，佈置好了。

涼風習習，柳影飄飄，皎皎的星光，佈滿了深藍的天空中。我默默地，坐在草場上，呆呆地悵望着星光；星光閃閃，好似菜在偷看我。

『菜，你這時，在做什麼呢？你也正在同我一樣，默默獨坐，呆呆悵望星光，而想到你的愛人嗎？』愛人二字，雖不能應用在這個時候，但我預料，我倆可以達到那步田地！

自從，因為送紅豆在別後的朋天到了一次黃村以後，常常想去，去看看那可愛與美麗的菜妹，可是總不敢實行。

『橫一次，豎一次，走個不了，黃先生暗地裏會疑心我吧？況且前次已鬧出了一個大笑話，這次去再鬧出一個更大的笑話來，越發地不成！』

『上次去，險些兒把我對於她的熱情打退；這

次再去，假若她再不在時，豈不要把我對於她的熱情，完全消滅嗎！

『沉迷在幻想中吧！潛伏在遙憶中吧！不要再去了！』

太陽是轉得那樣的快，我又忙着別事；我心中的菜，雖還很深刻的鏤着，然而不似那初別時的使我如浮大海之無憑依，如履高山之無着落；不似初別時便那種坐也不安，立也不安，讀書也不安，玩耍也不安的整個心兒上網滿着愁緒了！

六

顏色同熱血一般，形狀像心兒似的；最足以表示相思，最足以表示愛情的；一雙紅豆，復從皮夾中發見了！我對於菜妹的愛意，復從沉靜中激昂起來了！

『我想：假設上一次，菜在家時，她一定十分地感謝，接受我的禮物。上次的確到姨母家去看妹妹的，我的疑心太重了！我的神經過敏到可怕！』

『她不是在抱龍寶時，不住的向我呆視嗎？她

不是在洗桃子時給我一隻桃子嗎？她不是也在想我嗎？她不是在想找到些異性之安慰嗎？那末，我把我心之象徵的紅豆，贈給她，她當然不會不接受了！』

機會來了，在報紙上看見近仁，已考取了我的母校；於是我到黃村去，真所謂『出師有名』了！

雖然這樣說，但我總覺得，理由太簡單，力量太薄弱；於是就約了我隔壁的澄波——他是近仁的表兄——一同去，做了招牌。招牌上寫些什麼呢，大意是如此的『蜀之來也，非無故也，賀近仁也！蜀之來也，非有私也；何則？因澄波僭之而不收私也？蜀之來也，非己意也。何則？因澄波與近仁之關係甚於蜀，是則此行之主動，必為澄波而無疑也！』

因為天熱，澄波本不願意出門；但經了我幾次了大義凜凜的遊說，他也就答應了。

● 雖是初秋，但天氣的確非常之熱。空中的浮雲，好像已被陽光燒得乾乾淨淨，只剩下萬里的青天。陽光從偏西射來，一切物件，都包括在白色的火焰裏。路上行人很少，速度都是非常之少，好像前面沒

有太陽在燃燒一樣。倦鳥午睡在樹蔭裏，所以除了微弱的桑間的秋虫之切切，別無一點聲息。河水碧清，遠處也有耀成金色；大概也是怕陽光吧？表面上一條魚都沒有。漫地的捲了葉的田稻，爲柳蔭所籠罩的正在打盹的鄉邨，都幽幽地，靜靜地像在圖畫中一樣。

我們雖然靠了紙傘，抵住了頭上的火焰，但左右下的三面夾攻從何招架呢！所以何跑不到半里，我倆的衣服，都着了汗了。

我心裏有些慚愧，爲了我自己的陰謀，害得人家，受這些冤枉累贅！

『別管他，反正他不知道；只管向前走就好了！』這種虛偽的自欺，阻止了我真實之表現，如無其事的走了。暗暗裏似在對澄波說『你爲了表弟，也不妨受這些苦。』

黃村，我讓澄波先走，我跟在後面。我整一整衣服，拭去了些灰塵，握了一雙紅豆，兩手有些顫抖。

這次運氣真好嘍！黃先生已經到城裏私塾去開學了，出來迎我們的是近仁同龍寶。

我們到了廳上，洗了面，一壁吃茶，一壁就開始問答與恭賀。關於他致取了我的母校事。

這個題目，倒在兩方面都很合宜，尤其在近仁很配胃口，因為他可以藉此知道些該校之大略與性質。

講了有一點鐘了，各人都很倦談；於是近仁的提議，我們拿出棋局來，消遣一回。

『你是做什麼的呢？目的達到了嗎？着什麼棋。』好像有人在催我，提醒我；我勉強忍了一局，便讓給澄波。

『這又奇了，她到那裏去了呢？』我遲疑地走出大廳，向後面走去。龍寶，你看見菜姑嗎？』反正小孩子是容易欺的，所以不顧羞的，低低地問。

『菜姑，在那』他一面指我看，一面用勁的說。我驚惶極了，聽了那種高的聲音。『假若人家聽見了，成何體統！』所以我急急掩住他的口。

菜的家，是很冷落的，所以她老是同了蕙，芬…一起閒談，一起看書。

『菜真可憐極了！她在小時，就沒享受到人人都

能得到的母性愛，及到了年紀大的時候，也得不到完全的家庭樂趣。她的確是可憐極了！假若她是一個非常醜惡的人，我也會對於她發生深遠的同情；而況她是一個又嬌美又活潑的少女呢？』

我從側門裏走進後園，瞧見她坐在窗前，而是向外朝着。

她看見我了，緩緩地把面向左旋轉。隔了一回，她再回旋轉來望我，及我倆的視線將接觸時，她又旋轉去了。

她這麼一去一來的目光，好似電擊般的；使我遍身麻醉，遍身軟化。我立不住了，怎麼也立不住了，無意識地向着後園的東角的石上，她所看不見的地方站着。

一塊很大的石頭，北面依林，東面潑水；我立在石上，不知怎的，心還在撲撲亂跳。

太陽已被黃村遮住，並且添了些微風，所以大地間涼爽了許多。

『這怎麼辦呢？』茉大概因了同伴的監視，不能到這裏來；而我也無論如何的不敢老着面皮，在人多

的地方，獻上我所要給她的禮物；太陽一點一點的向西去，到了太陽落下去時，還沒有成功。那末，我們住在此地不成！』

『紅豆，你的運命何如此的不幸呢！前次來，她固然不在家，欲贈無從；而這次來，她明明是在家裏，然而也將欲贈未果！你的命運，何如此的不幸呢？假若你到了她身邊：她一定把你含在溫暖的唇邊，抱在光澤的手中；放在她那……，她更將放你在她身上的任何部……咳，你的命運，爲什麼如此的不幸呢！』

我對那如心形似血色的一雙紅豆，呆呆的癡想。

『咳，我爲了要求得一絲絲一毫毫前途未卜的愛，而費了如許時光，如許精神，而所得是什麼呢？咳，我不要了！愛之神喲，我把你所賦與我的愛之追求，完全還了你吧！我不要了，我不敢領受，也沒法領受了！』

『菜妹，請你不要想及我了！我也不要想你了，譬如我倆沒有見面一樣！我倆也談不到負責不負責。

因爲我倆的戀愛還沒有確定！我們要從此永久分離，絕對的分離了，從前我倆雖然分離，但我倆的心中，都還連着相思之絲；而今索性把這條絲也斬斷了吧！譬如我倆沒有見面，譬如我倆是路上相遇的，在一剎那，各走各地路，賽過沒有看見一樣。譬如我倆如在夢中相見的一樣，到醒後便杳無蹤跡！永離了，永離了！你心中不准有我，我心裏不要有你！我倆將永永不能相會了！到了天荒地老，我倆是永不相會了！』

從眼睛裏一滴一滴地下來的，大概是淚吧，掛滿了我的兩頰。我握着一雙紅豆，兩手特特地發抖。

『啊，河水清清，我只要把這一雙紅豆，向下一擲，便什麼都完了！』

『從前種種想思，以後種種希望，隨着流水去吧！流到天地之外，永不回來！』

我兩手特特特特地發抖，緊緊地握住了一雙紅豆。

『可怕喲！把紅豆向河裏一擲，什麼都完了！那末，我從前的努力，從前的希望呢？』

我有些害怕了，像小孩子似的害怕。恐防一雙紅豆，不用心的落在河裏，所以忙袋在袋裏了。

『咳，那種思想太可怕了！太消極，太頹唐了！啊，我終究是捨不得的喇！捨不得的喇！』

『不要畏難，用了十分的努力，才有十分的收穫。這種地方正是愛神給與我們的一種試驗，假若我們能打破這個難關，以後便呈現出美好的樂園來了。』

我對着清清的河水，有些害怕了；恐怕牠奪了我們的愛情去！於是再回到廳上，一手握住紅豆，恐怕牠要跳走的一般！

七

他倆仍舊很起勁的在什麼醬缸頭不醬缸頭的鬧着，我不驚動他們，無意識地走到菜的家裏。

她不知幾時回到這裏來的，她正在繡十字譜，朝東坐着。

我的腳聲驚動了她，她回過頭來看見了我，似乎有些不安。

她的短髮，被風吹了，一絲一絲地，披在額上，那是何等的自然與可愛呢！我目不瞬地注視着她。

她像是很羞慚的樣子！她的頭有些搖動，她的手足已很不定，她的心裏，不知怎樣的不安呢？

『茉妹，你繡的是什麼呢？是枕頭嗎？因為我看見上面英文字是Good D. e.』

『是的，蜀哥，是枕頭。』她的話，似乎也很用力，並且有些顫抖。

我的心，亂到像麻絲，熱到像沸水，最後鼓足了勇氣說：

『茉妹，我把這個東西送給你吧。』我雖然用足力的了，但前面半句，自己也沒有聽清。

我倉忙中，把一只紅豆，在她的繡架上一放。我看見她的手，很驚惶的提起，顫顫地說：

『蜀哥，我不要，你自己湮吧？』

『不，你一定要拿的，我有呢！』我要算膽大的了，在這個時候，能說這句話。

『那末，謝謝你！』

我對她笑了一笑，我連忙逃走出來。因為我的

勇氣，已經消退了！因為我的計畫，已經成功了！

我的心怎樣會如此的快活呢？我的身體怎樣會如此的輕爽呢？好似凱旋的戰士，高翔的大鵬。

他們還在着棋，我坐在旁邊，看打仗。不多時，我就發覺到我剛才的勇氣，還沒十足。

『其實，那時是不該走開的。她或者會給你，她所要給你的禮物。她或者有話對你說。或者，她會允許同她握手……。太不經事了！在那時是不該跑的！』

『然而，話是容易的；在當時！我能把我的禮物獻給她，已非大勇莫辦了！』說也奇怪，當時我怎麼也不敢多立一刻，多看她一眼。可是，我總不能算是一個懦怯的人，因為我的大胆獻紅豆的事跡亦足自豪！

棋着完了。大約五點鐘光景，我們辭了出來。

澄波同黃家是親戚，所以辭行起來，比我要周到些。他先辭了他的姑母，以及蕙，芬，龍寶的父母之外，再同茱辭行。茱立了起來嬌嬌地依依地說：

『定要回去了嗎？可否再在此地玩一回？』這一

句，雖是沒有指明何人；從她注射在我面上的目光推測起來，大約是對她的蜀哥說的。

『不，不，我們改日再來……』

我們走了。我有意旋過頭來，向她看看。

啊，這幸福的一瞥！我看見在她的門口，有半個豐滿的白嫩的臉；臉的旁邊，飄着光滑的黑髮；髮的疎散處，現出一雙晶瑩的眼睛，眼光悵擊門外的行人。

『那不是茉妹嗎？那不是受我紅豆的茉妹嗎？她不是在依戀她的蜀哥嗎？她不是依戀她的贈紅豆給她的蜀哥嗎？她不是在驚異，蜀哥走得那麼快，以致她的禮物，也來不及贈他嗎？她不是在憂慮，以後不容易同她蜀哥相會嗎？……』

澄波已走了幾步了，我不得不跟上去。我心亦無所謂悲喜，只迷迷地如海上之朝霧，飄飄地如幻化之雲煙。

鐘 聲

在這無力的秋陽下，在這寂靜的寺院內，在這清淡的香氛裏，在這幽悠的鐘聲中：我勉強抬起昏昏沉沉的頭，張開了花蒙蒙的眼，用了這鈍的鉛筆，在這黃色的抄經紙上，來寫這末許多字，我的意思，並不是求愛，並不是想用種手段來激起你的愛，老實說了吧，像我這樣的人，雖然肉體還沒有滅亡，而靈魂方面，早已成了化石，僵屍，決不是一滴一滴，一點一點，你的愛情，所能救得；而何況你是永遠不會

愛我的呢！我寫這許多字的動機，幾乎自己也莫明其妙。自從今天早上，我被救活了以後，我的意識，便回憶到我昨天的情形，想到我投水時的狀態，我的心，差不多要從胸中躍出，我的清淚，差不多如缸水打破一般的流下來；我痛哭固然不敢，便呻吟也要有意抑住，因為正為外面誦經的方丈，假若我毫不經意地喊了出來，想他又要弄得手慌腳亂。我實在怕看他那種慈祥而尊嚴的臉，我實在怕接那真摯而憐憫的施與，因為那種臉，那種施與，都足以使我陷入更苦惱的境界去，都足以使我回想過去，預夢將來，而陷入更苦惱的境界去，因此我便想到了這個方法，偷了一卷黃色抄經紙來寫這末一封信。

這封信，並不是求愛，這一句，于不知不覺中，又寫了出來了，我寫這些東西的當兒，並未抱何種目的，只覺得我有一種哭不出的苦，流不盡的淚，他借了我的手，滔滔地奔放到紙上。可憐在這世界上，至少在現在的社會裏，似乎還沒有容納牠的大量。因此，我便把牠密密地告訴你了，因為，你雖不愛我，但還不至於如世人的一般的看待，因此，我便無

疑地把這個寄來了。不過，你看了以後，切不要忽然對於你那失戀的人，發生了淺薄的同情，以致我你再演成慘劇。因為最近一次慘劇，他的心靈，已經完全破裂；若再有第二次慘劇時，豈不要使他把那活屍般的臭皮囊，也要完全破裂嗎！瓊，我不敢叫你，不敢叫你親愛的了，我也不想叫你，我也不想叫你瓊妹了；我而今拿同胞的資格，叫你的大名瓊，大概這個稱呼，是不會錯吧！瓊，你千萬不要看了我這些字，而生淺薄的同情；我勸你，你儘管挽了雪的手，喁喁地私談，你儘管大膽的進行，不要回過頭來，細想那失戀的人，而生出淺薄的同情。我對你講，假若這種同情能發生，也是出于萬不得已，是非常的無聊，在你固然很苦，而在已死失了心，已破滅了靈魂的人看來，非但不能救活，反而速他生命的破滅。

鐘的一聲鐘響，如靜水中着了一塊小石一樣！最初由濃而且小的音浪，抖顫到所有的空間，成一種似寂寞，似深邃，似悲嘆，似淡笑般的反應。我受了這鐘聲的籠罩後，我的內在精神更其搖幌起來，我便毫不怕倦的直寫下去。

秋景雖比不上那鮮豔醉人的春色，但那血紅的楓樹，衰黃的梧桐，平原上赭色的細草，城角邊微倦的夕陽，都是使人感到一種頹敗與瀟灑的詩意，因此我便發生了邀你同游郊外的夢想。

我在事前是經了不少的躊躇，同自己那種爲舊社會所形成的思想作了很劇烈的戰爭，到最後，總算決定了，決定約你同游元頭渚。

像葉子一般的船，在茫茫的湖面上，微微搖動；富有彈力的浪兒，一抖一抖地從遠處奔來，打在山石，水花四飛，幾乎打濕了在石上觀看的人。這些立在元頭渚上望太湖印象，漸漸淡去了，我想這次去，一定還有許多美景，收在眼底，留住心頭，好作將來更深回憶之資料。而何況于攜着我所親愛的人一同去呢！……！

瓊，你或者看到此地，要笑我的呆想嗎？咳，那是的確的，別說是你，就是我自己，在寫的時候，遙想到昨日那時的我的希望時，我的妄想時，從哭不出的咽語中，發出一聲像死鬼一般的冷笑來！

昨天我特別的早起來，而神經方面，却比平時

慌亂得許多。書是固然不願讀的了，只默默地倚着小窗，靜待嘉辰的來臨。

在那默默地倚着小窗的時候，我的靈魂已飛出了我的軀殼，飛出了本校，飛出了本城；牠已緊緊地握着你的手，望着你羞嬌的臉，聽着你流利的口音；滑過了綠油油的太湖，立在幽靜的元頭渚上面閒眺。牠已軟化在這詩的界裏，牠已沉醉在這愛的懷抱中。

咯咯門響，把我從幻想中驚醒，我帶了微紅的雙頰，一個人走到操場上。

瓊，我上面已經說了，你看了以後，絕不要因此而細加思索，我勸你只當她是一則如報上所記的毫無關係的新聞一樣，因為我現在所寫的，也只是把「我」字丟開，作第三者的觀察罷了！因為我不想求愛，不想求人，不想求人憐憫，我恰如春馬的高唱，秋蟲之低吟，發洩了出來，就算完事，

我當時恨煞了本校的當局，為什麼要把男女生的自習室劃分得如此清楚嚴密；我當時恨煞了從古代社會所傳下來的所謂廉恥，所謂禮教；竟弄

得懷着100°C熱烈的我，只凜凜冷冷的在操場上作可憐的悵望。

我自己走進來約你罷，我這樣想了，正要走到你自習室的時候，似有一種力阻止我，並且忠告我。『你不要去喲！第一，男生到女生自習室內，人家要諷笑的；第二，你進去了，萬一她不高興，或不睬你，那末請問你如何的退場！她雖然最初有意于你，但她近來不常常和你接近，安知她內中不有變化呢！』

我便緩緩地折了回來，挾了灰冷與失望的心，仍在操場上散步。這時，我低了頭，兩手拆入袴袋內，別說天上的白雲與朝陽沒有注意，就是地上蒞士衰草，也沒有看見。這時我差不多忘了我實地的存在，唯追逐着那朦朧的幻影。

瓊，我因此而疑心了，我因此而聯想到近來你的態度時，我不免大大的疑心了。

自從你問了我一個三角題以後，我們便開始正式談話。不過這個機會，是非常的難得，因此我們也很少有談話的機會，所談的也只是極普通的話。

大概是因了這種壓迫的緣故，我們間情感的交流，取了另一個方法，便是避了別人，偷偷地作互相的凝望。啊，這凝望啊，又真是偷偷地的凝望啊，真使人迷了魂，于不知不覺中所謂戀愛的思想，便跳進來佔有了我生命的王國。我當時上課也沒心緒，只呆呆的望着那短髮下的白頸，你若有三五分鐘不望一眼時，我焦灼到萬分，不安到萬分，及一看你那柔潤的髮兒微動，露出半個羞嬌的嫩臉來，把有光輝的雙眸，先向四圍看了一看後，再微微地向我一閃時，啊，當時、我的適意、快慰，驕倖，……恐怕世界上任何人都比不上來！

我又恨又可憐的同學們，不知怎的窺破了我們的秘密。大概你是怕他們的閒言，所以上課時，很少向我微微地一閃了！咳，我當時真笨，真好笑，絕不以爲你在棄我，絕不以爲你已愛上了雪，而心中還很起勁的以爲你還在愛我……咳，我在寫的時候，竟想到那時的我時，咳，我的……！

已經有十多天了，怎麼她還同戒嚴時一般的呢？我在操場上，轉輾的疑心，雖然她怕同學說開

話，雖然女子的胆子是小的，但恐不會絕對的不望一眼的……？並且，在前三四天內還好，到最近的一星期，其態度，不無可疑吧。

在場上走了一回，一切勇氣都已消失，我沒精打彩的來回到自習室。

破滅了幻想後，失掉了希望後的心，是如何的無半趣，是如何的彷徨，是如何的苦悶，是如何又憐惜又怨憤的難過呢！咳，我這時正陷于這種狀態中。

秋風掠過樹頭，一陣落葉之嘆息，一陣小枝之抖顫，伴着我內心之悸動，我幾乎吊下淚來。

咳，戀愛是那麼的容易，失戀當然也不難的了！這一場滑稽的悲劇！咳，瓊，當時我已認你為我的愛人了，所以那時懷疑生的隱痛，斷非其他的可比。

我現在好比為愁絲的所縛的蠶蛹一般，在最初是一絲絲的縛上去，到遮蔽了牠為止；後來再一絲絲的脫下，再剩着一個清清楚楚的自身。

愁絲從我身上，一絲絲的脫下了，我覺得自己可憐又復可笑。『你又沒有去嘗試，怎知道她不愛你呢！即使她不愛你，你也該格外的努力把牠奪回，

爲什麼要這樣沒出息呢！她從前對你不是很有意的嗎？……萬一你的計劃成功了，那末，在那可紀念的地方，留下了更可紀念的紀念，豈不……！所謂愛神之幸運與否，初無一定，只看誰努力，便得了幸運法吧，努力的去吧！』

思潮的起伏，情感的昇降，竟強烈到這個田地，連我自己也覺得有些神祕。這所謂病的狀態吧，我總覺有些神祕。

于是我復鼓起了比前刻更大的勇氣，于是我復意識成比前刻更深的幻想。

無論如何，直接到你的自習室裏來，總有一種異常的感覺，阻止了我，因此，我便想出了一個方法來遮遮面了。

我一方面對於這個方法，是非常的高興；但另一方面，想到這個計劃時，心中還帶有隱痛！『就是萬一她不答應時，不，萬一她的態度對我不真實時，我便絕不提這個計劃，而只以問算術的名義，做過堂皇的招牌。』

我抖抖地寫了這一張紙條子『你願意同我到

太湖，元頭渚去玩嗎？』忽忽地夾在三角學內，裝着來問一個三角題。

因為做不出三角題而要問到異性，在旁人眼中，實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在我想來，除了這個，已找不到更好的手段，因此便毅然決然的實行了。反正，我的心至慌亂到像已沸的滾水一般，也顧不了許多什麼平常與不平常。

雖然問算術的名義，我覺得直衝進來，總是不好，而何況於還有不可告人的祕密條子在後面呢？

我走到你的門房時，又退回來；再走來時，却碰到了一個女校役，因此我又想了一個方法。

『趙媽，你去請陳瓊出來，說有個同學要同她討論一個題目。』我這樣說了以後，可憐富於服從性的趙媽，竟進來請你出來了。

我看你慢慢地向我走來時，我急把眼睛閉了一閉。

『密司脫周，是不是你叫我，有什麼事情？』我看了你尊嚴的面孔，莊重的語言，我似已暴露了自己的鬼胎，不穩地，把一只腳向後退了一步。

啊，瓊，在那時你的態度與表情，我雖然不敢有所謂批評與不滿，但總覺得你對我總有些輕視與有意如此的神氣！啊，瓊，的確，你是輕視我，和有意和我爲難。因爲我已把你當作了我的愛人；那末你那所謂尊嚴所謂莊重，簡直是一種輕視我，有意和我爲難！至少在那時，我却這樣想。

我好比在神像前的妖鬼一樣，羞慚，怨恨，後悔之情緒，隨了不息的血液，傳佈到我的全身。我勉強的把三角學的第四編斜角三角形中斜角三角形之解法的第三個習題，同你商量，雖然我的外貌，還能維持平衡的狀態，而我的內心，正如熱釜中的螞蟻，掙扎不息。

給她看呢，還是不要提起？倘然給她看了，她會搖手謝絕……如若不給她吧？那末，我來的目的在什麼地方？……你正在沉思那個算題的時候，我的腦經中，發生了以上兩種矛盾的思想。

給她看，大胆的給她看吧！她未必一定會謝絕的。如若她不一定謝絕，那末，我不給她看，豈非失了一個機會嗎？我又經過如此的一番思索後，我才

大胆的給你。

這時，我心的狀態，宛如一個在城隍廟裏正在求籤尚未落下的老婦，宛如一個在常常打他的國文先生旁邊呆望着先生看他的章文，正在看而尚未下有批評的學童。

「密司脫周，真對不起得很，我辜負你的盛意了！不過我請你原諒，我頭痛得很，什麼地方都不能夠出去！」瓊，你記得嗎，你這樣的回答我。你回答我的時候，微帶笑容，而那微笑中，還暗暗地顯現着你從未對付過我的所謂尊嚴，所謂莊重。

我一方面似很失望，但另一方面，却也很是輕鬆，像判決了死刑的囚徒之輕鬆，毫無留連般的輕鬆，退到我的自習室。走的時候，我的腳，我的身體，都覺得同我脫了關係似的，只沈沈地奄奄地，像快要跌倒的走牆頭一般。

其實我已沒有興趣來遊什麼元頭渚的了，只因要掩飾自己，欺騙自己，表示我並沒有因你的不肯來而失望，表示我並沒有因為你不答應而阻止了我的行程，以致幽閉在黑暗中，寂寞地暗沈；因此

，便有意做出興高彩烈的神氣，一個人走出校門。

這是一種極普通的反應作用，我老實的對你說吧，我走出校門，心上很覺輕快與飄逸，回想到刻前的情形，發生一種蔑視與鄙夷。好比一個閒澹的和尙，倚在寺後的松樹上，對着腳下庸庸的世人，所起的一種蔑視與鄙夷。可是，瓊啊，你若能仔細一些，你若輕輕地把表面的一層所謂蔑視與鄙夷之簿紗，揭起來以後，你便可看見那悲哀，失望，怨恨……，像小刀一般已把簿紗下的心兒，割成了千萬的小塊！咳！我的心，破了，碎了！

我走的很快，在三四分鐘內，走出了西水關。可是到這興奮之火漸漸地消熄下去時，我內外的各部，都感到不可名狀的無力與疲乏。

照這樣的體力，我是不能向前走的了；可是我因為不敢與不想回校的緣故，雖然自己走不動，也得坐了車子去。

我把我將死的身體，將死的心靈，爬上車子後，車子就一跳一跳地前進。

在平日我所很注意的是球狀的車夫的屁股。

路人的態度，四圍的風景；然而，現在她們却失了引誘的作用，我只默默地味着心跳與輪轉的合奏。

那又奇怪了，奇怪極了！爲了這些小事，又何必如此呢？這樣的疑問，使我淒涼的情調，起了一絲絲的活躍。

這真是太奇怪了，我這個人！我似嘲似疑的問

對面也來了一部車子，銳尖的鈴聲，急張的喊叫，暫時打斷了我的思路。

她對你，雖似有微意，但未經明白地說『我愛你』的話以前，你無論如何也不必，也不該，把她當作愛人。既然她並不是你的愛人，那末你的遺棄絕是當然的了！我的理智，替我如此的分析，很正當的如此告訴我。

她或者有些愛我的，不過不敢說吧了，她今天或者實是有病，不出來，是很正當與合理的，我又何必向壞的方面去空想呢，豈不是自尋苦惱嗎！莫明其妙的經了這樣解釋以後，我的心又從消沉中興奮了起來。

衰老的桑園，已熟的秋禾，更有那無數的農夫，

用勁地正在禾田中工作，在平日，我是非常喜歡看，并且看了以後，還要起一種幻想，關於所看之對象上面；而今却大不然了！那些景物，非特沒有引力叫我去欣賞，反而因為他的不絕地硬要在我面前搖幌的結果，我便憎嫌牠們了，我沒奈何，且把雙眼緊閉。

瓊，那時的情形是如何的舒適呢！我緊緊地閉了眼睛，淡黃而帶有紅光的太陽，還是在已閉的兩眼之前眩暈，四週的事物，也看不見了，暫時漠漠的茫茫的，拋了現實，進了感覺的世界！

幾乎自己也不能解釋自己，為什麼我所想的只是我和你的往事，我所幻的，只是各人懷在胸中，而尚未表現之情況。我屢次想阻止自己，但結果，都只給我以失望，好像這個身子，已不是我的了。

我細細地追味往事，往事一閃一閃發亮，我細細追尋，辨味，想在已死的殘骸中，發現「愛情」的寶石！

我的記憶很弱，唯對於此事，却也並不薄弱，往事一閃一閃地，在我胸前晃過，簡直沒有一絲遺漏。

似已成了慣性作用的車聲與叫喊，對於我都沒有有一種阻力；所以我雖然坐在車上，宛如一個倚在小窗上，望着那慘淡的月色，寂寞的秋夜和聽到那無聊的虫聲，急湍的心潮，而不禁浩嘆，不禁暗泣的思夫少婦，有同樣幽靜，有同樣的世界，有同樣忘掉外界的神情。

瓊，在那時，我回憶到我那時對於「愛」的癡情，我的情緒是緊張到十二分；雖在陽光下奔走，却另帶着一番寒意。

瓊，趁這個機會，我告訴了你吧！像這樣的事情，怕在我未來的生命中，怕不會允許牠作第二次的再現了，至少，再不會因你而作第二次之表現了！即使我們不問牠的內容，只就這一點上看來，告訴給你聽，留一個小小踪跡在我的以外，也未始不是一件痛快的工作。

咳，自己拿着明鏡，照鑑了自己的廢敗；自己張開了眼，悵望那已經注定的命運；自己帶着金鍼，去整理那已過去的凌亂的生命之枯骸！咳……我想起我初進青春之園的那種希望，我想到了進了青

春之園的那種不幸，我想到了青春之園，不久快要關閉之消息，我想到了，我只能呆看着那僅有時機中，而有不少的不幸來侵襲，而自己不能自救，我想到了將來出了青春之園以後回憶上的傷痕，我想到了將來脫離人世的時候，在自己生命之歷程中，找不出一二件可紀念的事來的那時之悲感，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咳，我哭呢，還是號呢！咳，我的身心，難過到要消滅！聽，聽，聽那前殿來的驕人的催人的迷人的鐘聲喲，咳，我哭呢，還是號呢？咳，我的身心……！

瓊，我告訴你吧，我無所用其隱的告訴你吧。他雖在青春之園並沒有建築成偉大的王宮，留下榮華的紀念，——在一生中，他恐怕不會有那樣的希望了！因為他的創造之原動力已化成了死去的僵石，已化成了劫後的餘灰！他恐怕是永久沒有希望的了！——可是，總算他也曾進過青春之園，也曾同人家一樣的走過一趟，雖然，他並沒有成績可以表示，然而他那已逝的年華，正好作他唯一之證人呢！瓊，我告訴你吧，無所用其隱的告訴你吧！

實在像那樣的事情太多了。我不能一樣一樣的講給你聽，即使講了，你或者反要討厭，因此，我順便寫一段給你看看吧！把我在昨天車子上回憶時較親切的告訴你吧！

那時，我已忘了我自己在車子上；我賽過在那裏看影戲，看圖畫，往事一閃一閃地像影片與畫片般在我腦際，心頭幌過。

這是一個夜，離開現在有五六天的夜，沒有明月，只有燦爛的繁星的夜。這夜特別的冷，那繁星都帶着寒劍的光芒。操場上靜寂得很，凝成了一種使人悲憐與恐怖的空氣，一堆一堆的小冬青，睡意沈沈，那種又莊嚴又死寂的情調，我簡直沒有可以把牠完全表現出來的技能，只覺得那種情調，會使我得到生命之啓示與過去之追憶。那時已將近九點鐘了，我一個人在這操場上散步。與其說是散步，不如說散愁倒也確當些吧！從女生自習室發出來的電燈光，紅濁濁的在星光下顫動，我就對着那紅濁濁的一大圈內，起了以下的空想：

假若她這個時候，也正從自習室內走到操場

上時，我的心啊，是……：

她這個時候，在做什麼呢？讀書嗎？做算術嗎？還是正在同別個女同學歡笑呢？還是寫情書呢？還是在想念到她的愛人呢？假若她的愛人就是我時，啊，我的心……！

假若她是想到我時，她是否知道我在操場上，作如此的幻想呢？……？

她或者也是在幻想像我一般的幻想！

她或者要從那邊門裏走出來吧？

瓊，你那時或者正在好好地在讀書；或者很熱烈的想你真真的愛人；又誰來管操場一個人或一只狗呢！然而，我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些，只昏昏地沈溺於自己創造自己毀滅的虛幻的世界裏。

我欺騙我自己不在那時，我沒有那末想，只覺得是自慰的方法。以為你或者要出來，那末我們相見時，將成如何的情形呢？我心中虛幻的想像了一層。

我把我的雙眼緊閉，倚在一棵較大的冬青上，我開始我虛幻的想像。

我那時，已把現實丟掉，在我的腦際心頭，另映出了一個天地。

有個女郎，珊珊地走來，向我走來，低了頭，赧了臉，好像是瓊的樣子。

喜悅倒把我驚抖了，我也低了頭，赧了臉，微睇着瓊來。

我無言，瓊也無言，我倆間的距離更近了。她的頭更低了些，她的臉也更赧了些；我頭低了些，我的臉也更紅了些。

我不動，她還是珊珊地捱近來，到我兩臂接臂爲止。

一種處女所特有肉的柔力壓迫着我，一種處女所特有的香氣迷醉着我；啊，跳得沸水一般的心，灼得像燒火一般的皮膚；我無力，我浮漂，我差不多要倒在地上。

出於無意識的我倆緊緊握了手，緊緊緊緊，同時間成了正比例的更緊下去。

『這末清冷的夜，這末孤獨的人，你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瓊開始第一句問我，聲音很低微。

『這末清冷的夜，這末孤獨的人，你一個人到這裏做什麼？』我這樣回答，但覺得很是奇怪，這聲音好像不是我發的。

『你猜？』

『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作出小兒的愁態央求她。

『你不是來了好久嗎？其實我一早就看見你一個人在這操場上躑躅着。我知道你在……』瓊說到此地，向我微笑，並且上面更暈熱了些。

『我在什麼？』

『你在……。』她還是不說。

『……』一切靜寂，只聞我倆心之活躍。

『你是不是在這裏等我，或想我嗎？』瓊這樣說，聲音十分的低，我幾乎聽不清。然而，我終究很清楚的聽到了，並且週身還發生一陣又舒適又肉麻的抖顫。

『是啊！我愛，我是在等你喲！想念你喲！然而我害怕的很，不敢來招呼你，所以跑到這裏來，既可以看看你所在的地點，並且還可以把我的愁緒，隨

了夜氣發散。』我另把一手攏了她的頭。

我倆的兩頰，似互相接觸了，我感到不可言說的壓迫與麻醉。

『我原是知道你在等我，愛我，想我，並且我也同樣的……；不過，我怕得很，所以沒有一徑跟了你來』瓊，喘喘的說到此地，略停一停。

『雖然這樣，可是我却不安與焦灼到極點了！恐怕使你失望，恐怕使你悲哀，恐怕使你因此而恨怨我，不愛我；啊，我真不安與焦灼極了！吾愛，你的唇上胸前，覺得有些溫暖嗎？因為在那時我的身子，雖然還在自習室，可是我的靈魂兒呀！早已飛到你的胸前唇上，來安慰你了！你覺得在我未來之前你有些暖意嗎，在你的唇上與胸前！』瓊說了以後，接着半分鐘的靜寂。

『瓊，我真急死了！你對我的態度，似乎比從前已冷淡了些吧？』

『啊，你真冤枉我了！別的且不說，我問你，在現在你身旁同你說話的究竟是那一個！』

我倆說了以後，兩人捱得更近些，歡樂之淚，在

我倆的頰上，發出驕傲之光。

丁丁的鈴聲，車夫的叫喊，已成了慣性，對於我絕不發生一點阻力，我只沈浸於回憶中，回憶到月星夜倚在冬青上神遊病般的虛無的幻想。

我漸漸地醒了，漸漸地從幻想中醒了！那像瑤一般的女郎，漸漸消滅了！我回復了我自己，回復了我原有的世界！繁星燦閃的夜，從女生自習室內所發出紅濁濁的光，在星光下抖顫。我緩緩地把倚在冬青樹下的身體，漸漸移動，冰冷冷的清淚，從兩頰流到唇邊，流到口內，流到心中，冰冷冷的把我微熱的心，凝成了一塊北冰洋畔的小石。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

咳，我的清淚啊，爲什麼這樣滴個不完！

我悵望着女生自習室的門口，約有三四分鐘之久，除了紅濁濁的電燈火在星光下飄搖外，絕無一點聲息。

華……一陣急追的聲音從遠遠掠來，我駭了一振，急急張眼一看，在對面，有一部黑色的汽車來了，我回復了原有的意識，打斷了我前刻的回憶，

瓊，從以上的情形看來，可知我對於你的一切了！

咳，我一想到那種虛幻的想像時，更一看自己現在的情形，咳，我……！

梅園到了，我付了車錢，一個人走進梅園。

我巡了石路走上去，立在一只亭子裏瞻望！

那幅景緻，是如何的纖細，疎散，與繁華呢！茫茫的大湖，只見白了一片，在遠遠的同天相接。湖的當中，或湖的左右，隱隱地伏着，一粒一粒如螺的青山，渺茫的小船，幾乎看不出是在微微浮動。亭子脚下，一簇簇赭色的梅枝做了主體，其餘如青翠的松柏，油綠的竹葉，黃的梧桐，紅的楓葉，淡色的勁菊，緋色的小花，疎疎密密，一層一層地，一堆一堆地，織成了秋之梅園的風景。更好看的那慘白的未經修理的竹籬，都能引起人一種頹敗的美感。

假若她是在這個地方呢，那末，我的幸福，真是誰也比不上了！我又這樣似熱烈似冷靜的自語。

……她爲什麼不來呢？假若我與她永遠沒有這種機會時，……我打了一個寒噤。

不，不見得，沒有這個機會，說不定到下一次，我們可以同來了！我自慰，自欺的自慰。

不必疑心，她今天有病，不能出來，若可以出來，她斷不會拒絕的，請放心吧！我立刻感到莫可名狀的舒快與光明。

「你這樣的愛她，你這樣的對她傾心；她最初對你的凝望，雖然近來是絕沒有望過一次，但她沒有向你絕交之前，你倆還有戀愛之可能。」好似有人在對我說，我感到凱旋時的榮幸。

不要想了，她或者這時，也正在後悔，後悔了沒有抱病同遊！不要想了，仔細偶像的破壞！下次，下次，下次同她出來，她一定是允許的！

這時我，四週都是光明與歡樂了！覺得瓊真是我的愛人了！而絕沒有顧及到事實的真相。

咳，小石投水，可以波及全世界；小炸一發，會殺許多的生命；咳，而孰知這些些的自欺的自慰，竟把我陷入了更深的地獄裏去呢！

在梅園中的時候，我很愉快，因為前面被一縷光明引導着。

出梅園，已是十一點半了，我便到一片小酒店內去用飯。這酒店，離開梅園，有小半里之遙，我去了有三四分鐘。

酒後的神經，是容易興奮，但同時也容易消沉。我走出了酒店，被冷風一吹，有些飄搖的樣子。

稻是已經割斷了，一行行很整齊的排在田裏。有三五個穿了或青或白的單衣的人，默默地工作。把稻束了以起，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去。

我一路走來，向元頭渚進發。

人是倦極了，但却不想躺下來休息。

右邊有個山，我循了山左的路幽幽地走着。帶病的陽光，懶洋洋地籠罩了一切；楓葉落地索索地低唱。這時除了我一個人向前面走時，簡直找不到一個同路。啊，好淒涼的秋意，好寂靜的秋景喲！

瓊，這時我雖然感到孤獨，但一想到，將來我們可以再攜手同遊的時候，我微跳的心兒才略定了。

到了萬頃堂，我頓時覺得疲倦了，急急躺在一條長石上休息。倦乏的四肢，厭煩的心靈，把我安安的躺在長石上了。

『唷……』！仰望了天，側看了水，我不覺這樣的得喊了出來。

本來有缺刻的桐葉，如今被秋風一掃，桐葉更加疎散了。淨無片雲的碧天，隱隱從疎散的桐葉間映進來。你若仰天注視了，久久你便把牠倆相隔萬里的東西，看作在一個平面上，那時的清麗，真是無以形容了。

離開長石不遠的下面，長滿灰白的蘆葦，風過處，發出蕭蕭的音響。葦的外面，便接着一片清清的湖水。水中的微波，像疊錦似的疊個不休。水上浮着一二只小小的漁船，船上坐了一男一女，很寫意的在下他們的釣子。在水的中央，有一大堆赭黑的山，山的那邊，便是元頭渚，我不能看見，啊，好偉大的湖水喲！好孤峻的山頭喲！

『啊……！』我又這樣喊了！仰望了天，側視了水，禁不住自己這樣喊了。

我像受了一種誘惑，我像受了一種催促，我急急跳下石來，向蘆葦邊走去。

「橫…柳，…橫柳」這種搖櫓的聲音，從右嚮

的蘆葦中發出。我急回頭過去看時，一只小舟，緩緩地向我搖來。

他是專管這些事的。凡遊客們要從萬頃堂渡到元頭渚，他是一定渡你的，只要你給相當的錢與他。

我跳上了船，他載我又「橫…柳…橫…柳…」的向前搖。

湖水是清到像厚玻璃一樣。翠色的水草，在水中搖擺，偶有不滿尺的魚兒，在水草中，閃閃發亮。

船一側一側地向前去，我垂在舷上的手，也一深一淺在水中浮沉。湖水是那樣的滑，柔潤，細膩，的涼快，啊，我簡直不能形容她。看了她那碧玉般而有油光的色，聽了她那工東嚙的聲音，感了她那……的滋味，啊，我恨不得立刻跳下去，躺在水中。我想，這該是何等有趣的事情呢！

雖然我已被擁抱在自然的胸中了；雖然我心靈已有了安放了；可是，我總覺得不舒暢，奄奄地似少了一個同伴。

咳我又何必如此呢？如此的不安些？她不是軍

了嗎，她有病不能出來？我假若一定要她出來，那末累重了病，是誰的不好呢！我何必如此的女兒氣呢？難道到下次同游，就來不及了嗎？！我對於我那不舒暢的心，唯一安慰的方法，便是帶有理智的斥責了，可是總是失望。

元頭渚到了，我的小舟泊在柳蔭下，我悄悄上岸

瓊，我在寫以上一行的時候，眼前已突然的現出了一幕戲劇，那劇上表現着以下的事情：

在一只廟的下面，是一層層褐色的石塊。那在水中有一尺光景深的石塊上。站着了一個將近二十歲的青年。他面上的表情，不甚顯著，只帶笑默默·悵望着湖水。這邊的湖水真比從萬頃堂到元頭渚的闊大的多了。浪兒也驟然增高，簡直像潛在水中凶惡的怪物，向那青年不住的衝來；拍拍拍地，第一陣戰罷了，又是第二浪兒起來，拍拍拍地第一陣戰罷了，又是第二浪兒起來，拍拍拍拍……的同石頭作大戰的目標。

「雪，我叫你哥哥好嗎？」

這聲音是如何的迷人，又是如何的使他疑心？
他的臉部肌肉立刻緊張。

『……………你？』

『……………什麼？』

『瓊，我叫妹妹好嗎？』

『好，你叫我！』

『瓊妹妹！』

『雪哥哥！』

『真的，我們是如何的適意呢？不比在校裏，我們簡直碰也碰不到！咳，我倆假若在一只教室內，豈不好麼……？』

『你對於你同級的同學，有沒有……？』

『你說什麼話！老實說，我們級裏的人我一個也不要看，雖然也有癩蟆想吃天鵝肉的！』

『妹妹，你來！』

『……………！』

『妹妹，你看這湖水，這遠山，是如何的難以形容的！你看呢！你這次，幸虧聽了我的話，沒有到登山去，不然，我們豈不辜負了這美景嗎……！』

『哥哥，我想……』

『妹妹……』

『……………』

一對青年男女走遠了，他們的話聲，也聽不清楚了。

『咳！我美好之幻想，我熱烈之希望，我的青春，我的前途』立在水中的他，喊了這幾句話以後，他頹然倒在水中。

他的耳，是充滿了音樂；他的目，是充滿了璨瓊；身體，是包圍在清冷的當中！咳，他這時，一動不動地躺着了。

等到他醒來時，他已在一所寺院內了！和尚畢竟慈悲的，把他這將死的殘骸保護着了！他是由漁夫救活的，隔了好久才回復到了自我，相隔有一夜的光景。

瓊，在那個時候，你或者正在同雪作很親切的談心吧！

我不怨你，我不怨眠，我不怨你近日在上課時不望我，我不怨你有意拒絕我，我不怨你有意驕傲

我!咳,像我這樣的一個,那裏用得到這樣熱烈與真摯的心!咳,我除了懷疑造物者的播弄以外更有什麼可說呢!

我自己也覺得,我已着了很大的涼,所以我的熱度達到了駭人的數目!

我並不向你求愛,我不是想把這篇東西來激動你;我更不是暗示你來愛我,可憐我,而拋棄你的雪哥;因為戀愛的背面,就是悲哀,我對你努力的使你的雪不要失望,因為已深嘗了其中的味的我,決不願任何人再陷我的舊路!

咳,愛情,我將同你永決了!因為一個為愛所蹂躪到將要死的人,那裏還用得到什麼愛情!

瓊,要去愛自己不願愛的人,要受不願受的愛,兩者都是同樣的難過!我勸你,看了這些,絕不要發生什麼同情不同情。

身體是那樣的熱灼,頭是那樣的昏沉,四肢那樣痛乏,鐘聲是那樣的幽遠;咳,回憶到了自己已死的春光!

酒 後

一

『何逸臣先生，外邊有人要望你。』

他突然的立起身來，跟着門房，走出自修室。

『是怎樣的人呢？』逸臣的心似乎比平時動得厲害些。

『是女人，是一個女學生的樣子。』

『哦。』他差不多要顫抖了。『我是從來沒有女朋友的那究竟是誰呢？是她嗎，大概一定是她吧？』他想到她字的時候，情緒是十二分的緊張。若不是後

面別人的腳聲催促了他時，差不多還要立在那裏呆想呢！

他似行刑的囚犯般的走進會客時，他發見了他的揣想並未錯誤時，他不自覺地在門口呆住了！

他勉強鎮定了，似笑的問！

『慧妹，勞你久待了！』

『好說，逸哥，你幾時到城裏來的？』

『我……是……廿六來……。』

『哦！廿六嗎？所以我來的時候，尋偏了船也沒看見，你逸哥，你若是早說了廿五不來，那末，我的行期或者可以改做廿六；即使我不改行期，也好省了我一番驚惶與焦灼。』她收了微笑的臉笑，兩眼睜睜的望着他，好似在說『你爲甚失約！』

他很難過，一個寒慄，刺骨的冷氣在他的背上頭部旋轉，又勉強的裝出笑來說：

『那真對不起了！因爲一樁小事，故遲了一天

『逸哥，你願意到我那邊去嗎？真的，你爲什麼不來！』靜沉了一回兒後，她先這樣問。

『我是很願意，不過，我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啊,我又懶又粗心!』

『是的,我倒忘了.我把張名片給你吧.』她又在那名片上寫了住址及通信處.——『C大公司.』

『我到下星期日我准來望你吧,』逸臣似很感激的說.

『很好,不過,那邊很遠,並且有些不便;我們用個折衷的辦法,我們在公園裏相會吧.』

『也好,』逸臣說了以後,假意看了看表,似很匆忙與抱歉的說:『慧妹,對不起得很,我們准在星期日和見吧!我……有課……,現在快要上課了.』

實在,他對着她時,却有說不出的苦處,怎樣對付他呢?這樣?那樣?這倒是一個問題!也想了好久終於這樣馬馬虎虎的決定了!『父母是如此的愛我,社會也那樣希望我;不得已還是同她疏了吧!』

他倆走出會客室,逸略送了一送,便回來了.不過他心上是很不安並且有些羞慚.他匆匆回過來,向她出去的路上走.他趕出校門時,她已在校右的小橋上了.

微風吹着她短短的髮絲,以及輕薄的裙角,一

種可愛的姿態，在這上面活躍着，白嫩的頸部，以及細膩的兩手，更清楚地表現出她肉體之嬌美。

他呆望了一回。漸漸由心跳而而燒起來，由羞慚而至於後悔，他幾乎追上去，請她回來，向她懺悔；先求她恕了她虛偽的罪狀再允許他，他以後，將對於愛情，完全負責任，去過那理想蜜甜的生活的。

他將把右腳跨出去時，略一躊躇，他又掉過頭來，向校裏走了。

二

逸臣的父親，是清末的秀才而且是鄉里中很有名望的人。他的思想，行動，實在是不難想見的了，除了臨行時對逸臣講了凜凜大義的一番話外，而今更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來。

逸臣接到那封信時，是在星期日的前一天，信上有『兒去後，我心耿耿，無他，惟爲兒與慧之事耳！』信上有『夫好色好貨，古人所戒；』又有『你年尚幼切勿誤入迷途，勤讀詩書，則希聖希賢，于此基矣！』最後又有『我年老矣，行將就木，但願爾能立

名于世，俾余免得受教子不義之惡名，以見先祖，則死亦瞑目矣！』等名句。

逸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讀了這封信，心中起了一種怎麼也不可名狀的不快與寒慄。

星期日到，他很早的醒來，反來覆去的想，又陷於矛盾的漩渦中。

他是十分的煩惱與苦悶，關於赴約的問題，得不到最痛快最愜意的處理。

吃過早飯，他再把父親的信讀了一遍，這倒增加了他的勇氣，問題就如此解決吧！他想。

公園不消說是不到的了，就是校門外，也曾罰過誓，不出一步。

別的同學都出去了，獨有他一個人留在自修室。室內充滿着無聲息的陽光與書籍；窗外疎疎的冬青死僵僵地站着，有時風過，樹頂的枝叫幽幽地抖了幾抖外，還是死僵僵的站着。寂寂的鐘聲是對於幽岑的空間的最寂寞與最焦灼之嘆息。

最初他還能支持，用了全部精神做事，以忘掉一切，但到精力疲乏時，他却沉于更煩惱更苦悶之

中了。

『慧妹喲，我的親愛的，或你有沒有到公園嗎，哦，我想來，你或者已經在極早的時候，在等我了？或者你等我不到，焦灼的心逼着你，在公園內各處尋覓，各處再沒有找到時，你便悵望着我來的路上，路上也沒有我的影子，你或者，微微要感到些窘迫和忿怒，然而，我想，你一定不會忿怒！因為你最愛你的愛人不過，一定會善自寬慰，宥諒你的逸哥吧！於是你又等，等等又沒有時，一種感力告訴你，逸哥恐怕已在園內了，於是你或者又要像若有其事的，在園內各處尋覓，假若遠遠地看見一個穿學生裝的青年時，你或者要親熱的迎上去，但在覺到那青年不是你的愛人時，你或者又要悔恨了。不，慧喲，我想，你一定不會這樣，因為你最愛你的逸哥不過，一定會善自寬解，宥諒你的愛人吧！你或者有些無聊了，便再到最初等我的亭子裏坐着。

『他怎麼不來的呢？他或者不愛我，厭棄我，所以不願來會我吧！慧妹，這或者是在你心中唯一之疑問了，在你絕凍的脆弱的心中擾攘着。

『然而，我想，你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吧，你一定會宥諒你的愛人的——他的不來，或者因了其他的關係，無論如何，他必定是很愛我的。

『他一定是愛我的，因為我傾了我的全心全意去愛他時，也沒有不感動，而同樣愛我的。』

慧啊，親愛的，你或者因了這個緣故，所以你還是等着。

慧啊，請你不要如此想吧，不要如此的等吧，因為他是值不得你的這樣想，值不得你這樣的了！他是一個最懦弱最虛僞最罪過的人了！

慧啊，的確，你的愛人是十二分的愛你，你傾了全力去愛他，他非但能感動，並且也同樣的愛你，可是他太懦弱了，敵不住社會上一切的壓迫，忍不得一切的犧牲，他就無力地屈服了！可是在他靈魂之深處，還印下了最難忘你的影片，他因為不澈底，打不破利害的觀念，所以他忍忍的擯棄了你，但在他嚙夢之中，還在同你繼續着戀愛生活。

慧啊，你的精神上與肉體上，都受了你逸哥的蹂躪，假若如今，他知道了你愛人之不負責任，你知

道了，你僅被犧牲於爲了性慾衝動的一個，你會感到生來未有之悲哀，未有之辱羞！但是慧喲，我的親愛的喲！……！

請你回去吧，親愛的，請絕意於你愛人的愛吧！因爲你多愛他一分，他便多增加一分罪惡！因爲他不能負責任了，對於戀愛生活，請回去吧！……但是慧妹，親愛的，在他靈魂之深部，尙留着你那最難忘的影片；在縈夢之中，還同你繼續着戀愛底生活。

慧妹，請回去吧，悄悄地回去吧……？

……………！

逸臣倚在桌上，默默沉息，簌簌淚下，滴在前一天接到的父諭上，信封上的一段紅邊，已化成了淡淡的一圈。

三

逸臣同慧，在很小的時候，已是很相熟的了，因爲慧的叔母，就是逸臣的姑母，所以逸哥與慧妹的稱呼，到如今還自然地叫着。後來一同進小學，雖然他們單純的心靈中，對於好惡，還沒像成人般那麼

清楚，可是他們間親熱的程度，却更比任何小朋友要強烈些。

到小學還沒畢業的時候，她因為死了父親，所以跟了母親一同到S埠的舅父家去了。當他知道了這個消息後，他幼稚的心中，即失了固有的和平，奄奄地到處都感到不快與憂慮。他嘗很懇切的真心的留了她幾次，他說『慧妹，讓你媽媽一個人去吧，你還是留在此地的好！我常常聽見人家說S埠，有可怕的外國人住着，你還是不要去吧！你住在我家裏，一同上學，一同頑耍，豈不比從前更好嗎？』最後他獻出了一個條件，說『慧妹，你住在此地的好，現在快可以放紙鳶了，我正有二只，我們各人一只，豈不好嗎！』她最初不聲不響，後來她笑笑答應了。他是如何的愉快呢，握了她的手，一跳一跳地，以為他已得了完全之勝利！然而這終究是他的自欺吧了，慧終究走了，隨了她的母親，離他而至S埠了。他很失望，只奄奄地到處都不快不而寂寞。

一別八九年，他和她，沒有通過信會過面。所以兩人的印象，都很淡淡的了。

在去年冬盡，逸臣的姑母，回來到逸臣家裏來住幾天。在一夜臨睡的時候，同逸臣的母親閒談起來，姑母說某人死了，某人生了孩子；某人常常同婆婆相罵，某人常同媳婦反目。最後她談了另一件事却引動了隔壁的逸臣。他用了最瑣屑最細心的事理向回憶中追索，他用了最大的注意力向間壁傾聽，好似不是如此，那東西，便會遺漏與飛逝，

『嫂嫂，我倒忘掉了告訴你，說起來，我的伯母，已經從S埠搬回來了。』姑母說

『搬回來了嗎？慧小姐也回來了吧，有好多時候了？』

『已有十多天了，因為S埠常常吃風險，所以索性又搬了回來。啊，嫂嫂，提起慧小姐。我真歡喜極了！現在真體面啦，你怕不認識了，她本生得美麗，而今更穿了新式的衣服，真是像個活觀音了！可惜她把辮子剪掉了，似乎不太大方！』

『真的要認不認識了。那時，我看見，她還有兩條小辮呢。』

『……』姑母

『……』母親。她們又談到另一件事上去了。

他聽到這裏，他減輕了呼吸聲。到此地，一陣陣醉人的熱氣，從心上發散；在面上，頰上，額上，似着了火一般的焦灼。他這時的感觉，是快慰是驚訝他的四肢，不由得兢兢地顫動了。

『這也奇了，她的回來，她的美麗，與我有何相干呢？』當他退坐到床上時，自己問問，差不多要發笑了。

可是他雖說不出他倆的關係，然而他總覺得他倆之間，似有一絲絲……這絲會繫住了兩人的心。

他是不大願意到親戚家去的；繁重的客套，使他拘束，閒坐的時候，使他無聊。但現在却有些例外，他很焦灼的盼望新年快到，藉此機會，可以看看他一別八九年的慧妹。

四

的誰，姑母的報告，並沒有錯誤，她們是已經回來的了。慧的家，是在他姑母的前面，要到姑母家去時，必先經過她們的庭院。

當他走進大門時，頭腦昏沉沉地，皮膚冷刺刺地，似乎有些害怕的樣子。假若有人阻止他的進去時，他却又不願與不忍，所以他硬着頭皮進去。

這在他或者是很奇怪吧，怎的走過她的庭院時，除了她的母親外面沒有看見她？

他進去見姑母，很恭敬的文雅的寒暄了幾句：可是他的心兒嚙，早已飛到各處去尋他的慧妹了。

他坐了一間，有些不耐煩；然而，他又不肯，不好意思問一聲『慧那裏去了？爲什麼沒有看見呢？』因爲在這樣鄙塞的鄉間，男女之界限，是很清楚與謹慎。尤其在所謂詩禮之家，更當了解那些——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倘然，這樣冒昧地問了，姑母若不是責他是詩禮之家的小孫，便要笑他『年紀大了，問她做什麼？！』

于是他不得不想出一個掩人耳目的方法來：他便抱了小表弟出去散步，或者可以找到慧的謠息。

他緩緩渡到庭院中時，看見一個穿了淡淡的服裝女學生模樣的人，從木門口走來。他不知怎的

『是她吧?大概一定是她吧。』他終於如此問了

『是慧妹嗎?你幾時回來的?』他的口腔,似失了作用,說起話來,總是呐呐的。

『唔。逸哥,請你到裏邊去坐一刻吧。我回來了有十多天了,你是今天來的嗎?若沒有婦母老早告訴逸哥要來,我幾乎不敢冒然叫你了。』

子是他便攜了小表弟,跟了慧妹,走進客堂。慧的母親,也來陪坐,講不了多少話,因為小表弟要進去,所以他也告辭了。

夜飯後,他陪着姑母間坐;他正不耐煩的時候,出乎意外的她却飄飄然的進來了。

姑母像介紹般的說了:

『你還該記得吧?這位就是比你小一歲,小時同在一處的慧妹喲!她到了S埠後,仍舊繼續讀書。她現在是在女師範裏了。』

『慧妹,真堪欽佩。你怕已經畢業了吧?』

『說那里話來!還有三個學期呢!』她聽了逸臣的話後,似笑似怨地向他看了一眼,然後再很流利的說下去,『因為時局不甯,所以回來了,恐怕再沒

有讀書的希望了。』

『的確，像最近的一二年來，簡直說不到求學并且生命也是很危險。反正你又聰明，在家自修，不是比學校裏，更有進步嗎。』

『……………』

『……』又談了些話，她也出去了。

臨去時，他的目光，緊緊追着她；當他看見她有意轉過頭來，向他微笑時，他連忙閉了雙眼，儘熱氣在他臉上浮動。

逸來了已經三天，他差不多常常同慧在一塊，如今她母親到外面去了，他便又走到她的書房裏，同她閒談了。當他告訴了她他明天要回去了的話後，她很失望似的說：

『逸哥，你明天要回去嗎，你多住一天不可以嗎？』

『我已住了幾天了。假若我沒有你作伴時，我差不多一天也住不來！』

『……………，』

『你們校裏，幾時開學？』他問。

『是陰歷正月廿五號。』

『唔，那末，我們一同到城裏吧。一則因為我不甚熟悉，二則也好解除些旅途中之焦灼與無聊。』

『同去嗎，你到城裏去做甚？』

『啊，我還沒告訴你呢。昨天姨父有信來說，他已在城中，代我找到了二個位置。一是公司裏的職員，一是小學校裏的教師。他並沒決定，他的意思是要叫我自己選擇呢。』

『真巧極了。我們就一同在廿五號走吧。廿五乘輪船，反正，我們離開了輪船碼頭，都很近。』

『就這樣決定了吧？』

『當然。』

『——』

『……』他倆都呆望着。

『逸哥……逸哥……，我有件事，要同你……，咳，真不好說啦……』她的頭低下去了。

『慧妹，什麼事，爲什麼，要那樣說說又不說了
呢？』看了她那種嬌羞的樣子，愛的熱流更急促地
在他血液中奔騰。逸臣伸上手去，把她蔽在面上的

兩手，拿了下來，緊緊地握着。

『親愛的，你答應我嗎，我有一個問題。』

『妹妹，你的話，我那有不答應的。什麼問題？』

不期然的，他倆的聲音，都顫抖而低微，

『……我剛才想到一個問題，假如一個已經許人的女子，同一個青年發生了戀愛；社會的勢力是那樣的，是決不允許他們有這種行動；可是他們因了比什麼東西都可貴的戀愛的緣故，他們還不住向社會掙扎，親愛的……你對於他們的見解如何！你有甚方法來解決牠？』

『親愛的』他向她細細地看了一眼，緊緊地握了她的手。『解決嗎？我想，只有這一種最適當的解決法，甯為愛而犧牲一切，不為一切的壓迫而犧牲愛情，親愛的，你知道嗎，社會上一切的制度，跟了人的生活而變遷，決不能古今一例的。而今人生的解放，決不是古人所能夢想；所以而今人類生活的方式，決不能以尙未解放的社會勢力來抑制牠！——為愛而犧牲一切；非特滿足內心之要求，並且還可以替後來的人，做個開路先鋒，因為，人類生活，必

得走上這條路的喇!』

是爲熱情所鼓舞了吧?是因沒有感到社會之壓力吧?他很痛快的說了出來。

『親愛的,真的嗎?萬一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時,你能如此的去做嗎?』

『妹妹,萬一我有如此的事情發生嗎?則我完全去實行我的理想,握於宣化斧,去做個開路先鋒。』

『那末,我的逸駒,你不是愛我的嗎?請你救救我,不,扶助我吧。我的母親老早已把我許給一個不相識的人了!雖然是相識,實等于不相識的人了!』她說時,清水般的淚兒,一滴一滴地下垂。

『我所最最最親愛的妹妹喇……妹妹……。』

他離了座,雙手把慧緊緊摟在懷裏。於是他倆胸貼着胸,面倚着面,唇吻着唇,軟綿綿地甜迷迷地如夢境中一般。

『哥哥……請你救我……救……。』

『我的寶寶喇,我……救……不顧一切的救……不,不是救你,而是救我自己,因爲你就是我的了妹妹……,我捨得嗎,把你的一切,交給你的哥哥!』

『哥哥，我什麼都願交給你！不過，哥哥，我也很希望你能夠把你的一切，給我！』

『妹妹，我的一切，早已是爲你的所有的了！這個是你的，那個也是你的，咳，什麼都是你的。』逸說時，把她的手在他自己的脛上，頰上亂指。

門外『哼……』的一聲嗽咳，驚動了他們。逸臣敏捷地放了手，他們回復到原有的存在。

逸臣，走出慧的書房，前面一個哼哼咳嗽的姑母家的女僕，回過頭來，向他點頭微微一笑。

逸臣見了，呆得一跳，心中堆滿了羞慚與不安，差不多要昏倒下去。

五

『逸臣，你到了姑母家裏，哼，可曾幹得什麼回來』

他從慧的書房內走出來後，心上難過到差不多要哭出來；並且遇到任何人時，都似有一種力，使他害怕，使他頭沉沉下俯，好似他是天下最可恥與微小的一個。

回家時，姑母執着他，要送他回來，他是如何的

驚惶呢！在路上亂想，恨不得天地立刻混沌，一切都歸于消滅！

他姑母，在回去以後，同他母親談了些什麼話，他不願并且不敢去聽。——大約是不外乎那件東西吧？他自己也有數的了。

果然，就是那件事了，夜飯後，他拿了支簫，正想吹時，父親恨恨的喊了一聲，

『逸臣，哼，你到姑母家去……？』

這喊，把他從恐懼中振激起來，滿面緋紅，無聲無息地注視了手中的一支簫。

『哼，不想你竟會幹出那樣的事！我問你，你一年一年的年紀，活在那個身上！』

他還是不響，他的母親也默然地，只管在燈下補衣服，『古人說：十六成丁，你現已是成年人了，竟什麼也不知道！名謂念書人。反而幹出那些傷風敗俗的事來，給人家譏笑！非但你沒有面孔見人，就是連我倆也要受那種羞辱……！咳，我們爲什麼不老早死了，倒也乾淨，弄到現在，還被汗着一個教子不義之惡名！咳，……！』

一種說不出的委曲，悔恨，憤怒，……好似金針一般的在他心裏穿來穿去；至此已忍不住了，兩行熱淚，流到嘴邊，發出瑩潔之光。

『唉，……』他母親看了看他，停得針線，輕輕地嘆了一聲，

『逸臣，真真，你爲甚要那嗎沒清頭，沒規矩呢！那些事，都是最壞名譽的喲！況且聽姑母說，慧小姐，已經許了人，那末假若這個風聲傳出去，你將對得起與慧小姐有關係的一切人麼？前年泥水匠，阿生，因他私通了女人，尙且吃了耳光；又復罰錢，而何況於你年紀輕輕，高人一等的念書人呢！你想想你父親，是個有名望的人，人家犯了這些，尙得去罰他，打他，而何況於你是秀才先生的兒子犯了比人家更大的罪過呢！你想，我們的面孔怎樣去見人！逸臣，你以前是很有規有規矩的，現在也要規矩些才好呢。……你看，我們一把年紀了，辛辛苦苦，養大了你，非特靠不着你，反而要受那些不好聽的名聲，你想，我們的心中，是如何的難過呢！逸寶你年紀大了，心中也該知道你父母的一番苦心……。收心

吧，你如願做個好人，你便立刻改過，做個榮宗耀祖的人，也還來得及。』

逸臣倚在桌子上啜噏了，他從憤怒中變到和平，從熱烈的變到幽沉，他的心，已全被母性之愛，所包圍與溶化了。他自己心中隱隱地酸酸地感到，的確，自己不會體諒父母的苦心，而做出那些罪惡來，的確，他的父母，對他是抱了何等高的希望，而今他却把他們推入失望之深谷中去了！

這時，室內別無一點聲息，除了他的急促的抽噎。

逸從惡夢驚覺，正在滿眼金星飛舞的午夜裏。他看見慧的情影，在他面前移動。他因此，想到了她對他熱狂底愛，她對他的信任；又到了自己沒有力量去報答她，去負完全責任；又想到了……，又想了……；他的遍身，是何等的難過呢！他很用力的翻了幾個身，很敏速的坐起來幾次。假若他手中有把刀時，他必定很用力的劈去他自己的兩腳兩手，然後再頭再胸，……總之，他要把這罪惡的臭皮囊，劈成肉醬時，在他精神上或者可以舒服一些！

一天一天過去了，已到了正月廿五，他踐約的勇氣，已在母親慈祥的面容，父親悲傷的嘆息裏消失了；於是他在廿六到校。

六

在他到校之前，他的父母，都很誠懇的叮囑了幾番；而給他感動最大，印象最深的，要算在輪船碼頭上的一刻了。

他的行李，已安放在船中，他對父親說了一聲『父親，請回去吧，我下去了。』他就走到船上。他父親，在回去的路上，走了十幾步，重行回轉，走近輪船，招他起來，附在他耳上哀哀地說『此去留意些，逸兒，你知道你父母，……』他說到此地，語音有些顛抖。大概他的淚要落下來了，他急急把手帕，在眼睛上一拭。

他到了校後，同伴又多，功課又忙，差不多對於慧的愛情，已無形中淡薄下來。有時，他偶然想到她的一切時，他只有搖頭，他只有嘆息，只有對於自己人格之疑懼，對於自己生命之厭棄！

這是離慧約他到公園裏去後的二十多天的事

了，他因為放春假，回到家裏。掃墓後，陪了母親到姑母家去吃了午飯。——因為，他的祖墓，到姑母家比自己家要近一半。

他最初是不敢去，但又怕違背母親的意見，所以又到了姑母家。

『管牠呢，只當牠沒有這回事就好了！』他一面走，一面自慰。

大約是事務忙，還不知是怎的，慧倒沒有回來。他知道了這個消息後，他似覺很安心，而似覺有些失望。關於這一點，在他的日記——我的心——上有段很傷心的記錄。

~~~~~  
我差不多天天想到她，尤其在回到家中後，差不多刻刻想着她。

當我黑夜獨坐，閉目沉默，溫理我倆過去的生活。我是如何渴望着再能夠見她，再能夠同她戀愛下去呢！

咳，但是我再想我們四圍的環境時，我凜凜地感謝，還是如此的好。不見的好！

她，反正是不會再見了吧……所以我可以跳出了實現，而沉沒於理想之中，以求片刻的安撫，片刻的滿足！所以我現在常常想念她，並想到我倆本來幸福的一頁！咳，這種弱者悲哀，恐怕要播弄到我生命之末日，才完結呢！

我今天到我倆生活史中最浪漫的聖地巡禮了一次，呼呼的樹林裏的風聲，一高一低地不息流的波浪，懶洋洋的日光……一切都使我燥動的變為安靜，熱烈的化到沉默。我幽幽地哀哀地在心中祈禱着——她會來？她會從我的前而來？她會從我的後面來？她會從我的左面來，她會從我的右面來？她會獻我以可愛的姿態，獻我以少女之嬌靨，她的細膩的手，會緊緊地握我，她的溫柔的紅唇，會把我滿面吻着……可是，我心中果是那樣，但她終於不來到我下淚的時候，她也沒為我拭一拭！

我更悵悵地注視到此外的一切，造成我倆去年甜蜜歷史的一切，——樹林，麥田，道路——一種不可知的迷惑，以為她或者在這一切中浮動。……我尋了好久，差不多要哭了，像小兒般的哭了！因為

迷惑欺侮了我喲！

## 七

「逸哥，不知是什麼緣故，我雖寫了幾封信，而竟一個字也沒見你的回覆，是功課忙嗎，沒有收到嗎……？我真是不高興極了！如這封信來時，你不能再那樣的了，因為我有極重大的事情，十二分焦灼的等你。真如倒懸於樹上，被溺於水中的焦灼着渴望着有人來救他一樣，

在前信中我不是已告訴你了嗎？——暑假後，母親不許我出來，而一定要叫我在家整理嫁裝，而我自己強着要出來嗎？我對於未婚夫，舅父的兒子。在未見你時，在我的心中，是已懷了絕對的反對；不過，我因胆小，光是一個人，我不敢同他決裂，只微露一些風聲吧了。因此，他們都很懷疑我，所以有這次的舉動。

我並不詛咒他們而憐惜他們，我們，我們不能因他們的行為阻於我們而詛咒他們，因為在他們想來，還是一片好心喲！我並不詛咒，而憐惜他們。

我覺得我們的奮鬥，是具有高貴之價值，因為

牠能免除這矛盾的缺陷。

他們最初以結婚期告訴我，叫我回去；我沒有答應。過了數日在今晨我正想來望你的時候，他們却派人來了。來人說：他們是奉了我的母親及我的舅父的命，來請我回去。如不回去時，他們只有一個方法，便是強我到船上。他們說明了來意，還說了幾遍，他們是奉了……的命來的，親愛的，你猜我的情緒，一定是很慌亂的了！然而，並不，我很定心，因為我已料到有這來的一天；我並不咒詛他們，我只憐惜他們。

我答應他們，在後天初四晚上一同回去，跟了他們。

親愛的，以上都是不要緊的，以下我有許多話，要請你留意。

其實，我也不必如此的。不過，我的心是最會疑慮，所以把以下的話，寫出來了。你是愛我的，當能宥諒我的罪過。所以我大胆的寫了。

爲愛而可以犧牲一切！這句話是你說的嗎？是的，是你說的，因爲說那話時的真確之語音，而今還

在我耳邊蕩漾着呢！我知道你是有爲的青年，所以我把我的靈肉，都獻給了你，我把創造新生活之責任分給了你。努力奮起吧，親愛的，這正是我們犧牲的時間了。奮鬥的時間了！

奮起吧。時機到了我們一同努力吧！握着拳兒前進吧，挺着胸兒前進吧！滾滾的熱淚，濺濺的鮮血，是上帝給以我們的最大之光明，最高之榮譽，爬過了高山，跳過了深谷，打退了仇敵，拔去了荊棘，我們的目的，終有達到的一天！我們的生活，終有幸福的一天！

這個是最危險的時候了，因為我們的命運。一到後天就要決定了！

你如接到這封信後，請立刻就來；若成功，固不必多說；萬一不成功，那末，我們在生之原上，作最後一次之相會，也豈非大可紀念的事嗎？

親愛的，無論如何，你在我未回去之前，你一定要來相會一次。這封信，我想至遲到初四中午，一定可以在你的手中了，請立刻就來吧，因為到晚上，他們一定要逼我上船了！

我知道你是那樣的一個人，決然不會不來的，  
那末，我從日出等到月出焦灼着你來！

我親愛的哥哥！你要知道，我是已被老虎銜  
住的一個生物了！所以請你立刻就來，否則你恐怕  
永不能見你的慧妹了，因為，只要，那老虎隨時上下  
齒一合，便什麼事都完了！

咳，我，是世上最苦惱的人了，母親，舅父，姨父  
……都在監視我，拘囚我！我現在什麼都不自由，連  
這封信也要留心些，才能寄來呢！

### 你的慧妹』

其實，她前後所寄的信，在他是都收到的，並且  
都看過，第一封，責他的失約，以致她在傍晚，走出  
公園時，因失望而至於流淚。第二封，是說她自己後  
悔了，前信不該那樣憤激的責他。她說：凡愛人一定  
能互相原諒，那末她對他固已宥諒，所以她也希望，  
他能夠原諒她第一信上的話吧。此外還有一封信  
上，要叫他去，因公司中有個男職員對她似有野心。

他每讀一封信，他是十分的感動；提起筆來，不  
管一切的寫了一封更甜蜜的，不過，寫好後，他總



不敢放在信封裏，或寄出去，因為母親慈祥的……，父親悲傷……在他心中，是那樣的深刻，所以他總沒回過一個字。

有一次，不知怎的，他的情感興奮到了最高點，他不顧一切的寫了一封信，已經封好，只要貼上郵票寫好住址，便可寄去；可是他終沒有那些勇氣，到最後，還是沒有寄去！以上的那封信是初四日上午送到校裏的。只因他到外面去買物的緣故，所以他讀那封信，是在下午了。他讀了那封信後，在最初的三五分鐘內，他可以說完全沒有感覺。

『去呢，還是不去呢？』

『不去吧，……妹麗……』

『去吧……父母……』

『咳，不要去想牠，只當牠沒有這回事！就好！……』

他不敢想了，可是他的眼淚，已濕了他的長袍袖子。

『以後的事情，是萬分的危險嘍！我只當牠沒有這回事就好了！』他含了欲哭的悲咽，戴了帽子，

無力地向外邊走去。

這是午後三時模樣，太陽已被西面高高的洋房遮住，但看了大地間一切色彩之強烈反映，知道牠沒離開人世。風從東面曠地上吹來，把他的夾袍飄得像少女的舞裙一樣。他全沒注意到旁邊的一切，賣小食的叫喊，人力車的招呼，只沉沉地低了頭，向南面小街走去。

他走進一引小酒店，冷寂寂地，除了一個伏在櫃上打盹的老婦人外，只有些黑褐色的桌椅，動也不動地站着。

他先把帽子向釘上一掛，然後叫醒了她，揀在光線最不充足的一處坐下。

她先把箸和杯子拿來了以後，她問『先生要甚酒菜？』

『你有什麼，便拿些什麼來，不要多問我。』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無意識的注視那剛才拿來的竹箸和杯子。

他一喝五六杯，好似病人吃藥般的喝了五六杯。他微微有些醉意了。他只昏昏然迷迷然，已忘掉

了些什麼，丟掉了些什麼，他已解脫了些什麼，只如飛鳥般的輕飄適意。

他緋紅的臉！露出自然之笑容，伏在櫃上的老婦人，也很和藹可親，他就同她開始開談了。

『老太，你多少年紀了？爲甚我來時，總是冷清清的？』

『先生，這裏生意倒好，老身今年五十四了。』

『唔，五十四了。我曾看見過一個耳朵上有環的，是你的孫兒嗎？』

『嘻嘻，先生，正是，他現在回到家裏去了。』

『上半天人多時，你怎能應接？』

『不要緊，我的孫兒，幫我拿拿箸杯，所以還來得及。』

『你歡喜喝酒嗎？』

『呵呵，……在沒有人來的當兒，我也要喝些解解悶。』

『真寫意極了，老太，讓我來做個酒倌吧，在無人的當兒，也得喝喝酒……！』

『哈哈……先生，你們那裏幹得來這些賤業。』

他又喝了幾杯，坐了一回，說起來。

『電燈幾時亮的？』

『先生，亮了好久了。』

他緩緩在皮夾中掏出三四角小洋，向桌上一擲，大着步向外走。

『先生，還有帽子，找頭都沒拿去呢？』

他聽見有人在喊他，就退回來，接了帽子，匆匆走出這條小街。

風雖然小了些，但雜了陰森的夜氣，使他時時打寒噤。

他走出街口時，就看見晶瑩的月兒，在深藍的天幕下。

他看了一回，呆了一回，想了一回，後來終於明白了，找到了，想到了一件什麼東西。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從日出等到月出，望你的來！慧妹，你在等我嗎，渴望與焦灼的嗎？』

『月兒出了，你會這樣想嗎，怎的不來的呢，又沒有接到嗎？』

『慧妹，我呆望着月兒，我的靈魂，也隨了視線，迷住了月兒的表面，彷彿看見你滿眼淚光也悵悵的望着月兒，望着我的靈魂！』

『逸哥，是一堆死灰了，一行活屍了，請你不要奢望他了，企待也了！』

『然而……然而我爲甚麼這樣的懦弱呢，爲甚麼要做死灰，要做活尸呢！我青年熱烈的血氣呢，我青年無畏的精神呢？對於自己的愛；爲什麼要不負責任呢？對於無理的壓迫，爲什麼要忍受呢！她不是說了嗎！我赤裸裸地把我的靈肉都獻給你了！』那末，我給她的是什麼呢？我的人格與良心是……！』

他滿面淚痕，像洗面時，沒有拭乾一樣，  
他想到這些時，一股熱氣，鼓着他向前走去，  
他也不管夜氣之陰沉，路途之遠近。他已忘了慈母之慘笑，父親之傷懷；他已忘了……，他已忘了……，他差不多已忘了自身，他差不多已忘了萬物<sup>①</sup>。他只被內部懺悔之火燃燒着，他只被外部聖潔之光所吸攝着，很勇敢的向前走去。

與其說他行走時，他心中充滿着雜念，不如說

他心中，簡直沒有思念；因為，那種雜念，亂到連一個整個意念也沒有。

費了很長的時間，大約九點鐘光景，他終於到了C公司的前面。

街道漸漸繁華了，他似乎有些不舒服。他覺那璨瓏的燈光，熱鬧的人聲，都在阻止他，拒絕他，不許他走過，甚至有的對他像譏笑與冷視一般。

G公司到了。他在那段街上，徘徊了幾次，不敢進去。

當他在C公司的玻璃門上，作第二次探望時，却被一個職員看見了。

『先生，請進來 有何貴幹？』

他不能退下去了，他低了頭，閉了眼，吞吞吐吐地說：

『沒有什麼事情，我只消問一個訊。』

『請你講出來！』

『姚慧女士，在此地嗎？』

『喔，她不！她剛才回家去的。』

『嚇，她走了嗎？』

『是的，她走了二三個鐘點光景。』

『文如兄，什麼事。』C公司裏面的職員，問那同逸哥講話的職員。

『沒有什麼事。他不過來問問慧女士吧了。』文如這樣的回答他們。

『那一個在問？』裏面的職員，也立起來了。

『先生，貴姓？』麻木的逸臣，被這一問，倒赫了一跳。

『敝姓，何。』

『先生是不是何逸臣先生？』一個問了以後，其餘的職員，也都同樣的急待他的回答。

『就是敝人。』他幾乎要哭出來了！

『哦！何……』聽的人，不約而同喊了一聲。先看了看逸臣，再看看自己的同伴。

『何先生，要不要到裏面來坐一坐？』文如有些看不過了，很抱歉的對何逸臣說。

這一聲却提醒了他，他便辭了他們。仍在璨璨的燈光下，熱鬧的人聲中浮沉着。

『那就是何逸臣嗎？就是姚慧被他們逼上船時，

她帶哭的要求他們允許她會一會何逸臣的何逸臣嗎？」

『他們倆不知是什麼關係！若他能早二三小時來，便可看見她了。』

逸臣離開C公司時，他似聽見裏面的職員的將信將疑似冷似熱的話在議論他。

## 八

又渺茫又昏迷；像天上的浮雲，像風下的落葉；從璀璨的大街，折入幽寂的小街，這些變換，對於他一些也沒有引力。他只管左脚向前，右腳跟上去的前走。兩眼也失了光芒，漠漠的兩耳，除了感到他靈府中有些不太平外，簡直連自己打在冷硬的街磚上發出來的沉重的腳步聲，也沒有聽見。向前走，他只管左腳跟住右腳，右腳跟着左腳向前走。他已出了城，他又走了許多冷靜的路，他一點也沒覺到；及到前面白亮亮的一片，四圍像死一般幽沉時，他才立定了。

『哦！這裏了。』



他很驚奇而好奇的向四圍視察了一下。自己站在一塊曠地上。背後是黑黢黢的城牆的背影；離城牆不遠，又是一堆一堆，很低矮，而很凌亂的灰影，在灰影裏面，更夾雜淚濛濛的淡黃的燈光；除了熟悉的人，知道他是江北苦力的房子外，怕初到此地的人，都會疑心牠是一座放射燐火的墳墓吧。曠地真大，右面斜接了城牆，左面竟是連着河，一直到眼睛所看不見的那邊，那邊。前面是一條很大而很長的河，這時雖沒有風，然而那自相偎倚的漣漪，都不住地，在銀光裏微笑。映在河底的皎月，乘勢似入浴的嬰兒般也在亂跳。靜謐的銀暈，輕撫着一切；而那對岸的迷離欲睡的山影，更有說不出底安恬的詩意，在對岸的河邊停着三四只破舊的漁船，蘆扉的艙，只成了粉圓弧。從空隙處漏出來底一絲一絲的燈光，微紅的一條，直打到河底。船身有時微動，則那反射在河裏的光影，便生出許多曲折來。

靜寂，靜寂，雖然背後的城裏，還正熱鬧，可是無論如何，總不會來打動這裏的世界。有時，也有隱約的兒啼，從對岸送來，可是當那聲波消滅在虛無的

裏面時，格外使人感到萬分的寂寥。

夢 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美麗而幽嫺的夜！就在這樣的夜，是當產生過多少迷人的曲調，是嘗產生了多少美妙的詩章。可是，偏偏這個世界，是落在傷心人之手；唉，一切的一切，除了增大他的傷感外，又有甚麼？

『她去了！……在生之原上，我們是永別了。』在淚的汪洋中，涕也落了下來，他開始泣啜。

迷人的酒力，早已退去，剩下的只是空虛的枯骨，與殘敗的靈魂。

『她被逼上船的時候她怨我嗎，恨我嗎？她從此離開了光明的人世，她從此被推入黑暗的陰獄，被打破了的茵色的幸福之夢，是伴她入葬時唯一之喪禮！……哼，我自己……』

他用勁把右脚向地上一蹬，一滴鼻涕跳到了地上。

在他右面——城牆邊——見有兩個影子在移動，談話聲驚動了他，他恨恨的向那兩個影子釘了一眼，喃喃地說：

『討厭……』

其實是他的心虛，人家那裏管得你立在那里做什麼呢！然而神經過敏的他，却十分的顧慮着，恐防人家疑心他，立在那兒做甚？以至于麻煩他；于是他便措了措面，裝出有事故樣子，向城牆那邊走去。當那兩個人在他旁邊走過時，不久，他也立定；等那影子遠到看不清時，他仍進那想像與追憶的世界。

他似看見，就在同樣的時候，一只小船的角裏，蹣跚着個淒涼的少女，心早已碎了的，身體索索地發抖。悵悵的眼光，不住的向遠去的城中呆望。他似看見，一個結婚的夜，輝煌的光，照耀着華美的綾綢。新郎是呆木木的立着，那新娘，却喘息着而是流淚！唉，這被壓迫的掙扎啊！他最後又似看見，陰慘慘的深夜，她輕輕地從床上坐了起來，啊……一把刀……啊，一根帶……！

『我害了她，我害了他！她，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殺她的，就是我自己！……』他的兩拳，用力地在胸部亂捶，哭聲如負傷的猿啼，振蕩着曠野。

『懦弱的我啊！不澈底的我啊！而今怎末辦呢，

我爲什麼要有意的避開她呢，爲什麼不來，爲什麼不看了信，立刻就來呢！』

『做錯了的事，除了後悔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嗎？懦弱而不澈底的我喲！愛就愛了，爲什麼要生長畏懼心呢！什麼都罵我也不要緊，什麼人都棄我也不要緊，只要她，只要她，有了她，便有了全世界！縱使這個世界不容我們，我們難道不好坐着破舊的漁船，到世界以外去嗎！幸福在那邊，快樂在那邊，自己去創造吧！嘿，別說幸福，快樂，連她的生命也給我的懦弱與不澈底犧牲了！……』

『天啊，救我，這事該如何的辦呢！』

『啊只要，只要早來三點鐘，什麼事都解決了，然而我喲，却忍心……；唉，爲什麼酒不變了毒藥，讓我死了，倒也罷了。』

就在這個時候，在他腦際閃過了一種思想，或者那只船，沒有開出去吧？即使開出去或者從那裏走的吧？

這打動了他，他興奮起來，于是他向右邊跑去。以爲船或者正從那裏來，等了一回，一只船也沒有

焦灼而多疑的心，又趕着他向反對方向走，以為那只船已經開到那邊去了，然當他用盡了力，向着渺茫的河水叫聲『慧妹』，則有空漠的音波而沒有回答時，他又趕回到城牆去等候。

不知跑了多少次，到他不能再走時，不能再叫時，他才坐下來，眼淚已流盡的了，他只有喘息。

他已知道這幻想又成了空，他兩眼釘住河水，中裏不住的喘息。

『到現在，我才了解人生！哦……慧妹，你怨我呢！你恨我呢！……我……到……現……現在方才了解所謂人生！我知道了[人]是如何做的！一切的罪惡，都由我過去的懦弱與不澈底去負擔吧！在生之原上我永不會相見的慧妹，請不要怨我，恨我，而可憐我吧！我生來並不是懦弱與不澈底的！我的所以懦弱；與不澈底啊，都有造成我的背境，那你能怨我，恨我而不可憐我嗎！啊，我到現在方才明白，方才了解！然而過去的魔鬼，已犧牲了我們的生命，到現在又有什麼呢！——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悠悠！——到了現在又有什麼呢！』

逸的態度倒安穩了些，立起來，無力地站住，伸長了頸子向遠方凝望了回，流動的淚，在他頰上發光。

『我親愛的父母喲！你兒子永遠的向你們道別了！你們的希望，你們的苦心，我都理會着，然而，不幸的，我有什麼東西來安慰你兩老之心，以達到你們的目的呢！唉，爹爹，媽媽，你們枉養了我，枉爲我而吃盡了苦！唉，爹爹，媽媽，你們白痛我了！無論如何，我不能成爲一個爲社會所稱許的人，來光榮你們後半世的生活！因爲，我要過着我自己的生計喲！我親愛的爹爹媽媽，我也知道你兒子不成爲你們理想中的一個，你們會如何傷心，或氣死！然而你們白痛我了，我決不會像你們理想中那末的一個喲！舊的社會形成了你們的思想，經你們的撫摩，組成了我過去的生命……，唉，唉！一切都冤枉了……』

『我將永遠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什麼事，都從此消滅！慧妹，在不可挽回的運命下，我們祇希望來世再見吧！親愛的爹爹媽媽，我除了向你跪拜三次外！

我也不知還有什麼可表現的舉動了。』

『到現在方才明白一切，然而太遲了，讓我的生命，便在這一剎停止了！』

『過去的我的罪孽同醜惡，都跟着我來吧！從此世界上便沒有了我，便沒有了一切罪惡。』

『撲通』一聲；水裏的浪兒也大起來了，水底的月亮也被打得粉碎。不多時，有個從水底泛上來的黑影在掙扎；但過了一回，却又平靜了，什麼都回復了原狀，胖白得像入浴的小孩般。底月兒在水晶籠中微跳，那互相偎倚的漣漪，還在銀暉裏微笑。





## 深 谷

### (一)

『啊，多麼撫柔而細膩的肉喲！緊緊的，緊緊的，抱住了，熱烘烘的情流，在兩胸間活躍，甜蜜的嘴唇，抖抖地吻着。啊，害羞之色，紅滿了面頰；神祕之愛，傳透了全身！啊，讓我爬過去吧，抱着他，吻着他……！』

『不能，不能！這是多麼難為情的事！我爲什麼這樣的不安呢？靜靜地靜靜地，安心睡覺吧。』

『啊，我要靜也是不能，要睡也是不成！怎的他

的肉是如此的引人呢！引誘得我，這般焦灼，這般忐忑，讓我過去吧，過去抱着他，吻着他……！

『無論如何是不成功的！我還是靜靜地，靜靜地，把心平了去，把這種要求，停止了吧！』

『咳，我真難過死了，怎麼也靜不下來！過去，爬過去……』

『不過，假設他不答應，便怎辦呢！』

『大概不至於拒絕吧？他上次不是答應我的嗎？那末，這次爲什麼又不答應我呢？不會的！』

『或者他要拒絕吧？他爲什麼不先發動呢？』

『他或者也正像我一樣的不安呢？況且他年紀小，他似乎比我們還怕羞呢？好機會爲什麼要錯過呢，我爬過去，抱着他，吻着他……！』

逸簡直不能耐了，恨不得立刻鑽出被窩，爬到他朋友那邊去，抱着他，吻着他……。

好似做賊一般，他漸漸的捱近他，離開他的脚他的腿，只有一些些距離了，然而逸還是捱近去。

『啊，他的腿，他的柔輭而細膩的肉……！』

逸顫顫地摸摸他朋友——超——的腿，心中

不自禁地寒慄起來。

超睡在床的那一頭，呼呼呼地打鼾，好似沒甚感覺的樣子。

夜深了，在隔房超的父親的咳嗽聲，已經沒有，昏黃的殘燈，也已熄滅；只有銀色的月光，從窗格中，暗窺那睡在一床的兩個青年。

更聲起了，接着便是狗吠。這種寂寞而空虛的音響，給逸以無限的焦灼，無限的惆悵。

『……』超的鼾聲更加強烈起來，好似並不知道床上還有第二人在……呢！

『拒絕也吧，不拒絕也吧，讓我爬過去吧？』

『超，……』他又似笑又似真心的喊着牠。

『呀？什麼……』他似被逸突然叫醒的樣子。

『超……，我要……困到……』

『怎麼？』

『你允許嗎？我想困到你那邊來？』逸這末請求。

『呀？什麼……？』超的聲音低了些，好似倦于睡覺的樣子。

『允許嗎？超弟……』

『……』他裝作不聽見，呼了幾口氣，又像急于要睡的樣子。

『不要過去吧，他或者已厭倦了！然而，然而，不成功，我既已發表了我的要求，非達到目的不止！拒絕也吧，不拒絕也吧，我只知憑了我內心的衝動去要求！……』

這思想祇在逸腦際一閃，他毅然地坐了起來。

『弟弟，我到那邊來了！我來了！』

他爬到超的那邊時，別無影響，只除了几几加加的床響，與月光在帳子上作嬉然跳躍。

超知道他來了，雖不十分歡迎，但也不十分拒絕，他的朋友，終于睡在他的身旁了。

過了一回，逸的心又不安起來了，他想：

『這樣我的背向了他的背，彼此默不作聲，算什麼道理呢？我費了許多力，爬了過來，所希望的就是這個嗎？』

『不，決不如此簡單，決不預定背對背，默不作聲，就算了事！』

『……………』

『哈哈，抱着他，吻着他……緊緊的……，緊緊的……』

『不，不敢，我不敢！假若我去抱他時，他叫喊了出來，便怎麼辦呢？假若他喊了出來，而驚動了他的父母，便怎麼辦呢？假若他父母，發現了我的私心便怎麼辦呢？假若人家因此而怒罵我，便怎麼辦呢？』

『那末，我爬過來，所爲何事！好好地睡着了，爬過來，做什麼呢

『呵，溫柔而細膩的肉，甜蜜的唇……』

他幾次想翻過身來，抱着他，吻着他，然而他那裏有這些力呢！鼾聲又起了，逸更是焦灼，好像這鼾聲，是在把他朋友拉去的一般。

『大膽些好了，何必這樣呢！上次看了遊藝會住在我的姑母家時，他不是答應的嗎！他不是讓你抱他，吻他而不拒絕嗎？』

『是的，上次我倆看了遊藝會回來，不是可在一起的嗎？我們不是擁抱的嗎？我們不是接吻的嗎？那他現在也不至于拒絕我吧？況且我這次來完全是

爲着他的緣故，……………』

『是的，他不至於拒絕吧？』

這樣給了他許多勇氣，他很用力的翻了一個身。他的面，對着超的背。

超仍是那個樣子，像是很疲乏，急于要睡眠的樣子。

『他不回轉來，那怎樣呢？強逼着叫他翻身吧？』

『他會喊出來？他會罵我吧？』

這的確是一個難問題了，

『啊，溫柔的……光潤的……甜蜜的……熱烘烘的……』

他便想到了一個法子，用了請求的口氣，等他的同意。

『請你朝着我，好嗎？』

『……』超呼了一口氣，似睡初醒一般的糊塗。

他再說了一遍，聲音是十分的柔溫與和愛，一并且他自己也奇怪，那裏來的這末美麗而婉轉的聲音——就把一只手伸了過去，正在超要翻身的時候，他把他一撲，他倆就面對面的向着。

他一方面雖然握着他朋友的手，但一方面心上又有些後悔了。這大概是疲乏的緣故吧，他後悔，不該如此粗暴；這粗暴一方面固然使他朋友十分不快，又一方面，却表現出自己輕薄的醜態來。

不過，這後悔的思想，只如電光一閃，不能留深重的痕跡；所以在一二分鐘後，他的面又捱到他朋友的面上去了。

他的舌，從他的口中伸出，剛要到超的口邊時，他立刻感得超是在拒絕他了。

他本來是一個好強的人，性情是十分的高傲；雖然一些些小的刺激，也是使他一二日的難過；何況於這次的被拒絕呢！

後悔的思想，更加強的在胸中彷徨，最後，終於主宰了全身。懺悔之眼淚，怎麼也不能禁止地流下來了。

他很快的把頭縮了回來，並且再把身子翻了一翻，恢復他初過來的態狀。

啊！懺悔之淚，怎麼也不自禁地流下來了。

夜依舊是這樣沉寂，月光仍是那樣潔白，可是

他的心喲，羞慚，悲哀到極點了。

不知是怨恨他的拒絕呢，不知是怨恨自己的行爲？他背了他朋友睡下，一動也不動。

這時，他的情感，緊張到極點，他的心緒，煩亂到極點；他恨不得立刻逃去了，倒也清爽。

『咳，我怎麼會幹出這件事來的呢？讓我逃走了吧！讓我這樣輕輕走下床來，開了門，逃走了吧！銀色的月光，擁抱了我；神秘的死的使者，在迷濛中向我招手；好，讓我跳在河裏去死了吧！溫柔的水喲，你填滿了我心靈之缺陷；純潔的水喲，你洗清了我全身的罪惡！啊，世上死了我這個人，有什麼希罕，讓我去死吧！然而假若我死在河裏，我的母親會如何的悲傷她不幸的兒子；旁觀的人，會如何的疑心這投河的青年；超會如何號哭他三年來的朋友呢！』

何

神經過敏的逸，他想像，『卜東』一聲，他投在河裏；他想像，許多人圍着看他的死尸；他的淚怎麼也不能禁的流下來呢！

『這是何等不巧的事！他既不願同我……我爲



什麼要爬到一頭來，他既不願同我……我為什麼要強迫着他呢！你這不要臉的人嘛，看你明天如何去見人！』

『你難道還笨嗎？你認為他一定答應你的嗎？這真是太不聰明了！你不記得臨睡時候，他如何的等你去開，如何的看你開了那一頭後，他才開到這一頭來的，他的不願同你……，也很明白了的，為什麼你要幹出這些醜態來呢！可羞，可恥的舉動。』

『在你固然不好過，在他也一定不好過的！因為在他心中，他似乎已使你失望，使你難過，你想，他對於你的抱歉，將如何的大呢！可是他的心，又不願叫他順從你的要求，他的難過，也恐非你所能猜到的吧！你這人真笨，為什麼幹出這個舉動來，害害自己，再害害他人呢！』

逸受了這良心的譴責，他懺悔了！

『朋友啊！或者我不能稱你朋友了，因為你或者不願你的朋友會如此的吧？』的因為我是一個犯罪者嘛！然而，請饒宥了犯罪者的過失吧！他從此以後，決不敢發生這種舉動，使清白的你，受到意外的

侮辱；使快樂的你，受到意外的不安！請你饒有了這個犯罪者吧：或者把他的名字，從你的腦中消去，因為他從此以後，決不會發生這些醜態的了！』

『究竟我為什麼要這樣呢，不也失了自己的體面嗎？如果明天太陽出來時我們將如何的相見呢！』

『咳，想來想去，我根本也無到這裏來的價值，在我固然，只有失望；在他怕也有不安與抱歉吧！』

『嘿，什麼是戀愛，什麼是同性愛；異性愛；失望與抱歉，便是結果了吧！』

『我為什麼對他要如此的熱烈呢！如此的戀愛呢！你想想吧，這一筆費，從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從親戚的白眼中，典當的櫃檯上弄來的嗎？啊，母親爲着這些款子，慮到連飯也不能吃的時候，而你竟如此的拿到這裏來了！結果呢，失望與抱歉……』

『你到這裏來的時候，不是瞞着校裏的同學的嗎？你不是想從這次回校後，帶着傲矜的神情，向同學去宣布你倆的戀愛嗎？哈哈，戀愛，戀愛，怕只有你的失望，他的抱歉，銀質似的月光，岑靜的深夜而

已！』

刺激後的疲乏，壓迫着他還是一動也不動地默想，淚從眼眶裏溢出，氣從喉頭衝出，他簡直要哭了。然而他不願哭；恐怕超聽見了，難過；或者譏笑，所以他極力忍住。

因為他反抗的緣故，淚兒更其汪溢出來；抑氣更其想衝出來；他終於忍不住了，斷續的抽噎，驚感了世的朋友。

『逸……。』

他朋友輕喊了一聲，並且還把一只手微微地摸着他的臉。

逸不回答他，也假裝着熟睡的樣子，有意把頭向外一動，離開他朋友的手。

並且他還有不願受人家淺薄的安慰的皮氣；而今他料想，超的行爲，並不是真心的，所以他不睬他了。

『僕僕僕僕，彭彭彭彭』更響又隱隱地送來，大概是夜半了，他才昏迷迷地伏在冷冰冰的溼海裏睡着了。

## (二)

他一夜沒有好睡，飄飄渺渺地，如游魂一般虛無。天亮了，全室都充滿着微黃的陽光，鳥在枝頭叫，鷄在埕裏啼，大概心上也不十分安定的起，悄悄的起床了。他好似不願意使逸知道他在起床，所以一切行動，都是悄悄的像賊偷一樣。

其實，逸是老早就醒的，一種自驕心與怨恨心籠罩了他；雖然知道他在起床，有意一句話也不講，

『假裝沒事，便好了，何必躊躇於心而不能去呢？昨夜的一切，已被月光帶了去；今晨的希望，不是在微黃而溫和的陽光活躍嗎！啊，我何必把昨夜的事，牢牢記在心頭，而不肯丟開呢！』

超很不自然地，撥了衣，走下床來，向他偷偷地看一眼。逸只做在熟睡，鼾聲很高，表示他若無其事的樣子。

『朋友，請安心吧！過去的事情，總算已經過去了，一切都是我無禮，都是我犯的罪，請你不要放在心上吧。』

他隔着帳子，對他朋友默禱。

一半是疲憊，一半是羞慚，他祇看看他朋友起來，而自己却一動也不動。

好似超的精神，今日比往日還要頹唐，穿好了衣服，窗也不開只低了頭沉思。

隔壁的咳嗽聲，輕輕地傳過來，大概超的父親，也已醒了。

超沉思了一會，懶懶地從他抽屜中，拿了一枝自來水鋼筆，一本本子，伏在窗前的桌子上，很快的寫。

這一來，又穿動了逸的情感，他又開始他的幻想了。

『他在寫什麼？他是在後悔他昨夜拒絕我的舉動吧！他是在寫信，寫給我的信，向我陪罪吧？向我述說拒絕我的原因吧！』

他的心中又跳動起來，他的情流，又流溢了出來；不過，昨天給于他的刺激太深了，所以，他立刻自己又這末的想，因為他知道至少同超，怕不會有什麼希望的了。

『不要這樣瞎想吧？他今天是在寫信，可是，這信，並不是給你的，是給他的Lovet 的。那信上一定在罵你如何的不好，如何對他……，如何的在半夜裏，爬到他那一頭，如何的……！哼，你這犯罪者喲，他真恨死了你，怨死了你，你倒反希望他給你寫信嗎！你這犯罪者喲！』

『咳，我爲什麼如此的無聊呢，如此的不幸呢？幹出這樣的事來！有什麼話可以說呢，除了自殺，了結這不幸的生命，來謝謝我所侮辱的人外！』

假若他不把眼睛掩住時，他的眼淚，又要流下了。

『蓑笠斜陽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憎！燕子山僧已給了我未來的啓示，讓我索性誠懇地接受了吧！』

『然而，今天出來時，如何的去見人家呢？回去，回去，偏偏船又要到晚上才開，這一天，怎麼過呢？』

『不要管他，錯的已經錯了，來是已經來了，船的到晚上開，也已經定了，有什麼辦法呢？』

他很無聊的翻了幾個身，聽聽隔壁超的父也在起來了，而超還是那樣寫字，別無一點變動，他委實熬不住，便大着膽起床。

他要掩飾他不安與羞慚的神氣，有意打了個呵欠，捺起了帳子，揉揉他的眼，似很倉皇的說：

『啊喲，我起來得太遲了，看太陽已很高的了！』

『那裏，我沒有打擾你吧？天還早得很，你爲什麼急於要起來了！』超臉兒一紅，忙把所寫的藏起，假作安適地回他。

雖然他倆用盡了方法，想把昨夜忘掉；可是，喜歡捉弄人的命運，已經把他倆的心靈，隱隱隔着一層牢不可破的黑紗了。

這時超立了起來，開了窗子及大門，逸也已穿好了衣服，超有事出了大門，逸無聊地伏在窗上。

一個初秋的早上，已出的太陽被東面的房子遮着，青空中只有幾朵浮雲，好似大海中的白帆。

窗前有一塊天井，天井的南角裏，長着一堆蔥蘿，大概離夏不久之故，淡紅的小花，油綠的葉子還映出很美麗的斑斕。

超的父親出來了，超的母親弟弟都出來了。他向他們招呼。當超的弟弟起走近他，他將要給他握手的時候，心上却不由戰慄起來。

起大概十歲光景吧；比起大概少六七歲光景。他的聲音形貌，同他哥哥一樣的清秀與可愛。當逸在昨天走到他家裏時，他一看見起，便大吃了一驚，想道：『這真奇了，難道超變了這末小了！』後來，他在吃午飯時，把這句話講了出來，弄得全家都笑起來。

也許是愛他，也許因了愛他哥哥的緣故，逸總是握了他的手，摸摸他的頭，問他這樣又問他那樣。

雖只極短的相處，逸同起也已很熟悉的了。並且在昨晚睡的時候，他一定要同逸囑在一起，後來經他母親說了幾次之後：『起寶，不要這樣。你要是今晚打擾了逸哥哥，那末，他明天氣走了，看你如何！你看這<sup>1</sup>張床，是如何的小，他們二人囑，已是很狹，更那<sup>1</sup>經得起你，去打擾他把？我看你怎樣，假若逸哥哥氣走了時。』起聽了她的話，着急出來了。『媽媽，逸哥哥，你不要氣走，你今天同我哥哥



翻，明天一定要同我翻的！」說時，望望他的娘，再望望逸，弄到後來，大家都笑起來了。

今晨起看見了逸，便很起緊的叫了他一聲！

『逸哥哥……。媽媽昨天說，我同你翻，怕打擾了你；不知昨夜超哥同你翻了，不知有沒有打擾你！』說吧，張大了眼睛，望望他。

被他這末一說，本來已被晨風所吹散的被拒絕底殘像，又猖獗起來；他心上戰慄得很，不敢同他握手了。

『我的小朋友喲，請你饒了我吧，在昨夜我已對你的哥哥，犯了一個大大的罪，他這時或者十二分毒恨我去打擾他呢！』

他雖然這樣的想，可是，他的虛僞的，自私的思想，終於抑止了他良心的懺悔，只有對着天真而純潔的起苦笑，一句話也不說。

他恐怕人家窺了他的秘密，所以外貌上特別的鎮定，於是他無法，只好丟開了起，坐在窗前的櫺子上，拿着一本左拉小說集翻閱。

他簡直不知道裏面的內容究竟是什麼，雖然

他裝着很起勁的樣子在看下去。『他最初是還看見約翰·古爾東的四日幾個大字，可是到後來只除了一片白茫茫外，不見什麼了。最後更使他奇怪的，就是一片白茫茫中起了變化一張嘴很熱烈的向對面的開合，面對面的一張嘴，却冷冰冰的縮了回去。

正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時候，超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略抬一抬頭看着他，重又看他的書。

『還未用功呢！看的什麼？』他的態度，雖比逸來得自然，但怎麼也不可掩的假作嘯。

『沒有什麼，左拉小說集。』

『看到什麼地方了？』

『剛看呢 第一篇春還沒看完呢！』他一面回來，一面自己想道；

『照這樣總不是好事，我還是換了方向吧。讀書的問題，還沒解決呢，無論如何，今天是一定要弄明白的。雖然我抱的目的，這目的或者太自私了，亦未可知！已完全失敗；可是我何必，這樣的小氣呢，何必如此的交易式呢！我愛他，我情願爲他犧牲，犧牲金錢，犧牲時間，犧牲精神，只要我的確愛他的。』我

有什麼吝嗇呢！失望，失望，本來我對於他的那種又可笑又卑鄙的要求，算什麼希望呢！只要我愛他就是了，何必問他愛我不愛我，肯同我…，不肯同我…呢！美麗的花兒，不因牠不愛人，不肯同人……而人不愛牠；婉轉的歌鳥，不因牠不愛人，不肯同……，而不愛牠！自己也太滑稽了吧！弄到現在這樣！』

小小一點思潮，引起了很大的波浪。他現在好似得救了！一切卑鄙而罪惡的觀念都被這浪洗了去，留下的只是光明坦白，與純潔。

他很誠懇的向他朋友問了聲。

『超，我以爲如此。這個讀書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何必這樣的遲疑的樣子。』

本來在低頭默想的他，現在却搶着說道：

『不過，我覺得光…』

『我想，這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你不以爲我是一個喜歡拿自己所想的去專斷他人的，那我便發表了我的意見。其實，這的確是很容易的，你也無所用躊躇……，』

『…』超似像很感動的樣子，用着感激與敬佩

的眼光望着他。

『這是你承認了的，校裏無論如何別腳總比不進學校好些!』

『我是承認的……,』

『我想既然這樣,你當然可以同我同去了吧!』

『不,決不如此簡單!我父親不要我讀書,他錢又不出,……咳,我的事,要你擔心……,……!』超有些嗚咽了!

『噢!何必如此呢!只要你願意,經費是不成問題的,至少在這個學期,總可以支持,到這學期終了,我們再討論下學期的辦法,你請大胆一些,別說我自己,甚至其他無關係的同學,都不願因這個收膳費,而缺少幾個同學。』

『唉!讀書,我是喜歡的,舊的學校,舊的教師,同學,我我怎忍分離呢!』

超的頭,還是低着。

『雖然,你家裏的經濟很寬裕給你上大學的費也有;然而父親不叫你讀,也是沒法的!不過,你父親的心上,雖不完全爲了校裏多收膳費之故,而阻

止你；但這至少亦是一個原因——就是叫你做學徒，那末來上學的費，不是可以儲積起來吧？……』

『啊，我的父親……』

『不過，無論以你的興趣上，前途上計算，你無論如何是不能做商店裏的學徒……這在昨天，我是已同你講過的了。』

『我的費用……』頗向着別處說。

『不要緊的，我在校裏替你籌劃了許多，自己再添了些，大概已是很彀的了。』

逸一面勸，一面也自悲起來了。因為他的錢是從親戚的白眼裏，典當的櫃檯上取來的，可憐的母親，不知如何的爲着兒子上學而借的債，憂慮到連飯也不能吃哩！幸而，校裏照應這可憐虫，收費時其通告上少收了半數，其實也不能說學校的恩惠，也只是寫錯了通告吧。他本來想他不要繳的費，馬上寄回去，還去一部份的債，以安老母一部份的心；後來他知道了超的消息，便不顧一切的借給超了。

『我想，費是不成問題的了，你又願意到城來讀書的，那末，最後的手段，便是再去問你父親的消

息了。』

逸說到此地，兩眼抬起來，望着他感激到無言可說的起。

『逸哥哥，超哥哥，來吃早飯吧！』這是起的聲音，他倆都抬起頭來向着那邊走來的起望去。

『好我們走，順便去問問你的父親吧？』

『好的，走吧！』

逸握了起的手，隨着超走進餐室。

### (三)

太陽下山已經好久，一切都已失了反射的光彩，只茫茫的一片灰黑。

一只破舊的航船，緩緩地向西南進行，就在這個時候。

街上的燈光，船中的語聲，經了較久的時光以後，漸漸地在蒼茫的暮色裏消失了。

沒有星，沒有月亮，幽幽地，沉沉地，黑色而無光的河水，擋不起櫓板的挑撥時，發出——工，工工，工——的悲恨聲來。

忙的緣故，砰的一聲，他的頭，很親切地在艙門上碰了一下。

『他媽的！好痛……』當痛字的聲浪，還沒休止時，他又索六索六的爬到原處去睡了。

不巧得很，他小便以前的寶座，已被人家的的兩腳沾據去了；他慌得如無歸的暮鴉，拚命的把那雙笨重到像樹幹一樣腳，向左邊推，大概掙扎了有一二分鐘光景，他一面喘氣，一面睡下。

艙裏面的乘客，大都是農夫；他們的聲解，是非常的粗暴，如果這艙裏只要有一盞小燈時，可看見他們的兩脣，正如死魚一般的開着呢。

夜色幽澹，工工工的河水的低吟，做了他催眠歌；夜氣尖冷，側側側的小船的擺動，做了他的大搖籃，這正是睡覺的時候了，然而他還是倚住了艙，切站在船頭上。

『這樣煩亂的心，這樣污穢的艙，我怎樣能去睡呢！』

『哼，可見得他對我是……的了！他一定有了 Lover，一定瞧不起我！你看他，在我船未開以前，便

忙的緣故，砰的一聲，他的頭，很親切地在艙門上碰了一下。

『他媽的！好痛……』當痛字的聲浪，還沒休止時，他又索六索六的爬到原處去睡了。

不巧得很，他小便以前的寶座，已被人家的兩腳佔據去了；他慌得如無歸的暮鴉，拚命的把那雙笨重到像樹幹一樣腳，向左邊推，大概掙扎了有一二分鐘光景，他一面喘氣，一面睡下。

艙裏面的乘客，大都是農夫；他們的聲聲，是非常的粗暴，如果這艙裏只要有一盞小燈時，可看見他們的兩脣，正如死魚一般的開着呢。

夜色幽寂，工工工的河水的低吟，做了他催眠歌；夜氣尖冷，側側側的小船的擺動，做了他的大搖籃，這正是睡覺的時候了，然而他還是倚住了艙，初站在船頭上。

『這樣煩亂的心，這樣污穢的艙，我怎樣能去睡呢！』

『哼，可見得他對我是……的了！他一定有了 Lover，一定瞧不起我！你看他，在我船未開以前，便



先回去了』

這些思想，連連牽牽的網了他的心靈，他不能禁止自己去想牠。差不多，他自己失却自主的力量。

『雖然，我有時也主張愛是在我的，不在他的就是只要我愛他，無論他對如何，便已達到了目的，正如愛花鳥的愛一般。然而，然而這或者是冠冕話吧。至少我以為，愛非兩方，熱烈與專注的態度相等，不能成功！的確，我不是偉人，我更不是什麼神仙；我只是一個平常的人，平常的青年，我所要求的，我所愛的人，也要同樣的愛我！爲了愛，什麼都可犧牲，生命，時間，精神……，但我是平常人，只有平常的思想，所以我所冀求的，也是抱同樣態度愛人！我所要追求的愛是如此，在我固然除了愛人以外，不願愛他人；而我對於我愛人的要求，便是除了我外，他也不愛何人！這便是我現在所熱烈地追求，熱烈地渴望呢！愛是愛，所以也無庸分別異性與同性；如果有了愛，便會增加我生命力之活躍；如果不幸……失望時……』

他搖了搖頭，本來沈鬱的臉，而今成了暗哭的

樣子。

『我對他，他對我究竟是什麼樣子呢？』他怨恨地頓了頓腳，這樣自問。

『什麼，先生……！』後稍的船夫，奇怪地問。

『呵，沒有什麼？』他苦笑了一笑，因為他剛才的舉動，的確是弄錯了。

『先生，防受寒呢，快進去吧？』船夫一面搖櫓，一面懶懶地忠告他。

被他這末一說，他又顧及到他的身體了。的確，他有些怕冷，並且四野暗黑黑的，使他害怕。因為母祖的故事，給了他太深刻的印象，他似覺得兩岸的樹木，野田間，有野鬼在彷徨呢。

『我爲着那個，而這樣的呢！』

『這樣下去，是會犯病的吧！』他不得不進艙了。

難嗅的氣味，觸耳的鼾聲擠得緊緊的地位，當他進艙的時候，都給他以一種極大的反感，然而他一想到在外面者要生病時，他不得不走進來了。

他總算得了一個位置，在他進艙後五六分鐘之後。實在他的身體太疲憊了，雖然在他鼻上是一

雙惡臭的腳，雖然在他背上的是極硬極硬的板，他終於敷衍下去了。

『討厭的，還是睏不着。』

『當我來的時候，怎麼也想不測，是這樣的一天。前天來的時候，也是坐這只船的吧？啊，在那時，我是如何的起勁，如何的高興，即使這只船我沒有坐過的，即使他的家，我沒有到過，然而，一種內在的衝動，把我很容易的幹了！的確，在我初得到他不來上學的消息後，我真是不安到吃飯也吃不下，睏覺固然是談不到的了！然而，他為什麼不老早告訴我呢，大概是以爲我同他沒有深切的關係而不值得告訴我吧！』

腳臭也嗅不到了，硬板也不感到了，他所覺着的，只是初得起輟學消息後的印象。

『其實，或者他不告訴我尙有其他原因，我何必如此的怪他！總之，我在那時的確覺得，他如不和我在一塊，我便會失了倚憑，失了光明。叫他來，非叫他來不可，所以把自己的費，借給他；并且親自到他家來，一定要他到城裏來讀書。』

『的確，我是愛他，這是無庸諱言的了！因為愛他，所以這樣，所以對於他有那種要求，想同他……，再同他……，然而結果……！』

因時間及身體的關係，他的情波已平靜了些；所以他能這樣分析，只心上有些難過，而眼淚却不流下來。

『阿三，阿三，出來，出來搖……。』一個船夫，帶了疲倦的口音叫喊他的同伴，因為他們所預定的工作，已該輪到阿三了。

『阿三……。』這三字特別長，像唱山歌一樣。

死寂的大地間，只有這幾聲叫喊；這聲音，好比烟雲，不久便逝去了。

從棚上跳下一個人來，有一個人從船上跳上棚去，他倆工作的交替，便算結完。

工工工，側側側，都加強了起來，大戰阿三的儲力，強大的緣故。

艙內也不時有變動，不過這變動很少；只除了一隻臭脚，或者在逸的口旁，或者在鼻下的移動外，其他的夢話聲，還是依舊。

夜更深了些，不過，因人多的緣故，那艙內並不覺夜氣之幽冷。

『他對我從前是很好的，怎的，而今，他又這樣子呢？實在，他這種曖昧的態度，反使我難受！』

『中間，只有一個月的暑假，便弄得如此……記得在暑假前，那一天同去看遊藝會……！啊，我一想到，我真連身體，快樂到抖顫起來呢！本來，我對於他的一切，都從那天建築起來……』

他略翻一翻身，似覺有一絲光明，在他眼前浮蕩。

『啊，我想到那一天，看遊藝會的那一天；不是那一晚吧。那一晚我問他……，是一只女子中學開遊藝會，我同他去的時候，已是晚上七點鐘的樣子了。因為校裏的晚飯要在六鐘才吃哩！啊，我預先如能料到，我們將有如此愉快的光陰時，我便夜飯也不願吃了。老實說，在那時，我對他，並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一個很好的同學吧了。的確，像他那種同學，在那時，我是非常之多。如若上帝不給幸福我們，我便會找了別位同學同到女中了。月光很亮

燦爛的繁星，也在空中密語，我倆並肩的走出校門。這時候，我心中倒沒有什麼變化，並且除了絲絲的對她們游藝會的好奇外，簡單是找不出一點其他的希望。五月中旬了，雖在清涼的夜裏，而蒸鬱的熱氣，總是蒸得人心頭微悶；所以當我們走過時，那街上乘涼的人，無聊地望着我們。街上的路燈，黑沉沉地，在這皎潔的夜色裏，帶着悵鬱的面容，濃濃在微眊。我們走的時候，很起勁的談着閑話，不知怎麼一來，我的手，觸着他那溫暖而柔膩的頸項上時，一種醉人的肉感，迷惑了我的心靈。我的話也停止了，帶着微紅的臉，靜聽，自己加速的心跳；他似也感到一種特殊的感覺，語也停止了，脚步自然而然地緩下去。——這倒……！我心中充滿着驕傲，陶醉的快感。我開始偷偷地襯着月色，胖嫩的兩頰，溫柔而他滿的嘴脣，再看到他那細白膩的頸，再看到他那泛溢在夏布衫外的胸部之氣息，最後，我看到他全身的肌肉，好似一絲不顧地站在我面前，而向我微笑……。我不敢再想下去，急急把我的目光：移視地上，在那時我似看見他在低頭，大概因我的注神而使

他害羞。』

久蹠的脚，使他有些麻痛，他用力把脚伸了一下，便又追求他以前於印象。

『心裏跳得很，雖然那時我們還在敷衍，但現在我却已記不起來，那時究竟講些什麼東西了。因為街上人擁的緣故，我的肩膀，便捱緊了他的；啊，一種說不出的肉麻的熱氣，從肩膀間，傳達世各人的身上。啊，我幾次想同他握手，可是素來慣怯的我，終於打不破『他不肯，便怎麼辦呢！人家看見了，便怎麼辦呢！』的念頭，所以我倆未嘗我有意識的接觸，在到女中以前。輝煌的燈光，歡樂的人聲。天爲使我們奏樂，黃鶯爲我們歌唱；我們到了會場了，啊，我們多麼幸福呢，這環境是如何使我們成許多美滿的夢想呢！人多極，除了東角上，可以給我們坐外，此外都被人佔據去了。然而，這便宜了我們，本來我們所不敢握的手，只輕輕地握着；到後來，捏得幾乎緊緊的，緊緊的，啊，那時，我恨不得把他的手吃了下去，如果我的手可以吃東西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游藝會中，游些什麼東西；不過這幸福的異

境，是我沒世也不能忘掉的！時間像飛鳥般的過去，我們到了這裏已有三四個鐘頭了，啊，時間真是欺人，為什麼在今天偏偏走得如此的快呢！緊緊，我倆更緊了，我倆的臉上，都泛着羞紅；我倆的心頭，都猛烈地狂跳！啊，如果這時，坐我旁邊的人，不時來監視我，我一定要向他……了？其實，坐在旁邊的人，何嘗來監視我呢，然而我總是不敢同他……的，或者由於怕他惱我吧！我低低地問他，『好看嗎？』他回答我，『我快樂得很！』，他說的時候啊，他的眼睛，如何的帶睡式的閉了起來，兩唇如何的咬住了，面上含着說不出的羞笑，啊，說不出的可愛！我恨不得同他……一下，可是我總不敢，至多也只好把他的手指，輕輕地吻了一下，就是了。我想他這時亦很迷惘，因為他所回答的，並不是我所問的呢！』

『來船……！板稍……。』船夫粗暴地喊了出來。

他的回憶，暫時停止；不多一會，便聽到一種極大的橈聲，但過了一回，便又靜了。

『想吧！反正我睡不着；還是回憶過去的歡情，



至少會給我以含淚的微笑!」

他又略略動一動身，把伸在他面前的一雙腳推遠了些，安心地躺着，再追尋那二月以前，在女中時所留下來的影痕。

『將近十二點鐘了，我們先出女中裏校門時，我倆不期然的喊了出來。

怕校門已關了吧？

正在躊躇之際，我却被我的親戚喊住了。

「逸！你也來的嗎？在會場裏我說有你……！」我的表兄這樣問了，來握我的手。

「別的不講，我今夜不能回校，怎樣辦？你那邊有空嗎？」「有的，如果你來，真是歡迎之至。啊，前天，我的娘還念着你呢！」

這樣便宿在姑母家了。啊，我的天嘍，我們更快樂的時候，接着來了！姑母家只有一張床，我便同他睡在一張床上了！看姑母面上的表情，似乎不安以爲這未熱的天氣，不能使我們在兩張床上；而誰知我的心上，正因這個關係，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呢！說也奇怪，當我吹熄的火，立在床前，對着他的時

候，我的心，跳到幾乎突喉而出了，因為我今夜要過我有生以來從未經過的生活呢！我低低問他，「我們可以暍在一頭嗎？」他含糊的答應了，以後，我倆暍在一頭，以後我先要求他，他答應了，以後便………便……」

『那個，不要動，癱我的腳嗎！』暍在逸對面那一個人，狂喊了出來，並且把兩腳亂動！這舉動驚擾了正在幻想的逸，他的意識從回憶中轉到現實時，他發現他自己正抱着那只笨重得如樹木一般的腳呢！

他恨恨的舒了一口氣，急把兩手放了下來，身子用力地一轉，他朝天暍着。

『咳，醜愧！過去的去想他做什麼呢！他現在不是對我變了態度嗎？過去的歡樂，只對映着現在的痛苦吧！咳，相隔只一個暑期，便弄到如此嗎？咳，人的生命，是怎麼也不可捉摸的喲！在暑期以前的我倆，在暑期以後的我倆………怪極只一個暑期的時間，便變到了這個地步！』

『他有Lover了！我為什麼還要如此的掛念着

他呢！其實，你只要問一問，自己在戀愛着A的時候，你願意B來參加嗎。你現在所處的地位便是B，B！

『那一個是A呢？他的A呢？不知道，不知他現在有沒有A？大概一定有了A吧？否則他一定不會如此……！』

『戀愛，甜蜜的戀愛！或者他自己亦在難過，因為他覺得他朋友逸的苦痛，是他自己給他的！』

『愛情，究竟是甜蜜呢，還是苦痛呢……！』

『戀愛，同性愛，A B，……好困，倦疲，明天……到城裏去……膳費……疲乏……好……』

一切印象，漸漸從他腦中隱去，甚至水聲，船動，鼾聲，已醒的乘船人的微微的談話，都漸漸地離開了他；他現在只有說不出的疲乏伴着，走進快樂的睡鄉。

#### （四）

錯雜的人聲，把熟睡在船艙中的逸，驚醒了；他揉了一揉眼睛，迷迷糊糊的在船板上立了一回，整

一整衣服，付清了船錢，在擁擠的人物中間，跳到岸上。

黃包車來招呼他，他便坐了上去；趕到棧裏的時候，大概是九點鐘光景。他掏出二角小洋來，給車夫；不料這車夫是沒心是的，他還是在說『先生，再加些，……！』他旋過頭來，恨恨的看了他一眼『討厭的東西！』

他走進門房，第一個便碰到海，海亦是他的同學，超輟學的消息，也是海講給逸聽的呢。

『回來了嗎？超能不能來？』

逸是一肚的不高興，然而因為海在問他，他又不好不回答。

『超嗎？他是來的！不過他的父親……』

『呵！他父親不要他來麼？』

『是的！最初他父親，是無論如何也不答應，因為他父親是個商人，對於讀書，是不大信仰的；前三年，超所以能夠來的緣故，一則因為，反正這裏讀書不要收費；二則超也年紀小，不便去學商，所以叫他來讀三年。本來像超的家景，他進大學也能夠，何況

這中等學校呢。此次超的輟學，他老人家處惜銀元，也是一種原因，而超的年紀適當于學商，却是主因呢！所以我這次去，騙他老人家說，此地仍是去年一樣，不收膳費；然而他老人家却冷冷的說『省些錢，固然好，不過讀書也是沒甚……』下面沒有說出來，大概是「用處」二字吧！後來，在昨天上午，啊，從吃早飯時一直講到將近燒午飯的時候，他才答應了，叫超再出來讀書。」

『哈，好一場舌戰羣儒！』俏皮的海，自己也笑了。『他爲什麼不同你一起來呢？』

被他這末一問，逸又想到昨天晚飯後；超如何的留他多住一天，他如何的因前夜之餘痛，而謝絕他；于是超如何的送到他船頭便回去的情形，他很不起勁的回答道：

『他的行李，還沒整理呢！』

的確，他自己也嘗傷感過，爲什麼不同他一同走呢，他在家裏的時候，尙且自己要從城裏乘了航船趕去，趕去了，爲什麼倒不同他一同到校呢！他不能問自己，也不能怪別人，爲什麼不能一起走。真

的，他除了怨恨上帝的有意玩弄人們外，他以為辯論那個，都用不到負責。

『爲什麼我所愛的人，不能同樣的愛我呢！爲什麼我要同他……，而他不肯呢！』

本來他一聽到人家在提到超的名字，他必定帶了一種驕傲的笑容去探究；可是，現在却變了，即使人家問到他，關於超的消息，他也不願意多談，因爲這種談話，除了增加他自己之傷感與厭惡外，再不會得到一些傲矜的快感了。

雖然這樣，他對於超的熱烈，已減低了些，可是也不能說，完全失望；他心中時常這樣想想：……我的氣量爲什麼如此小呢！，爲什麼不能容受一些刺激呢！富人負我，毋我負人。我既然愛他，既允許他，負一些可能的責任；爲什麼在責任還沒盡的時候，便這樣自私自利的懦怯呢！對於普通朋友，尚不應當如此，何況對於自己所認爲最親愛的人呢！

這樣把他將冷的心，再鼓動起來；所以一看見超已經到校，便立刻替他去繳費，並且替他料理一切。

爲的要打破他倆之隔膜起見，他大着胆，在晚飯後邀超到操場上去散步。場上人多的很，一雙一雙地，一團一團地，都在閑談，看看人家是多麼活潑與自然；而他不知怎的，覺得超在他身旁，簡直是一種壓迫，使他懦怯的靈魂，不得放鬆與解脫。這大概是命運注定了的，他倆只除了淺薄的幾句應酬話，什麼也講不出來。啊，討厭，他認爲是值得講的，偏偏又不敢，並且不願講；至于不甚重要的話，却把他心中所焦灼着的時間磨過了。

實在，這樣太無聊，太冷落，結果他們以後很少出來散步了。

『他大概有更親熱的人，在同他散步，那末，我亦不必去擾亂他了！』逸常常這樣想，從此不再同他散步了！不消說，裏面是含有微些的報復心。

弄到後來，逸怕看見他，好似犯罪者怕見莊麗的神像一般。因爲這個緣故，逸連自修室也不大到的了，因爲他是怕看見超以及同室同學底緣故。他一方面，雖然這樣做，但一方面却這樣想：

『我親愛的朋友喲！爲什麼我們之間造成了這

種不幸的關係呢！』如果他在夜半夢醒後想到，滴滴的淚，會從眼中洒到被上呢。

超，是十七歲一個很天真的青年，啊，不如說孩子，似覺妥當些吧。他總是微笑着對人，因此，有許多同學，便同他和調，甚至有人當他女孩子一般的戲弄他。這些事情，更加傷了逸的心。雖然逸自己有時也會自慰『人家同他和調，戲弄他，與我有何關係呢！況且他自己或者正歡迎人家淺薄的親暱呢！』然每當他想到這些情形，他的心的確是感到刻骨的痛苦。

逸，雖然不再同超密談與私話，但對於超所接觸的人，却十二分的關心。他注意了好久，最後來，才發見，超同昭親熱出來了。

逸是富於情感的，同時他理智作用也很強烈；時他因感到超，昭親熱而難過時，便這樣的分析自己：

『或者他們並沒有達到愛的程度吧？即使有，我有什麼權利去干涉人家呢！自家的戀愛，不願外人干涉，為什麼外人的戀愛，而我要去干涉呢！其實，



我想超，無論如何，總不會變到這末快，關於我同他的關係！』

尙幸有理智來控制他，所以雖疑心超同昭，或許有關係，而也不嘗受到劇烈的痛苦。他屢次想找一個適當的時候，同超作一度的談話，可是不幸得很，不是找不到他，便是他自己改變思想，所以他倆的隔膜，越弄越厚了。……『愛不是強迫的！愛我的來吧！不愛我的，去追求愛人吧！』

一天晚上，他得了一個消息，一個存疑在他心中而自己不忍斷定的消息。于是他便當夜托病，同舍務先生說了一聲，脫離了自修室寢室，而搬到養病室去了。

在一天晚上散步時，有位同他很相好的同學對他講出這個消息，逸爲人機警，自己的秘密，從不向人說一句，所以他的同學，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像述新聞一般的告訴了他，而誰料他也是……

他的同學這樣說：『啊，我想來真有趣，我今天發現了一個東西，啊，人的發現嘛！』逸聽得不明白，愈求他同學給他講下去，于是他的同學講下去了。

他同學講道，他今天無意間，從昭的書包中看見了一大堆舊信；這書包，是他從沒看見過，大概這次是昭的失于檢點吧。他因為好奇的緣故，便抽出一封細看，原來是超寫給他的第二十五號情書呢。他同學講到這裏，也不顧聽者的面皮已有些變色，只管嗤嗤的笑表示他是開劈新天地的驕矜。

笑了一回，接着又講道，信中是寫得十分肉麻。如果把名字除了，誰也會相信，這是一束給異性的情書呢！啊，他們是戀愛，的確是戀愛呢！從他們的信上看來，大概他們是在放假前幾天，開始他們戀愛的。並且在未一封信上，看見超十分悲慘地，告訴他怕不能到校的苦境……他同學講了這些，還接着說道『那封信，做得好極，我看到好的地方，我幾疑心這是別後新婚夫婦的信呢！』

逸在這時所受之刺激，是可想而知了；不知趣的同學還講着，他們的信上，如何的講對方為我親愛的寶貝，如何的寫着「我把你寄來的信，我讀了廿遍，我讀熟了！」，如何的寫着「親愛的，別了以後非特我的心，難過到使我作痛，就是我的嘴唇我的

兩手，也漸漸的同我作難了！牠們要求我，我們要同那親愛的接吻呢！擁抱呢。」如何寫着「我也跟着你宣誓，除了我的昭外，不再愛任何人！」；如何的寫「……………」！

逸不能再聽下去了，別了他同學，偷偷地揩乾了眼淚後，便把行李書籍都搬進養病室去了。

他早已料到有這末的一天，然而他絕不會想到就在這一天，便實現了！

『雖然我愛你，雖然我恨他，然而一提到你們的相愛，我只有敬慕，只有恭祝；絕無一點破壞你們的念頭，爲什麼你要瞞着我，叫我像盲者一般的瞎摸，費了很大的力，所得的只有空空！你好忍心喲！讓我瞎摸了這末多的路程。

『哦，以前一切的隱瞞，現在都明白了！我現在讓了你們吧……』

他住在養病室裏後，假病變成真病起來了。大概因爲受刺激太深，又係昨夜感冒的緣故。

一則是身體不好，二則他一看見超，昭二人，或者會更難過起來，所以有一二天他沒去上課，只悶

坐在調養室裏。

『超，你太忍心了吧！讓我瞎摸了多少路程！啊這路纔是如何的難走呢！在這路上，我流了我的血淚，竭了我的生命之力！我以為在不遠的前途，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在等候等我啊，誰知這希望漸漸逝去，悲慘的淒苦的深谷，便把我吞了進去！啊！你也太忍心了吧！我的一切命運，都握在你手中，你為什麼不老早告訴了我，使我趕快從這悲慘而淒苦的深谷中，跳了出來，過那平安的生活呢！你也太忍心了吧！把我這個盲者，丟在路中躊躇，向着空無所有的深谷進行……！』

『或者你一方戀愛着昭，一方還哀憐着逸，以為不忍使逸傷心，所以不把你的戀史告訴他，……而你那裏知道未定刑時的囚徒，比判死刑後的囚徒，心中戰慄得痛苦得要幾十倍哩……！』

『咳，一切事都如流水般過去……現在所有的什麼呢……！咳，怕只有一個奄奄欲死的病軀吧！』

不知怎樣，他又自傷起來，淚兒如線地續下，他咽鳴了。

『咳，他們幸福了我所有的怕只有奄奄欲死的病軀吧！』

『一切都似流去般逝去吧……！』

他憤憤地從皮箱中搜出幾封信來，草草地讀了一下，嘆道：

『什麼都明白了！你假後的信，除了頭上二封稍能給以我一些麻醉外，其餘的幾封，那一封不給我以微微的失望呢！我真呆，我真癡，在那時非特不疑你另有Lover，反更把纖纖的情絲密密地纏住了你；反在到校後，特地到你家來，……啊，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咳；我現在沒有話說，我現在把這幾封，在你我都覺得無聊的信，請火替我毀滅了吧！』

『啊，讓以往的我，跟着窗外微風下的浮烟，一同幻化吧！』

### (五)

從此他極力把超的印象，想在他意識界中褪去；大概怕受刺激的關係，他沒是住在養病室：

幽居在養病室的他，現在幾同人家斷絕了關係。寢室裏，固然不去的了，就是自修室內，也不大願意進去的；即使有要事，辦完了，也就立刻出來，幾似生客一樣。其實，他的感覺或者比生客還要難過呢，因為他覺得超，昭在驕傲他，人家在鄙夷他。『你這失戀的孤獨者！』

他現在所有的生活，只有淒清，因為他既不高興同人家接近，人家自然也不來望他的了。反正只有這一間房子，是他的天地；所以他的變態的精神可以無隱地發現。他有時譏笑自己，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末輕，至多也不過爲了一個不真心的他，而弄到如此；但有時却會痛哭起來，他的青春，已被秋風吹去；他的愛人已被人家奪去了！

『他已經不理我了，不把我放在心上了，我何必把他記在心上呢！可笑而癡呆的我啊！快快設法跳出這深谷，鼓着剩餘的生命力，向着正當的大路進行吧！』

這思想在他心中，似乎已很成熟的了，他簡直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努力于自己的學問了。他已目

空一切，有時碰到起或昭時，望也不向他望一望因為他對於他們除了鄙夷與不屑外，還有什麼情感？

「這樣下去，怕不是好結果吧！索性絕交了，倒也痛快；而今這樣不死不生，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呢？我只當他沒有這會事，就可以了……」

他未始不希望起能夠愛他，然而事情已是不可能的了。

因為起的父親有病，起在放寒假以前一個星期，要先回去了；這個消息要在開學時給起知道了，一定會過到十二分；可是在而今臨別時，也覺不什麼大情感來了「別了，別就別了！我們已弄到這末田地，再有什麼話說呢！」

起明天上午要動身了，惠順更走近自修室去看他

「你明天走了嗎？是不是，因為你父親有病？」

「是的，你……」起低了頭，似帶不悅的樣子說

「書籍歸好了嗎？」

「好了……」

『到明天我來送你吧!』

說罷，走了，超帶着悵悵的眼光望着他。

『超啊!請恕我吧!本來我倆之間，應該有一番熱烈而安慰的別話，用不到這一二句空泛的來敷衍;然而，有什麼法子呢，我現在除了這幾句做作的無聊的敷衍話外，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想你也有比我更好的人向你說，那末，讓我這蹩腳貨，老早滾蛋吧!』

他一面走，一面想;帶着悲涼的微笑，走進養病室。

他不願這些念頭來擾亂他!所以他急急把一本書拿來讀了。

這是將近陰歷十二月的晚上，他一個人坐在電燈下讀書;他將近讀到一半的時候，他的門外，有人走來了。

在他們搬到這裏的時候，他每聽到一種腳聲都會使他心靈悸動起來『他來嗎，他來開我談話嗎?』但等到那腳聲，只進別的室，而不到他的屋裏來時，他便漲紅了臉，自己譏笑道，『是他嗎?自己也



太滑稽了吧！這時他正同昭在……』

→從此以後，他詛咒那使他悸的脚聲了；從此以後，他簡直對於望這些脚聲失望了！脚聲漸漸地走近他門口，漸漸地立定了，最後輕輕地敲門了，這時，逸不得不承認這個客人是自己的了，他便立起來，把門開出，超便不聲不響地進來了。

他看超來時，心上不知怎的八八地亂跳，但過後也就平了。

超坐在床上低下了頭；逸坐在櫬上，呆看着電燈不響。

『他來做什麼呢！是不是因為明天要別離了，而來……呢？不見得吧，像我這一個人，那裏放在他心上呢！』逸這末想時，微跳的心復又古井般的封鎖着了。

超有二個多月，沒有同逸談話了；所以這時他面上的表情，帶着三分驚疑的色彩。

不知怎的，在平日，逸有時怨恨超為什麼不來望他；而今來了，偏又無可奈何。

『逸……！』超顫抖地喊了出來。

他感到一些觸電的麻醉，聽他喊了以後；他輕輕地回答了一聲『哦』，身體還是不動。

『你怨我嗎？你知道了我同昭的……。』超低低地說，面兒紅了起來。

『啊……！不不。』逸突然的回答，像是受了感動的樣子。他的心又跳起來，全身的血液，流動得非常之快，他久抑的熱情，又跟他朋友的聲音，與呼吸蓬勃了起來。

『我對不起你，我辜負了你；我屢次想向你說，可是總被你冷漠的面孔嚇退了……。』超的聲音有些咽鳴，逸禁不住回過頭來，輕輕地握了他的手。

他倆都閉了眼，靜味那暖熱的愛流，從各人的手上，流到各人的心中。

電燈突然熄滅，因為這已到了睡覺的時候。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還是請他回到寢室裏去吧？我現在的自主力又要失掉，如果再犯了一次罪過，我將怎樣呢！我已是無望的人了，對他還是……些才好；因為過去的深谷，已給我不少的苦痛；如今更那裏擋得起再跌入更深的的谷裏去呢！他已不

是我的了，我無論是不能同他再發生……；然而，現在危險！爲安全起見，還是請他回到寢室裏去吧！』  
『然而，這或者不妥當吧？他自己有話要同我講，我爲何如此硬心的拒絕他呢！記着吧，這是我們在這假前第一次深切的談話，怕也就是最後一次了！』

這二種思想，在他腦中矛盾地交戰；到最後他終于沒有催他回去。

一點聲息也沒有。只生冷的月光，隱隱地透過了玻窗，瀰漫着全室。就在這幽靜而模糊的夜裏，愛之神，拚命地，點了鮮紅的火，在他倆的胸中燃燒。他倆不能耐了，手更握得緊些。

『超……怎麼你今天會來望我的！』他立了出來，在超的身旁坐下。

『我知道你在怨我呢！』超的臉，倚在逸的肩膀上。逸動也不敢動，好似他的臉，如大石一般的壓住他不得顫動。

『超，我並不怨你；或者你在怨我吧，因爲我這半年來沒有和你好好的……』

雖然身上穿了許多衣服，但比甚麼還要銳尖

還要暖熱的超的鼻息，終於透過了衣服，直射到逸的身上。逸感到一種不可喻的引誘與麻醉，他終於忍心再犯了一次罪過了！

『超……，我可以……』

『逸……你……』

他倆開始立起來擁抱，然後倒在床上，深深地接了一個吻。

『時候不早了，你還是要到寢室裏去，還是就這個地方，睡一下？』逸的嘴，吻着他的耳朵，柔和地問：

『我同你睡，好嗎？』超說了，把面向右一轉，他們的兩脣，偏偏又相接。他們又深吻着。

睡了，他倆睡在一頭，緊緊地抱着。

『逸，我向你懺悔吧！我除了愛你之外，更愛上了昭，啊，我想來真是痛苦！逸，我本想告訴你，我同昭的關係；可是我怕你傷心，所以始終沒有告訴你……！』

超的抖顫而溫柔的語音，正如幽靈一般，從超的唇間流出，漸漸地漸漸地向逸的心中飄入，感動之淚從眼中滾到滿面了。

「一起，不要那樣說，這真是你愛我的心，爲什麼要懺悔呢！其實，你如告訴了你同昭的關係，我亦決不來干涉你們的。因爲我是十分的愛你，你想，誰願意自己的愛人受苦呢！所以，你可以放心，我爲了愛你的緣故，我決不來干涉你們的。」

他倆抱得更緊了一些。

『啊，逸，我一想到你熱烈的同情，與偉大的人格，我把隱秘都告訴了你，求你，宥恕吧！自從暑假前，我同你在你姑母家住了一夜之後，我的心總是飄忽不定；不知怎的，我同昭發生了關係了。當初，我雖也想到，你在熱烈地愛我；我不應負你而愛昭；然而愛是不可捉摸的喲！我有什麼主力能不愛昭，而不致辜負你的愛意呢！爲此，我嘗躊躇過幾次，爲你的緣故，我願意同昭絕交；可是我還沒有把絕交書寫完之先，我早已在和他握手了！我真難過，我沒有二個心，二個身子，獻給你們二人！後來，我爲自救自己起見，我爲使我身體不十分痛苦的緣故，我便決定專心愛昭了！因此，我暑假中，我沒有給你許多熱烈的信；到前次，我竟拒絕了你的要求！啊，逸

請原諒我吧！不過，我老實告訴你，我雖不給你信，不給你抱吻，可是我的心，是如何的不安與抱歉呢！咳，我想，像我這末一個人，也竟使得我所敬愛的逸，因我之故，失望而難過，你想，我心中的狀態，你可以想像得出的了！親愛的逸，我請求你饒宥我吧！』

『超，想來，我真對不起你，我狂亂的舉動，擾亂了你的心。啊，我向你陪罪吧！』

『逸，不要這樣說，我真是對不起你哩！一切罪過，都是我這不幸弄出來的。逸，我問你，你爲什如此常常嘆氣呢？我真不安心，昭看見了，也是很不安心。逸，昭曾對我說『如果逸的嘆氣，是因我而起的，我將……』

『你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現在感謝你們，你們能對我如此的留心；的確，這只有慈母所能給予的慰問，而今竟從你們的心中得到了，我將如何的感謝你們！我告訴你們吧，在最初我是疑心你，後來，羨慕你們，最後，我簡直怨恨你們了！我是沒有破壞你們的心，但心上總是以爲你們太像煞有介事，太驕傲，太使我難堪，因

此，我不願意同你們談話，更不願同你們見面！從此以後，我便不想到你們了！』

『逸，原來戀愛的園地中，沒有第三者的蔭！這種荒謬的見解，至少在我的觀察中，却認為是的確的。自從昭知道了我同你的關係後，似乎也很不快樂的樣子。你不是說的嗎？誰願意親愛的人受苦呢！因此，我便對你有意冷談，表示我對你並沒有深的關係。然而，逸，讓我問你……吧，我竟忍心犧牲了你了！』

『不要這樣說。總之記牢吧，我因愛你之故，決不會同昭起衝突的！』

『是的，我相信你的心！』超很放心地說。

親愛，同情，諒解與愉快，都生了淡紅色的翅兒，在他們面前飛舞，一對相愛者，更緊緊地擁抱，深深地接吻。

## (六)

『人類嚙，相愛吧！』的確，我什麼要怨恨他們呢！如果怨恨他們，在我因得不到好處。在他們得到什麼好處呢！我既愛他，為什麼我要使他難過；我如

不愛他，爲什麼又要干涉他們的事情呢！記着吧，愛決不是硬搶的喇！不看，昨夜超對你的態度嗎？他說『我相信你的心！』你將怎樣的才可以使他不失望呢！並且，我未免太滑稽了，爲什麼要看不起昭，以致睬也不睬他呢！』

逸是懶慣晚朝的，所以超已經起身了，他還在床上反翻着亂想呢。

不消說，他今天看見了昭沒有惡感了，就是自修室也變了他的極樂地。他今天臉上的表情，不如從前那麼冷淡，帶了輕盈的微笑，去送超回去了。

『昭的確是可愛的，多麼活潑，多麼天真！你看他那胖胖兩頰，富有彈力的兩唇……真爽的性子，以及還沒有脫盡的孩子氣，那一處地方，不值得人家愛好呢！我從此以後，我雖不至于同他成爲知己，或者是不可能的事。至少也該成爲一個普通的朋友吧！』

逸呆望着昭，心中暗想。

『昭，請你消滅了你往日心中所留的我的記憶吧！我現在是得了新的生命。我因爲愛超的緣故



而也愛你了。』

超走了，送行的有昭逸及梅三人。超的行李，先叫脚夫挑去，而今他們四人不快不慢地走着。

街上人多得很，四人總不能站在一直線上，或半圓形地走了，只好前前後後地走了。走的時候，超真是費心。如果他同昭在前面走時，總不時偷偷地回過頭來向逸看看；如果他同逸走在前面時，他總不時偷偷地回過頭來向昭看看，如果他同着梅在前面走時，也必定回過頭來，向昭，逸二人看看。

好一個細膩與聰明人兒！』逸看到他這種情狀，幾乎立刻下淚，因為他是羞慚呢！羞慚過去的自己，為什麼要怨恨他們，看不起他們——昭和超。

超上船去了，他們三人等到船開後，他們三人一同回校。

『親愛的超，你願意我再這樣稱呼你嗎？親愛的小寶寶！你走了，怎麼連我的心也帶了去呢！咳，我現在只有呆坐，只有沉思；但無論如何，我的心，總是收不轉來！我現在除了自己的空虛與飄忽外，

并且還不住的替你憂愁。同船的，明明是待你很好，而我却似覺得他們將要欺你。船兒明明是不漏的，而我偏偏覺得這只船將要沉的樣子。你明明是很快樂，而我偏覺得你正在含淚凝思你所親愛的。啊，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從你走了以後。晚飯後，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伴着電燈，真是寂寞與淒涼，好比世界上只有我了！滴滴滴滴的錶聲，帶着時間，不息地向前進，啊我的愁腸，我的愁腸！啊，我難過得無可如何了，只好把你所給我的小影，狂吻了，懷抱了！……』

在白日裏，倒還不覺得，一到晚上，情緒便不同了，于是逸就拔出筆來，寫了以上的兩張信箋，他回過身來，向着滿堆着書的床上——這是他的習慣。書是不肯理理的，要看的書一本一本放在台上；等到台上放不下時，便把台上的書，向床上一放；到睡時，再把書放到床上；到做事時，又把書放到床上；床不消說是也不理的了。——要尋些信箋的時候，他却發現了一本不是自己的日記本。

這意外的發現，奪去他續信的心思，于是他急

急打開來看了。

小小一本本子，上面是超用着鋼筆所寫的日記。這本本子是新買的，所以上面記的也只二篇。大概是昨夜忘在這裏的吧！

第一篇的名字是「游南禪寺」；是離校的前天下午記着上午的事實。逸把翻本子看的時候，心上不知如何地不安與驚喜，連寫信也忘掉了。

『昭，不知怎的，近來對我不十分熱烈了，我真難過。他不愛我了，我雖不敢這樣希望，但或者在他心中，有些感到的吧！然而，我希望這一句，永遠也不會證明才好，因為我們相愛，要到死方才止呢。啊，如有這末一天，我將如何呢？我還是去自殺好些，因為這就是失戀嘛！戀愛只是戀愛，有什麼性別可分；所以雖然昭同我同性，如一旦有什麼變故時，我是也要自殺的！咳，無端我為什麼要寫這些短氣話？我想他也一定十二萬分的愛我哩！啊，想來，又使我開心，我的昭，能這樣的戀愛着我可是，事情總覺得有些奇怪，他今天上午同我游南禪寺的態度，真使我有些不安呢！到那邊去，原是他提議，為

什麼他到了那邊，又不肯上去呢！他好像是有意遠拗我，不肯同我們同走，不是走前，定是走後。咳，如果不是梅在我旁邊，我真要哭出來了。他的面孔板了起來，問他時，他也不答，逗他時，他也不笑；我在他耳旁裏，喊他昭哥哥時，他也不似平日一般的撲住我接吻了！啊，究竟爲了什麼呢！算了，我已把從前逸所給我的信，統統燒掉……

逸讀到此地，呆着舒了口氣，再看下去，「他怎麼會十分詳細地知道我同他的關係呢！咳，想來真對不起人家，我爲了愛昭之故，忍心把逸犧牲了。啊，自從上次我拒絕了他的要求以後，他不知如何的難過哩！其實，我也只爲了昭的緣故；而今昭竟對我如此，我除了流淚外，無話可說。梅同我講話，梅同我上寶塔上去，我雖然答應了，然而，我的心總不住的掛在他身上。其實，他爲什麼如此的小量呢，我早已告訴他，我已是他的，而他還怕誰來搶了我呢！逸嗎？梅嗎？……我在塔上，叫了他幾次，他才慢慢地等上來，然而，我知道他一定心中是不高興的呢。想來，總是傷心。我祇有一個心，祇有一個身。我不能

不使許多愛我的人，因昭而受犧牲了，然而昭還沒知道哩！他倒反因我與逸會有個關係，而惱我；假使這惱我的意識擴大了而不愛我時，啊，我只有自殺了！因為我除了我愛他，他愛我外，我便沒有生命了！」

第一篇讀完了，逸除了羨慕昭有這末一個愛人外，並發生了一個疑問——難過，梅也蹈着我同樣的命運嗎？

他的疑問，不久即明白了，因為日記上的第二篇，正記著一些梅的事情呢。記的時候也在離校前天的下午。題目叫做「不能覆的信。」

『我真是一個不幸的人喲！因我之故，又感到十分深的痛苦了！他愛我，他十二分熱烈的愛我，並且他也說過，他的生命中，除了我外，已沒有其他的原素了！這真是不幸的事！他大概近來看見我對他不能比以前更熱烈些，像他一樣；他有些失望了！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他在刻前寫給我一封信，問我究竟愛還不愛他！這真是難題，愛他呢，對昭又不好，不愛他呢，他會……！這真是難解決的問題，我現

在不能覆他，大概只好到了家，再說了。從梅我又想到了逸！半年來，我們簡直沒談過話，這真傷心。明天回去了，不知能否同他談一次話，好讓我細細地去向他懺悔吧，把過去的一切！…』

『一角，二角，三角，哈哈，四角起來了！』他把日記本向桌上一丟，立起身來，似譏笑似悲痛地說。

『這天冥而不測的深谷喲，你不知埋葬了多少青年男女的靈魂與殘骸！危險喲，照我們這樣下去，怕會有個極大的不幸來吧！好！爲自己計，爲超計，爲昭，爲梅計，讓我預先逃了出來吧！在這黑色深谷中，少了一位盲者的瞎摸，或者可以少生一些糾葛，使他們能夠在個極樂世界中，過安甯的生活吧？是的，讓我從這深谷中逃了出來吧！我已是戰敗的盲將，除了瞎摸外，對於自家，對於人家，有何利益呢！』

他含着欲滴的淚，把未完的信稿扯破了。

『幸虧，沒有寄去，否則，不要弄得超，左也不得右也不得了！戀愛所以能成爲生命力，恐怕只有專注二字。不專注，便不能成爲強烈的戀愛。的確；

誰願意自己的愛人，除了愛自己外，再愛別一個人呢！』

『讓我逃了出來吧，如果再不出來，我怕要掙死在黑沉沉深谷裏了！這已是命運注了的，他有了不少愛他的人。即使他能專心愛我，而我那里願意人家因我而犧牲呢！而何況于他正專注着昭呢！』

『昭啊，我讓了你吧，我把我對於超的愛，交給了你，你可以專注的愛他了！省得有不幸的我夾在中間，把你們快樂的日子擾亂了！』

『超啊，別了，別了，我同你以後在戀愛的道路上，要永遠的別離了！我很不安，因我之故，而使你的愛人昭，對你疑心，而你幾有自殺的舉動，啊，這種不幸，都是我所給與你們的禍！一個人愛一個人，固然困難；就是一個人要愛幾個人，其困苦，或者更甚些吧！別了，請你把愛我的心，收回來，去愛你的昭吧，愛你的梅吧！一切都完了，讓我再說一聲，別了，我們將從變愛的道上分別了!!! 我將永遠不能愛你了，因為無論在你身上的各部，都有昭的幽靈，在睜視呢！』

淚兒流了滿紙，他也不管，只就把以上的思想，寫成了一封長信，同超告別。他想——超是要傷心的，因為他會猜到我的傷心呢！——于是在信後竭力的說——這並不是我棄你，是我爲了我們的安安全全起見，所以才想到了這個方法，總希望你答應才好，答應我們從此不要相愛吧！放棄了戀愛的關係，做個普通的朋友吧！

『如果，超昭之間，有什麼變化，我將何以對他們呢？』于是逸又想到有給一封信昭的必要了，他便這樣寫。

『昭，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便是我同超已沒有關係了。因為愛是依拋物線進行的；老實說，在暑假中，我對他的愛，已達到最高點，而今只有下降了！』

除了以上一段話外，還告訴他，青春是如何的不可錯過；同性愛也是真當的戀愛；還告訴他澈底的愛着自己所愛的；最後，還告訴他，自己（逸）所以肯同他（昭）如此要好，決非普通的情敵，所能辦到，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倆已不是情中敵了。

總之，逸所以要這樣寫的緣故，無非希望能過



平安的生活而已。他恐怕昭心中不安，以爲逸之犧牲，完全爲了自己的緣故；而今這樣一寫，可以使昭安心的了，因爲在這封信上，決看不出逸是一個爲了他倆的幸福而自己犧牲的呢！

他把倆封信，封在一起，寄到超的家裏去，叫超把一封轉寄給昭；否則當面交給昭，有些不好。

他把這封信，叫校役去投郵的時候，心中莫明其妙的暢快起來，這大概是刺激太深的緣故吧。

『從今後，我逃出了那又可愛又可怕的深谷了！』

他牀好床的時候，電燈已經熄了，便脫了衣服睡下。

『老天請給以我一夜的甘眠吧，因爲我已犧牲了我自己的愛，去完成了人家的……！』他自己也有些好笑了，爲着這個又悲哀又滑稽的思想。

奇怪，他睡了有半時之後，突然感到空虛起來，好似病在床上的樣子；心也跳了，身上也癢起來了，他怎麼也不能睡着。

他一閉眼，便看見一個又似黑色，又似紅光的

深谷，谷中有許多悲涼的瞎子在亂摸，旁邊一對愛人在含淚抱吻，他一開眼，便看見，一條荒涼寂寞的路上，只有一個人沐着淡黃色的斜陽餘光，在這路上孤影地躑躅。

『從此世界上，將沒有我所親愛的人了吧…！從此，我所親愛的人，只會愛別人，而不會再愛我了！一對幸福的人兒，我用了我鮮紅的血心，來祝賀你們的快樂吧！』

『走吧！走吧！讓我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深谷吧！』

『我將永遠離開了我所親愛的人兒！』

哭了，他莫名其妙地哭了！

這夜，他怕不能睡的了，因為在陰慘而肅寂的三更聲後，他還在嗚咽呢！

# 前途

## (一)

雖是初春，餘寒還毫不退縮地侵襲過來。太陽在乳白色的浮雲中放射出來的光芒，宛如病人底眼精一樣的無力與倦懶；西面惠山上籠罩着一層沉重的鉛色底死氣，使人會感到被壓迫而不得掙扎的苦悶。冷風從冬青樹中呼呼地衝出，幾乎同利刃一樣的刺人。凍後的泥土，生硬硬地凝固着，差不多同粗製的泥水汀一樣。

偉從床上跑了起來，平日他老是要到吃早飯

時才起來的，今天却有些例外，暖溫的被窩，已不如往日那樣使他迷戀，寒冷的空氣，也不如往日那樣使他苦痛，他很早的起來，在許多同學的鼾聲中，他已跳下了床。

臉上現着悲涼的笑，把幾日來沒有理的床鋪理了一理，向書架上看了一眼，再把箱子開出來查一查，桌子上已整理清楚了，抽屜裏也只剩些廢紙，他就披了圍巾，戴了帽子，拿了昨夜裹包的書籍，輕輕地走出來。

呼呼的鼾聲，從帳子裏透了出來，偉知道江正在做他的好夢。他遲疑了一回，還是去呼醒他好呢，還是不要去呼他的好？最後他伏在帳上，細看了一回，便似輕蔑似惋惜般的哼了一聲，就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宿舍的門。

『朋友，你太忍心了！……』

『從此後，我離開了你！……你神氣活現……』

『啊，一失足成千古恨！……』

『哥德，哥德，我現在也離開了綠蒂和阿爾

伯……!』

沉重的心事，又被滑稽性的引證，什麼 Gothe 不 Gothe，自己倒差不多要笑了。

校役也剛才起來呢，一拖一拖的腳聲，在他後面响着，他很疑心，似乎要有人來查問他的一樣。他悄悄地走到門房，門房裏面的黃三，還正在洗臉呢。

『黃三，我託你。我現在要出去，回來的日期還沒定，至少要在一個星期之後；所有我的信件，請代我收好了，等我回來後，自己來拿。如果有人要來看我，則請他留封信在這兒，或者請他到下星期再來。費心，我託你!』

黃三聽他說完了，便把捧在手中的一盆污水，轉過身，拍的一聲，向門外一潑，便很奇怪問他要到那裏去，殘水從盆裏滴滴地落到黃三的腳上也沒覺察，只很奇怪的問：『你現在到那裏去?』

他覺得黃三這樣的問法，于他是十分恐怖是討厭，因為他要託他收信，所以仍是很和氣的回答他。

『總之，我費你的心，託你的事，代為留意。』

不管門房是答應與否，他急急的走出校門，好

似怕再有人來查問他的樣子。

西外紗廠裏的機械聲，很雜亂而煩躁的傳來，灣了背的黃包車夫，都把車臂抱在自己的兩臂中間，死僵僵地走來，車子在高低不平的街路上經過時，鈴子吉丁丁地叫了起來。

『要車子……』。聲音是異常的沙啞。

他搖了搖頭，大着步子，過了橋，向西走去。

大部份的人，都沒起來，只要看看那黑漆漆的大門，穩穩的鐵圈，就可以知道。然而，做裁縫的人倒起來了，桌子堆着許多未成的衣料，一個人握了一把熊熊的熨斗，在屋簷前吹去火屑。豆腐店也已起來了，屋裏濕漉漉的，夫妻二人一同在磨豆腐。乳白的豆汁從磨牀上滴到缸裏，黃色的豆，一把一把地再添到磨牀。江北苦力的小孩子也起來了，父親的破帽子，覆埋了他的半頭，同抹檯布般髒的衣服，又破得像蓑布一樣。他的手是藏在袖管裏，頭縮下了，滿面都是蘆荻絲，兩眼睜睜地，倚在同他一樣高的破門上，很有勁的看好對門熨斗裏騰紅的火屑與磨牀下乳白的豆汁。

折入大街，只除了油條店，麻光店在做工作以外，其餘的只有掛在兩簷的洋鐵皮皮的招牌在空空地動搖；至多也有小伙計在開大門。

好在他并不注意這些，他正在轉念，關於自縊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從何來的這恐怖的名字，但是這二字在他想了好久之後，倒也並不覺怎樣。有什麼奇怪呢！爲何而又如此的使人驚心奪魄的地方呢！實在，照他現在心理的刺激，如果再強烈一些，非但自縊是可能，並且是件很輕易，值不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在「生」的裏面，既已感到了失望，受到了苦悶，那末求其超脫的方法，當然只有「死」了！的確，他是嘗過這種思想，並且還幻出一大片想像來，他自縊的時候，是如何的狀態，他死了，他們是如何的狀態，他的家庭是如何的……？這些地方，是十分苦了他，他是流過了不少的淚，並且在無人處也哭過多少次，不過後來，他忽然轉念，難道自己的生命，這末一來就算了事不成！他覺悟，他很深切的覺悟到，這打擊對於他的生命，是十分渺小與無聊。自己的生命，決不願就犧牲在這渺小與無聊。

強烈的生活之勢力鼓舞着他，從「死中」救出自己，向着生的前途，勇敢地進行。

他現在對於已往的事情，只有悔怨，一點也沒有留戀，勇敢地向前，趁着人家還沒蘇醒的時候，向着生的路上，去趕自己的前途。

經了多少曲折的巷，將近南門，他到了姊姊的家。

門已開了，婢女英曲了腰，在那裏掃地。他的腳聲，驚動了她，她看了看，連忙說道：『好早啊！<sup>★</sup>偉少爺。』他向她笑了笑，一面進去，一面自言自語道：『我姊姊有沒有起來？』

『是偉弟嗎？那真好極了，我常常望你來呢！』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從房裏走了出來，

『娟姊，是的，我來了，仁哥在家嗎？』

說話的時候，他跟他姊姊一同進了她的房間。

『剛才昨天去的，他到上海去了。』

『仁哥到上海去了？』他也跟着說這句話。

『平常時候，望你來，你總說什麼沒有工夫，不肯來，你今天倒有工夫了嗎？』她先笑了起來。



這一下子，他倒難爲情極了，雖是學校離開此地很近；但他除了有事到南門，順便到此地來看一看之外，他總不大會特到娟姊家來頑一天或半天的。

娟是偉的親姊姊。去年才嫁來的。他的丈夫，是在報館裏做事的，名字叫做仁。

『姊姊，我是失敗回來的戰士，從人間失敗了回來！』然而他只是羞笑着，沒有回答。

『偉弟，你倒有趣，你現在可以多住幾天去。反正現在是放假的。』聰明的娟，怕弟弟不安，趕快轉變了談話的方向。

『你沒有吃早飯吧？』也不等他的回答，她又叫道：『英，你來，你去買一些點心來！』

英接了錢，很快的出去了，

她姊姊，把他的書接了下來，摸摸他身上的衣服，是否太冷，問問他近來飯量，是否減少；家中有沒有信來，並且有沒有信去？校裏幾時開學，在開學之前，是否要回家一次？他對於這些問答，一些不感到倦厭，他只覺得本來冷冰冰的胸膛，有說不出的

暖意，搖搖不定的靈魂，有說不出的甯恬與舒適。

把帽子摘了下來，自己向沙發裏一躺，細細地想想從前自身的遭遇，一陣心酸，兩眶已濕汪汪的了。

『不要悲傷，不要悲傷，從人間失敗回來的戰士喇！這裏有光明，在你面前舞蹈，這裏有愛神，在對你微笑！你從前的一切卑惡，可以在這裏淨化，你未來的一切希望，就在這裏開始！』

在沙發前面的壁上，有面丈大的衣鏡，他看見，鏡裏面有個人，在向他表示苦笑。

一盤饅頭，一盤白糖糕，已經放在桌子上了，白霧似的熱氣，模糊的幾乎遮住了本體。

『偉弟，洗了臉，趕快吃吧，這已是我自己蒸了的，否則沒有這般熱。』

吃過早飯以後，他同姊姊一起整理仁的書房，預備偉在此休息。

『偉弟，我看你太用功吧！你的面上怎樣這末清瘦！娘娘看見了，真要擔心呢！仁哥走了，我本也寂寂的，那末你來了，正好陪陪我，說說笑笑，豈不

好嗎?』

同慈母一樣的關心着他，他對她是如何的感動呢！反正自己的心境也不十分好，看書也是無味，便落得休息休息，從她那言語，舉動中，可以解除他無聊賴的對於母親之渴念。

說起來，他同她的情性，差不多是統一的。他歡喜笑，她也歡喜笑。他固然有孩子氣，然而已嫁的她，也還脫不了這種生性。如此一來，有趣了；一個小頑意兒，總弄得倆人哈哈大笑。這種笑是自然的，完全是由於不可抑制的衝動，因為這在笑聲中，他們能找到已往的童時底歡樂。

很快的過了一天，睡到早上三四點的時候，他突然從夢裏醒了回來；無論如何也睏不着的了，他掀起帳子一看，室內是黑濛濛，即使有淡白的晨曦射來，也不能分辨的了，他開始亂想；關於同江的事情，第一個在他腦際浮動。

他想，江起身後，沒有看見我時，江是不會疑心的，因為或者我已出外了？他又想：在吃中飯時，江不看見我，或者要問問同學『偉到那里去了？』然而

也不要緊的，同家一定會這樣回答他：『不知道，不過，我想，他一定在外邊吃了！』他又想：江在吃飯時不見我，或在晚上不見我回去睡，江將發生如何一種感覺呢！

『他會想到我的走，完全爲的是他嗎？他會自覺，他近來的神氣太使我難堪嗎？哈哈，我如何滑稽的寫一封信給他，他會怎樣？……』

他翻了一個身，聽寂寞的鐘，的答的答地連响。

『自家也太……了！他明明是正同岩相愛着，在從前，自願同岩斷絕關係，完全是爲着成全他倆的愛的緣故；爲什麼，不到幾天，碰見了江，便又要愛他呢！甚至有那種要求！』

『愛字用得不大得當吧？實在我懷了這種要求，而想滿足，才愛他的呢！啊，笑話，醜惡……！』

一封信，這件事情，倒難爲了他，雖然他沒決定要如何寫法，可是無論如何，他覺得此事的發生，全由自己不可抑的衝動而起，那末自己應當負責，則這封信是非寫不可。

他很焦灼，急忙坐起來，扭亮了電燈，擁了被，

執了筆，繼續思索，此信該如何寫法。

『寫什麼呢，還是寫我是十分的愛他想念他，希望他能夠來看我，並且允許我的要求？還是罵他一頓，譏笑他一頓，最後說我從此與你永別了，請你不必掛念呢？』

『不，不能如此寫。如果他真心愛我，答應我的要求，那對我有什麼關係呢，除了陷溺的痛苦！并且岩的那邊，又如何呢？如果我真的罵了他，譏笑了他，他當然很難過，那我為什麼要自己犯的罪，而使人家難過呢？』

還是不要寫吧？然而，這是不行的。最後他才想到了一個辦法。一方面表示他還在本城，二來，信上可以不着痕跡，決定了，就寫下去。

江

.....

.....

.....

.....

.....

偉。

這封便是信，也不寫日子，也不寫發信的地址，只貼了一分郵票，向信箱裏一丟，什麼事都完了。

『啊，一切都在不言中，讓他自己去體味吧！』  
或者姊姊融和的家庭太牽動了他的情感吧，自從那封信發了出去以後，一點也沒預想到這封信會引起什麼結果。

這不能不說是突然的了！在發信後一天的午後，他正倚着樓上的欄杆，望着高低不平的屋瓦，大煙囪裏灰黑的烟，像女人底頭髮一般在空中飄忽，這使他感到了極大的興趣，忽然背後有許多腳聲，當他回過頭來，看見英領了二個青年來。

『好，偉，我以為你是失蹤了，却原來在這兒。』

他倆的來，偉早已知道是什麼一回事，而今經仲一說，更加確實了。他一面請江同仲坐下，一面帶笑的說：

『笑話，我又不是什麼詩人，即失蹤，亦值不得人家人驚小怪，何況我現在是好好在這兒呢！』說着三人都笑起來。

『偉，你給江的那封信，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我倆把那許多點子拚在一起，拚了半天，也拚不出什麼字。害得他把這封信，特地從校裏趕到我處來問我，究竟是什麼意義呢？』

對於江的回答，偉用了滑稽的口吻說：

『那真難爲了你們，殊不知我是頑頑的呢。』偉偷眼看看江，一付沉重的面容，表示他在深思。

『一切都是我害了江，我對不住你，是我犯了罪。仲，你對我如何的關心，如果你明白了我的內幕，或者你不願做我的朋友吧。啊，那件事，不知江有沒有同他講……』這是他不能宣布的私衷，是人家所沒有權利知道的。江是他不好意思同他講話的了，他還是同仲敷衍幾句。

『你怎樣會知道我在這個地方？』

『不是的，我是隨便來問問你的 Sister 的，如果不在，我們還要到別處去尋呢！』

被他這末一來，偉差不多要吊下淚來。

『爲什麼你走的時候，不同人家說聲。這一點是很可疑的。他來望我後，我便同他回到校裏，想在

你的書桌裏找到一些踪跡，可是我失望了，在書桌裏只有些廢紙。當時，我問他，『偉有沒有話同你講過什麼？』他說『話是沒有講，只是在偉走前的那夜，似乎是很晚睡的。這末一來，我疑心你失蹤了，他起初不肯來，被我強來的。』

『朋友啊，從你的話中，我已探得了你偉大的人格，與誠懇的友情，可惜我太使你失望了吧！在數日前，竟會幹出那件事來。朋友啊，仲啊！……』

江還是沉默着，似乎有些羞慚與不樂的樣子。

『謝謝你們，這末關心我。你們今天在這裏吃飯好吧？』

『不，不客氣，我們要回去了！我希望你早些回校！』偉向仲笑了笑知道他們是決不會在此地吃飯的，所以讓他們先下樓去。

他送他們到大街上，才停止，等到他倆的背影被行人擋住了以後，他也緩緩地回來。

## (二)

是初春底深夜，什麼都很靜寂，除了壁上的時



計，在這清冷的世界中，的答的答地越顯得晌亮起來。電力很強像雪白的光，照着兩個青年在幽談。

『爲什麼只是笑呢？請把你同岩的關係講給我聽。』

鐘聲忽然叫了起來，打打打地敲了十下。

熱的血在他面上奔流，偉還是羞笑着。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的，反正是那末件事吧了！我想，你該知道的，爲什麼還要來問我……。』

江的兩眼老是釘住了他，偉倒有些不好意思，便低了頭，回答了幾句。

『事情沒有這末簡單，爲什麼從前愛他的，而今又不愛他了。』

『這事一講出來，就滑稽了。朋友，不要逼我，我不能講給你聽，你呢……？』

沉點了一回。

『是不是，因爲他……愛了…我，…而你不愛他……難道一個人不能愛兩個人……，三個人不能互相愛……嗎？』

江說了，不安地把倚在桌上的身體，坐了下來。

『往事有什麼留戀呢？過了，就過了！從前愛他，現在不愛他！老實說，我對他已厭倦了。』可是偉終沒有把這些說出來，只略略地把以下的說了。

『我想不要把這些問題來討論了吧？總之，愛是專的，在愛的世界裏，只應有二個人，不應該有第三人，如果有不幸的第三者混入，這便是悲劇的開始。他是洪水，他是烈火，他會毀滅了這世界裏的一切。』偉說到這個地方，停了一停，用手指指江道：『朋友，請記着，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同岩斷絕關係，一方面保全你們，一方面救出我自己。不說了吧，關於這件事！』

這是去冬的事情。偉知道了自己所愛的岩已同江發生了關係，一種不可名狀的侮辱與憤怨刺激着他，經了好幾次的思索，才決定了自發的同岩斷絕了愛的關係。這舉動的背景，一方面固由于內在的痛苦壓迫着他；另一方面，却是對於同性愛根本的問題；他的意見是以爲同那無聊與淺薄的女性去談戀愛，固是笑話；但是變態的同性愛，亦不是

正常的，在這個地方應當轉變方向，找着正確的路，把自己的精力，好好地使用，這才是永久的方法。

決定了，他在放寒假時，沒有回去；住在校裏省得從前同若攜手同游的景物，再來擾亂他的情緒，固是一個原因，可是最大的原因，還是想在校中，開始他新生活的創造。

若是回去的，說明要到開學才來。江呢，却在陽歷的正月初六七光景，就趁着家裏的便船來了，這時候，還沒開學呢，他也一同在本來是事務辦公室而今暫改爲寒假留校宿舍裏面。

十多個人，住在一起，是不很寬廠的了，所以偉時常在間壁的一間房子裏做他的工作。

這次深夜的幽談，是發生在江到校後的第四天。

其實是矛盾的，他嘴裏雖然說出那種話，可是他心中却懷着別種意念。

用了很大的力，抬起眼來，瞧瞧又像微笑，又像沉思的江，面上自然而然的又熱起來，心兒撲撲撲的跳。從江的那發亮的黑髮，到活潤的兩眼，再到胖

而富有彈性的兩頰的肉，最後到那溫軟的微紅底兩唇，膩膩微癢的舌尖，他簡直迷醉了，他同時感着莫可名狀的壓迫，然而他不敢說出來，只偷偷地瞧着。

時計，不管他的焦灼與苦悶，還是很自在的滴滴答答。

『前面的不要講了吧！江，我要……』只要嘴一開，這句話，就滾出來了，然而偉還是沒有這末大的勇氣，把嘴開一開。

江也是沉默着，似乎在深味他朋友的話。

差不多兩眼焦灼到要發火，滿身壓迫到要破裂了，然而他的嘴，還是緊閉着。

坐在他對面，好似不是江了，他意識，模糊地只覺到，手兒互相擁抱着，唇兒互相吮吻着。

時計，的的答答地响，江的兩頰的肉，兩唇，舌尖……………

『江，你允許我同你……』嘴唇抖抖地動，聲音低到連自己也聽不清楚。

這不甚清楚的語聲，倒引起了他的勇氣。『關

不住了，我必須向他下一要求，或者他也有這種要求，而不敢先開口吧？』

他突然立了起來，江抬起頭來望望他，他上來握住了江的一只手，頭微微地向江身上倚着，微羞的說了以下的一句。

『你可允許嗎？……』

『怎樣……？』江好像也已明白了這件事，不好意思承認，所以也抖抖的反問一句。

『可以嗎？……』他牽牽江的手。

『你同我……嗎？』江還是帶笑的，兩眼呆望着別處。

已經過了最高點的偉底慾火，漸漸地淡下來了；他放了江的手，頭也抬了起來，呼吸也十分的急促了。

『到底你可以允許我……？』

或者這件事情，是太唐突了吧！江顯然是很抱歉與不安。他說：

『偉，請你坐下，我寫給你看。』

偉向江笑一笑，仍立着不動。

寫了，從日記簿上撕下一頁紙來，上方寫着以下的字，

『偉，我知道你十分愛我，我很感謝！關於你的要求，我雖今天沒有答應，可是請你不要因此難過，在某一個機會來的時候，我一定會答應你的要求！江。』

『你現在難過嗎？』他看着偉寫好了這些字不動，很抱歉的問了一聲。

『不，沒有什麼！』他搖了搖頭。

『你要不難過才好！日後，我一定可以答應你的要求。』江握着他的手，再安慰了他幾句。

『我們去睡吧，時候不早了。』

『那了不得，現在已近半夜了。』偉看了看鐘，跟着江一起到宿舍裏。

黑沉沉的宿舍百葉窗也關上後，什麼都看不清楚的了。只有微些的鼾聲，同翻身的床响，表示這裏是躺着許多人類。

捻亮了電燈，室內所有的東西，都顯了出來。他悄悄地理好了床，衣服也沒有脫，閉着兩眼亂想。

江已經睡好了，電燈也被關閉；起初聽着乾咳  
嗽似哼了幾次，接着便是翻身，最後在靜寂中，送出了輕微的鼻息，大概他是入睡了吧？

偉還是坐在床上，非但一點沒有睡意，腦中的  
思絲更雜亂了起來；他知道，他今天是不會就睡着  
的，還是起來的好，于是他又輕輕地走出了宿舍。

雖然沒有風，可是冷空氣的壓迫，比在風中還要難過些。月兒半開着眼，放射出生硬的寒光。寒光照着霜粒，顫顫地似在發抖。冬青樹，黑沉沉地站着，同地上的倒影，同樣的死寂。西外廠裏的機聲，也似倦了一般，發出洪洪洪的隱約的嚙語。工工的木魚聲，大約是從校旁蓮社裏送出來；這聲音的末韻，是何等悠遠而玄虛，對於來世懷慕的情緒，不期然地浮上了心頭，

他就在宿舍前的一片場上閒步，細屑的腳聲，很有節奏地引導着深黑的身影。

經過無錫的滬甯車，在空寂的野原中，清銳地叫了幾叫，接着仍是洪洪雜响。遠了，遠了，洪洪的雜响聽不見了，而那擺蕩的娑娑，却還留在人們的

感覺裏。

低了頭一步一步的走着，過去的卑惡，很清楚地，都在重演，起初他還悲憤，後來禁不住流淚了。

他自悔自己的行爲，不該如此的無聊，憑着衝動，一點也沒有抑止；然而衝動的結果，是如何呢？那不消說的，是失敗了，並且還得罪了別人。

『我是一個犯了罪的囚犯喇！這是他對於自己的懺悔。事情已經發生了，正如已逝了的年華一樣不可挽留！污點，污點，這污點，非但毀壞了自己，並且侮辱了他人！『我是一個犯罪者喇！我已做了很大的錯事，我有何面目去見人呢！』

『官能作用太強了，造成了這個結果，爲什麼我一點沒有理智，憑着慾的衝動，而幹出了連自己也所不允許的事情？哼，他不答應，羞辱，慚愧……！』

他忽然覺得這樣一動一動地開步，似乎有些分散他意識的集中；後來他停止了，倚在冬青樹上，來審判他自己。

他想到，即使江今天答應了他的要求，那末，以後的關係呢，却又是問題。如果愛慾一天一天增加，



那末還是犧牲岩呢？還是自己再同江斷絕關係？這些麻煩的問題，怎樣辦法呢？這明明是條死路，爲什麼自己又要向死路上走呢！剛才從甲的死路上逃出，爲什麼又自願走入第二條死路呢！這件事，對於江所發生的影響呢？如果此事而被岩知道了，又將如何呢？人家知道了，又將如何呢？從這許多問題推下來，那末今天的舉動，是何等的卑惡與無聊呢！他怨恨自己，怨恨到了極點；他猛的了立了起來，他無法發洩的情感，鼓着他兩腳在地上亂踏，不可抑鬱的氣，奪喉而出，他哀哀地哭泣。

『今夕何夕？我的生命，從此破裂！』

『我去向誰訴說我的苦衷呢？我去向誰求恕我的卑惡呢？事情已經發生，卑惡的印象，已不可磨滅，留在人家的記憶中，我去向誰訴說我的苦衷呢？我去向誰求恕呢？』

『聖潔的淚水喲！請洗刷了我污敗的靈魂！偉大的月光喲！讓我過去的一切，都跟着今夜月光同逝，永不再來吧！』

『我是犯了罪的喲！我去向誰訴我的苦衷，去

向誰求恕呢？』

他越是用勁的哭，越是哭不成聲；冰冷的淚，倒濕透了絲巾。

冷的空氣，正像箭一般的刺激着他；他也有些疲乏了，就帶了未乾的淚痕去尋他的好夢。

偉雖然曾經寫過下面一張條子給江，『江除了說得出的——謝謝你——以外，還有許多說不出的抱歉，在我靈府的最深處旋動。那種舉動的發生，誠然是罪惡；可是，從客觀的條件上，我想說幾句話。在於不可抑的情的衝動之下，差不多連自己也不能負責時，那時候所發生的過失是可以請人家原諒的，江，請原諒我吧。原諒我不可抑的衝動。』可是許多矛盾的思想，還是左右着他的情緒。

他還是在揣測江的心腸，是不是也同樣愛他。上次不答應，究是何故？某一個機會，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他有時又看不起江，認為那許多事情是異常的卑劣。

這不能統一的思想，是怎樣的擾亂着他，只要

看他近來，只是無聊賴地閒步，而不願看書，就可以證明了。

他特別注意着江的一言一動，他還是覺得江的一言一動，是如何使他有趣。因為那一次的關係，偉是不大同他講話的了，江也自然的疎了他，去同別人講了，於是江的一言一動，便變了他怨恨與煩惱的中心。他以為江是有意冷淡他，為難他，甚至于譏諷他。

江還是那樣有勁，可是偉却慫慫無生氣了！他疑心，江已在許多同學之前宣布要求KiSS之事，因此，連看起來，總有些羞慚了。

人家是已知道了岩，江的關係，所以一到空的時候，便拿來說笑了。尤其在接到一封信的時候，餘波總會延長到二三點鐘。在平日，在偉聽來，已不很好過；何況在現在聽到呢！許多人高興的說笑，牽動了他全部心靈，心兒隱隱地發痛，他委實不能再留，他老是走出宿舍。

到什麼地方去呢？在現在放假的時候，簡直連一個可以相談的朋友也沒有。然而宿舍終究是不

能進去的，還是在操場上，或是到街上去逛一下，發發閒愁。然而本來可以消愁的操場或街上，也已失了引誘他的力量時，他還是去，因為無論在外面吹西風，或是在街上亂走，被人罵為瘋子時，總要比在宿舍裏舒服些呢！

他幾次想找過機會同江談談話，然而因為心虛的關係，終沒有告訴他；他也因為偉不同他講話也不能親近他了。

隔膜，隔膜，後來終于把兩人隔開了。

終完是不舒服，書也不能讀，並且心也慌亂到連一刻的鎮定也沒有。

『這樣，我會難過死的吧？江，你太忍了，理也不理我！你太欺我了。』

同住在宿舍裏的同學，怕也正感到性的煩悶得不到正當的滿足，而趨向于口淫吧？你看他只要到了外面回來，或是崇安寺，或是女子商店裏回來；不待他們開口，空氣，已老早就香豔起來了。一天晚上，當校役還沒把夜飯收去的時候，他們便有勁的講起來了。『某人向我看一眼。』『那末，你前途有希

望了。『某人的臀部如阿肥大？』甚至講到後來，對於漠不相識的女子，會吃起醋來。最有趣的，有一位同學，找到了一只女校學生通信錄，竟大寫其Love Letters，弄到後來，她父親到校來查發信的人！

在這種空氣中，江倒很感到有趣；而偉，却有些聽不下去，便一個人走了出來，沒有辦法，在校役處，閒坐了一點鐘。等到他回來的時候，他們還正講得起勁呢，他在門口輕輕地立了一回，又走到別處去躲了一回；到第三次，走到門口時，却聽見江在說『kiss』不『kiss』。這二字所給予他的刺激，是誰也可想見的了。他以為他們的說笑，都是在譏笑他，鄙夷他。他簡直不能再在這裏了，否則他將將怎樣過活呢！非但孤獨，而且是被人訕笑！最後，他想到了，他惟一的方法，就是離開此地，為得保全他生活的和平起見，他不得不離開此地。

『朋友，犯罪者從此離開你們了！任你們怎樣的訕笑我，我也聽不見了！』

『不過，江，你未免太忍心了吧？你為什麼如此的使我難堪呢？』

當夜就把自己的東西整理一下，到很晚的時候，他才睡覺。

在次晨，人家都未起床的時候，我一個人從學校裏逃到姊姊那邊。

### (三)

差不多有一禮拜光景了，他沒有回校。久被摧殘而將失的童心在這裏倒得了回復的機會。在姊姊的撫慰下，在娥妹的歌聲中，他自己也沒有留意到底太陽轉了幾次了！

娥是住在他姊姊的隔壁，今年九歲，在一個女學校裏讀書，她常常到他姊姊家裏玩來，她能夠唱許多歌，並且態度也非常活潑，所以偉是十分愛她的了。

一天下午，他拉着她到城外，南禪寺去白相。這只寺，是梁朝的遺物呢，雖經過好多次的遭劫，然而僥倖還有破敗的壁石，荒廢的屋基，留着，還能引起人們悠悠懷古的情緒。在寺的旁邊，有七八丈高的寶塔，本來是不能上去的，而今重新改造了，才許游

人上去眺望。

遊人是很少，只除了三四個穿西裝的中年人外，就只有偉和娥了。偉得了娥的同意，一同到塔上去頑。不怕人的雀兒，只管在塔頂上雀雀雀的亂吵；微風吹着塔簷邊的銅鈴，發出清越的音聲來歡迎着遊人。

『娥妹，你胆大嗎？可以上去？』

『哈哈，我常常來的呢，怎麼會不敢上去呢！』

娥笑嘻嘻地向偉點點頭，表示她是老子登塔了。

他拉着她，一直到最高一層才停止。

『偉哥，你看，煙囪……！』

無錫是有名的實業地，煙囪的確是不少，在塔上看了，更加駭人。城裏的房子，都只是黑瓦一堆吧了，最觸目的，當然只有煙囪。在煙囪附近，被烟霧迷漫着，如果一個人多看了一回，自己也會莫名其妙的感到吸呼不暢的樣子！惠山靜靜地在西面躺着，襯着淡碧的天色，一種幽默而偉大的情調，曾不絕地在人們的意識界裏浮動。

看了一回，再循着欄杆，到塔的東面來。啊，這

是一片平原，無論是農田，或是園地，都成了綠海。偶有細小的河溪，烟燦着發出白光來，好似箝的玻璃一樣。野間的房子，是沒有城裏那末神氣與繁華；而東一堆西一堆，灰色的稻草，蓋住屋子，是怎樣的富有詩意。穿了短衣的農人，小孩子，女人，或是蹲着，或是立着，在做他們的工作，一種聽不見聲音的動作，使人會聯想到活動影片上去。

今天天氣還好，風也不大；或者是凌高的緣故，他的長袍却一動一動地似乎要想逃去的一樣。

娥真有趣，論起資格來，關於登塔方面，她要比他老得多呢，然而還是一樣一樣去問他，好似從沒有來過的一般。他呢，毫不厭倦地回答她；如果有不知道的，他也帶笑的瞎說，等到娥反而出來訂正他時，他便發笑聲了。

塔的旁邊有許多椶樹，最高也不過及塔的三分之二。就是這棵樹，娥還說得一句笑話呢。

『偉哥，如果你長得同塔一個樣子，我把那棵樹，送你做手杖；如果我長得同塔一樣高，你送我做手杖！』



從塔上下來，再渡河到一個中學校裏去頑了頑，回家的時候，已是將近五點鐘了。同姊姊下了一次棋以後，「想拿 Story from Dickens 出來讀的時候，綠衣人送來一封他的封。

『未開封先看字跡，體微圓知是江君。』信上面雖沒有寫發信人的名字，可是他早已知道是那個發的了。他在開這封信的時候，已不似從前那末感動以至抖顫，反而帶着一些輕微的滑稽性了。

信上邊是這樣說的。『我知道你是十分愛我，但你還不知道吧，我也很愛你！』恕我把那件事情向岩告訴了，因為我覺得那件事如瞞着他，我有些不安。現在他有信來，他願意我們也相愛着，『上次不是寫給你的嗎？——請你不要失望，某一個機會，我一定會答應你的要求的。——現在機會到了，我想在二十五號來看你，』請忘掉了從前的一切吧，我的不答應你，我的不能安慰你，實在是爲了岩的緣故。不過，我們生活最有意味的是現在，現在我們相愛着，你該歡喜吧！』

這封奇怪的信，所給予他的，只有流淚了！他不

料他們中間，還會有這末一個波動，這大概是臨死時的一閃迴光吧！他輕輕地摺好了信，仍舊放在信封裏面，兩眼不瞬地看好了牠，他是在沉思。

『他答應了我的要求！啊，已逝的往事喲！……！』

『答應我嗎，他真的答應我嗎？我們相愛，他愛我，我愛他，真的這樣麼？……』

『是不是，我們再相愛呢！相愛什麼……最後至于kiss……；光潤的兩頰……，溫柔的兩脣……是不是呢！是不是我生命上最大的要求呢……！』

『我愛他，我澈底的愛他；他愛我，他澈底的愛我；那末第三者，又算什麼呢！結果怎樣呢？我們怎樣進行呢！』

『這又是什麼一回把戲！』

『難道已往的創痛，不夠撫摩嗎？……』

『然而……，他愛我……我愛他，肉是光潤，……舌尖又是香甜而膩膩的……』

.....

.....

吃夜飯的時候，他只吃了一碗，就停止了，晚飯後恐防姊姊看出了他的心事，以致擔心，所以勉強同平日一樣間談了一回；到後來他終推託，今天人很疲乏，一個人到自己房間裏來了：

把門關上，自己躺在沙發上，把來信再讀了一遍。

自己把電燈也關熄了，因為在強烈的亮光有些煩躁。

靜靜的仍舊躺在沙發裏，吸呼低微到幾乎聽不清楚。

『他來……，他答應我的要求……，以後怎樣呢？臉偎着臉，唇吻着唇，該是舒適的吧？該是迷醉的吧？……………』

『不過，事情不會這末簡單，難道岩會安心嗎？難道江會安心嗎？難道自己也會安心嗎？事情決非如此簡單，而且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可能，難道，我的生活，就迷戀在這裏嗎？臉偎着臉，唇吻着唇，又有什麼呢？…何況後面還是這末大的一齣悲劇在等我們開場呢？……？』

『不可！』他似發狂似的跳了起來『不可！這件事情決不可以如此！至少在我自己認為那簡直是死路，我該有我自己的前途呢！』

一種過去的求愛底焦灼與苦悶，又復侵襲着他。他回想到本來是穩穩的心，自江從家中到了校裏來以後，他莫名其妙的的神變了。這也只能說是莫名其妙的了！讀書，漸漸消失了他的持續力，做其他事情，也一點沒有心緒，好像有人在強迫他，引江那樣去閒談。一到他那邊心就有了安放，恨不得一手把住了太陽，讓那幸福的時光不要消逝。有時立在他背後，看他的頭髮，看他的頸項，他會感到極大的趣味。有時伏在江的背上，一種強烈的肉感着他，他簡直不忍放手。江也好似明白他的意義的，有時也輕輕地回過頭來，流利的目光，向他顧盼，並且還低低地問他『啥末事。』有時，他坐在江床上，叫江坐近了他，一起讀書。總之，他在江的身邊，會感到極大的幸福與趣味，他倆如果不在一塊時，他真不知該如何是好。有時他恐怕常是在江的身旁，非但自己不能做事情，連到江也不能做事情，似乎是不大

妥當；所以在江處坐了一回，也不得不硬着心，回到自己的書桌上，可是不到五六分鐘，他已經又在那邊了。其實，他何嘗離開江呢？他的心，是永久縈繞着江呢！

實在說一句，這行為，與其說受了江底美的引誘，還不如說，憑了肉的衝動吧！不容人家去說他，就是他自己每在午夜夢醒的時候，總是責備自己，爲什麼老是這樣過那種官能生活，一點兒也不向上！責備儘管責備，一到天亮，聽到了江的聲音，便什麼都忘掉了。

本來感覺敏銳的他，而今更強烈到病的地步。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是無意，江的一言一動，甚至一顰一笑，都使他覺到苦痛與歡樂。

江到街上去，他總是借故一同出去；雖然他同江在一起時，也感到了苦悶；——這是有某種要求而未得滿足的苦悶——可是他越感到苦悶，越是離不開江。

實在可以說，江已成了偉的靈魂吧？偉總離不開他，好像一離開便會有大難發生的樣子。假如是

可能的話，在大小便時，偉也要陪伴着他。就是江的一枝筆，一件衣服，一條圍巾，他接觸時，全身便會麻醉起來，他這樣愛護江，真使一般母親要生慚呢！

一天午後，陽光灑滿了庭院，江全許多同學，在走廊裏曬太陽，他是在屋裏讀Shakespeare的戲劇。任憑Juliet同Romco。在花園中相見，描寫得如何動人，總敵不住他一眼一眼地向走廊裏流射。如果有人問他，他這末一眼一眼地有何目的，大概是這樣吧，江不在身旁時，他差不多不能過活。

還讀不到十個Page，他再也不能忍了，拿了一張凳，在江的身旁坐下。驕陽本是懶懶的，容易使人疲乏，何況他心中還是這末不安呢，同江講了幾句話，順便把江的那只壓髮帽摘了下來，一股髮油的香味，直刺到他的鼻孔，如果旁邊沒有其他的同學時，他早已捱到鼻上，盡量的吸一下了。在陽光裏，更顯得滑潤的頭髮，一絲絲的向江底臉上弔下，偉立起來，輕輕地把手指替他掠了上去，他摩江的臉，他摩着江的耳朵。一種異常的感覺，幾乎使他在暖日和的陽光中昏倒。

這種動作，雖說是幸福，但同時亦非常痛苦的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十鐘點，偉向江宣布了那個要求。

過去的傷痕是那末深，只消一碰到，已足夠人們底驚慄的了。他想，甚至於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很堅決的達到一個結論『不可，不可。』

他明白這件事，也會給朋友以沒趣，或是失望；然而，他想，他所以要如此的，正是要三人得到永久的安全。他覺得這個悲慘的結果，所給予各人的，只是暗泣與哀號。

從各方面的關係看來，事實已很明瞭的了，他不能再有所迷戀，否則，非但使岩，江二人受苦，就是自己的生命，也有傾覆的危險。即使沒有第三者的關係，他也決不能過那樣生活，就算了事。他還有更大的前途，還得他自己的生命去冒險，去創造！

淚不住的下滴，是愴悲着自己二十年已逝的春光呢？還是怨恨，造物者既叫他們來扮了這齣戲，而得如此的收場呢？這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我避着他，或者是永遠的離開了他！我忍心，我忍心的做這件事！我甯願叩破了頭皮，哭出了血淚，去謝他，或是請罪；而我決不願在廿五號，使他看見我，並且答應我的要求……現在，現在，我已沒有什麼要求！我現在所希望的，是找到一條光明快樂，而永久的路，讓我拖着殘敗的骸骨去躑躅吧！不再留戀，不再留戀！啊，讓已死的生命，變了甘露芳園，來栽植我未來的生命之花，在前途燦爛着吧！……』

接信的那一天是廿三，後天便是廿五。當夜便寫好了一封給江的信，到睡的時候，已經近乎十點多鐘了。

『江，謝謝你，給我那封信，我是今天動身到上海去，要十天才能回來，那末，你來的時候，一定是找不到我了，除了向你抱歉外，我想把這封信，就當了我的談話。

Love is Passion 我老實告訴你吧，如果拿我的歷史來解釋愛，怕只有焦灼，不安，嘆息與哭泣吧！我再澈底一些告訴你，臉假着臉，固然是滑膩



的，唇吻着吻，固然是甜蜜的，然而不幸拿我的歷史來沽價，怕也只有焦灼，不安，嘆息與哭泣吧！

在這個地方，我感覺到，我或者已到了這條路的盡頭，如果不另外揀一條走走，簡直是不可能的。生活的改造，正是人類的本能，任其自然，那末無庸慶賀，也無庸悲傷的了。

朋友，我們的事已經成了歷史上的僵石，是值得不再去留戀！一切只有現在，讓各人負着自身最重大的使命，立刻努力地向前走吧。

臨行時，多忙得很，並且心緒也不好，所以只好這末糊糊塗塗的了。最後，祝你們永遠地相愛着吧！  
偉二十四晨』

像度年一般的過了一天，到二十五號早上，一吃早飯，便告訴他姊姊，同英說，如果今天有同學來望他，只誑說他上海去了，並且把這封信，給那個人，此外不必多說。

『我現在有事出去，到晚上一准回來。』

『那末，早些回來，我等你。』他姊姊雖不明白他的內容，但她至少是猜着他有意避開那個

同學，所以只說了一聲早些回來，也不多問了。

他立在門口悵望了一回，不多時後，他便消失在雜亂的人羣中；但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到那裏去怎樣度過這一天。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

|     |         |
|-----|---------|
| 書名  | 前途      |
| 著者  | 陳山竹     |
| 發行  | 勵羣書店    |
| 印 刷 | 1—2000冊 |

01002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 價 六 角 五 分

外埠函購郵費二分半

